



~ 16  
2699  
2



門 16  
2699  
2

玉谿生詩詳註卷之一

編年詩。玉陽王屋山。懷州河內。少年未第時習業於

去故山。義我玉谿在中。必指玉陽王屋山。無疑也。若水經注云。河水自潼關東北流。玉谿水出之。水南出玉谿。北流逕皇原。西又北逕閭鄉城。西又北注於河。此與義山所云。固相隔也。又云。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水北山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又南入於河。此亦稱永樂溪。水而初無玉谿之名。乃會昌間。義山曾寄居永樂。而後人遂以此為玉谿。亦非也。偶檢三水小牘云。高平縣西南四十里。登山越玉谿。此與玉陽王屋地雖近。接界似稍踰疑。即此玉谿。意猶未定。近讀元耶律文正王屋道中詩云。行吟想像單懷。身多少。梅花坵玉谿。玩其詞義。實有玉谿屬懷州近玉屋山者。大可為余說之一証。雖未能指明細處。必即義山之玉谿矣。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秀水胡重子健參校

韓碑

韓昌黎年至長慶四年。段墨卿年至太和九年。此當非太和前所作。今以其賦元和時事。煌煌巨篇。實當弁冕全集。故首登之。無嫌少通其例。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義。誓將上雪列聖恥。

唐自亂後。藩鎮遂多擅命。故云。坐法宮中朝四夷。憲宗得大體。淮西有賊五十載。唐書

藩鎮傳。自吳少誠盜。有蔡四十年。而碑文云。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蓋大歷末。李希烈為其節度。建中時為亂。僭稱建興王。貞元二年。為陳仙奇藥死。仙奇領鎮。頗盡誠節。未幾少誠殺之。封狼生。貶貶生。貶。狼類。詳爾雅。後漢書。張衡傳。射罽。之。合凡五十餘年矣。狼。爾雅。貶。貶。似狸。註曰。今山民呼貶。虎之。

玉谿生詩詳註

卷一重校本

昭和十一年  
二月十三日  
晴

大者為猛犸又罷如熊黃白文註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唐書

日似熊而長頭高脚猛犸多乘之教戰謂之騾子軍尤勇悍蔡人堅為賊用乃至搜閱天下豪銳三年而後屈

得聖相相曰度原註晏子春秋仲尼聖相按諸本所註有義山賊斫不死神

扶持孫綽天台賦實神明之所扶持新書裴度傳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

懸相印作都統舊書裴度傳十二年七月奏請自赴行營詔以守平章事彰義節

天王旗舊書裴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愬武古通作牙爪舊書李愬傳元

招討請祇稱宣慰處置使從之其實行元帥事新書德實行都統事陰風慘澹

何曰昌黎有潼關上都統相公詩自句云暫辭堂印執兵權必晉公也

唐鄧節度使韓宏傳憲宗授宏淮西諸軍行營都統宏惟令其子公武率師二千隸李

李交通為壽州團練使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皆且勇後漢書志將

馬各一人行軍有軍司馬一人後之行軍司馬始此舊書紀以十四萬眾

丞充行軍司馬新書韓愈傳愈請乘遠先入汴說韓宏使叶力何曰蔡兵聚河曲韓請

於晉公自提兵五千間道入取元濟公不許韓愈李愬破文城入蔡晉

公歎服故曰智且勇稜事見公行狀公又論淮西事宜狀見文集

猶虎貌書收書如入蔡縛賊獻太廟舊書裴度傳十月十一日李愬襲破懸瓠

興安門受俘乃獻廟功無與讓恩不訾庾信商調曲功無與讓銘太常之旌王

度傳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度至奏去之軍法嚴肅號令盡

出戰皆捷十一月度入朝加金紫光祿大夫宏文館大學士賜勳上柱國封晉國公田

筆已括帝曰汝度功第一史記蕭相國世家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列

侯位次蕭汝從事愈宜為爵漢書母將隆傳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外

何第一漢書志將軍有從事中郎二人職參謀議晉書志諸公及開府有從事中郎二人舊書

韓愈傳淮蔡平以功授刑部侍郎詔換平淮西碑何曰二語勾清平淮西功引起作碑

是全篇關鍵提明帝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史記秦始皇本

日以見碑之無私也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

皇帝古者世稱大手筆大手筆見晉書王珣傳而此事不繫於職司職

指翰林以文章為職業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領天子頤巧夫鎖其頤

者隱射下改命段文昌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領天子頤

則歌合律袁虎文曰此等皆波瀾頓挫處不爾便是直口布袋

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

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

昌黎進碑文表引典語雅頌為比例而曰茲

其慎重出之隱文成破體書在紙

徐浩論書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

體戴叔倫懷素草書歌始從破體逞風姿也

又陳書徐陵傳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

其文頗變舊體多有新意昌黎此文非唐人舊體

故道源註曰破當時為文之體義亦

似通但既曰文清晨再拜鋪丹墀

漢書註丹墀赤地也謂以丹漆地

表曰臣愈味死上

成當言書法

秦漢羣臣奏事每日詠神聖功書之碑

碑高三丈字如手

一作負以靈

螭蟠以螭

後漢書張衡傳伏靈龜負砥石

何晏景福殿賦如螭之蟠廣雅無角曰螭

龍按平蔡用簡筆作碑用繁筆不特相題宜然亦行文虛實之法田袁二

評殊妙句奇語重喻者少讓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

大石相磨治

舊書韓愈傳碑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愬不平之

段文昌重撰勒石廣川書跋碑言夜半破禁取元濟以獻豈嘗泯沒愬功愈以裴度決

勝廟算請身任之帝黜羣議決用不疑其所取遠矣程曰詠碑辭不實其說有二一為

李愬之武士石孝忠心大不平推碑幾仆致聞於帝羅隱有說石烈士見唐文粹東坡

題跋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寒不知世有段文昌又一首

云云紹聖間臨江軍驛壁上得此詩不知誰氏子作也王阮亭曰侯鯖錄載宋紹聖中

貶東坡毀上清宮碑命蔡京別撰有人過臨江驛題詩此因東坡而發時黨禁方嚴故

託之前代云爾以為

直言淮西事者誤

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

繁欽與魏文帝

感頌

湯盤孔鼎有述作

程曰左傳正考父鼎銘孔子之先也

今無其器存

其詞嗚呼聖皇及聖相

相與烜赫流淳熙

公之斯文不示後

易與

三五相攀追

班固東都賦車勤乎三五漢書註曰三皇五帝也文選註曰史記楚

列矣願書萬本誦萬過

一作遍黃庭內景經詠之萬福生三天務成子註黃庭

內景經敘當清齋九十日誦之萬遍又萬過既畢又十

遍為

口角流沫右手抵

漢書楊雄傳蔡澤頤折頰涕泗流沫呂氏春秋舜未

遇時手足胼胝不居荀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廣韻胝

皮厚

傳之七十有三

史記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何曰宋

七十有四人後人妄改二字按宋本余未見見前明刊本作三字太平御覽引河圖真

紀鉤云七十三君隋書許善心神雀頌七十二君信茂如也則作三亦有據余詳味傳

之句謂可告功封禪上媼古

皇傳示後世必作三為是

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

史記封禪書封泰山下

後漢書祭祀志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

泥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趙氏孟子註泰山下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

三

三

三笑言言言  
諸侯之處韓碑銘曰淮蔡既平  
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補註說文領低頭也左傳領之而已徐錯繫傳  
點頤以應也今左傳作領按此謂點頤稱善  
錢木菴曰賦韓碑即學韓文序事筆法神物之善變如此何曰古茂典雅頌美之體  
諷刺之遺也姚平山曰直敘平淮西都作軒天蓋地語後言碑文在天地間如元氣  
流行碑之存不存不足為損益也天下金石志云宋時州守陳珣磨去段作仍刻韓  
文浩曰雅崇韓碑不待言矣淮西覆轍在前河朔終於怙惡作者其以鋪張為風  
戒乎

富平少侯才調集無少字以下編年

七國三邊未到憂漢書景帝時吳膠西楚趙濟南淄川膠東七國反史記匈奴傳  
匈奴寇三邊小學紺珠三邊幽并涼三州也田云只言無兵事十二身襲富平侯  
偏說得隱曲按七國喻藩鎮三邊謂外寇言年少未遽知憂也十二身襲富平侯  
漢書傳張安世封富平侯傳至張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與上臥起寵愛殊絕穆放  
之嗣爵漢書不書其年此云十三何據家語周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疑其影用之

不收金彈拋林外西京雜記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  
拾却惜銀牀在井頭樂府淮南王篇後園鑿井銀作牀梁簡文詩銀牀繫轆轤  
焉非井欄也碧溪詩話二句曲盡貴公綵樹轉燈珠錯落班固西都賦隨侯繡  
子愁態馮已蒼猶諺云當着不着

檀迴枕玉雕鏤徐陵詩帶衫行障口竟釧枕當關不一作報侵晨客  
漢記汝郁載病徵詣公車臺遣兩當關扶入拜觀  
郎中稽康絕交書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作莫愁  
女子又盧家婦名莫愁莫愁石城

田曰只形容驕貴宴安少字已出徐曰此為敬宗作帝好奢好獵宴遊無度賜與不  
節尤愛纂組雕鏤之物視朝每晏即位之年三月戊辰羣臣入閣日高猶未坐有不  
任立而踏者事皆見紀傳漢書成帝始為微行從私奴出入郊野每自稱富平侯家  
人而敬宗即位年方十六故以富平少侯為比不敢顯言耳浩曰徐說是矣此其  
於少將公子諸篇也通鑑帝宣索左藏金銀悉貯內藏以便賜與第四句指此蘇鶚  
杜陽雜編寶曆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曰飛鸞輕鳳帝琢玉芙蓉為歌舞臺每歌舞  
一曲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歌罷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宮  
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結句指此徐氏引郭妃則誤矣  
又曰統觀李唐全代中葉以後河朔既不可復諸藩鎮屢有擅命吐蕃迴鶻項先  
後頻入寇蓋內外皆不寧矣而敬宗童昏失德朝野危疑故連章諷刺以志隱憂此  
章首七字最宜重看

日高

鑊鏝故錦糜輕拖一作拖非按史記上林賦宛虹拖於楯軒又曰拖蜺旌一音徒  
我反一音徒可反說文引論語朝服袍紳唐左切此

句用韻皆合若袍字雖玉篇曰袍俗作袍然其本音非此韻玉篴一作篴非不動便

也徐曰鑲鑲謂門鑲以故錦繫鑲便於引曳宮禁之制如是

**門鎖**黃庭經玉篴金鑰長錢曰指水精簾**水精眠夢是何人**內未起之人**欄藥日高紅**

**髮**藥芍藥也詩不眉鬢也箋曰鬢髮也說文髮益髮也平義切按鬢字舊字書皆

韻賦駢馬搖頭貌而韓偓香奩集酒蕩襟懷微駛駢春牽情緒更融怡又世說嵇叔夜

醉飽俄若玉山將頽或作鬼異皆假借通用此則以紅藥髮鬢狀內人睡態也若朱氏

引甘泉賦崇邱駢駢則一作**飛香上雲春訴天**一作**雲梯十二門九關**雲梯

是高大貌義不同矣哀非**輕身滅影何可望**粉蛾

用十二樓詳後九成宮楚詞招魂君無上天些虎豹九一作**粉蛾**

關啄害下人此離騷吾令帝開關兮倚閭闔而望子依如今綈素屏風也

**帖死屏風上**儀禮觀禮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註曰依如今綈素屏風也

浩曰人君勵精圖治首重臨朝故李德裕獻丹展六箴具一日宵衣以視朝稀晚

裴度亦以為言其時諫議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請出閣待罪既坐班退左拾遺劉

栖楚極諫叩頭流血帝為之動容事皆見舊書紀傳飛香句謂此也

粉蛾帖死所謂老病者幾僵仆也此本程氏徐氏之說而參定之

**陳後宮**

**元武開新苑**宋書元嘉二十三年築北隄立元武湖於樂游苑北徐爰釋問本桑

泊晉大興二年創為北湖宋元嘉中有黑魚見因改元武湖以肄舟

師陳晝後主至德四年九月幸元**龍舟**淮南子龍舟鵠首浮吹以虞此遁

武湖肄艦艦闕武宴羣臣賦詩**龍舟**於水也通鑑注自唐以來治競渡

舟**清蓮參法駕**漢書文帝紀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屬車三十六乘後漢書

奉車郎御侍中參**沙鳥犯勾陳**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後句四星大星正妃

乘屬車四十六乘**沙鳥犯勾陳**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後句四星大星正妃

紫宮索隱曰星經以後句四星為四輔其句陳六星皆在紫宮中**獻金葦露**班

主六軍與此不同晉書志北極五星勾陳六星皆在紫宮中**獻金葦露**班

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摧雙**歌翻玉樹塵**陳書後主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

立之金葦餘詳後漢宮詞**歌翻玉樹塵**陳書後主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

後庭花臨春樂等樓瀛洲玉塵見搜神記**夜來江令醉**別諸宿臨春

而歌動梁塵語習用此塵字固非奏韻**夜來江令醉**別諸宿臨春

總尚書令總當權宰但日遊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媛等十餘人當時謂之

狎客張貴妃傳後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綺綺望仙三閣後主自居臨春閣

徐曰此為敬宗作舊書記寶曆時幸魚藻宮觀競渡又發神策六軍穿池於禁中又

**陳後宮** 似當與上首合而舊分

**茂苑城如畫** 漢書枚乘傳說吳王濞曰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罔守禽獸

苑在廣陵之境故海陵地也吳都賦佩長洲之茂苑雖接姑蘇言然明言四遠也自唐

萬歲通天元年初吳縣置長洲通典曰以吳之長洲苑為名於是皆以茂苑為吳郡矣

此句指廣陵 閶門瓦欲流 被閶門有在吳郡者吳越春秋子胥立閶門也有在揚

非指吳郡 河水淺舟船輪不及期今從閶門外古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 還依水

橋東通舊官河是也與陳後宮要皆不符而詩意借古紀事當指揚州 侵夜鸞開鏡

**光殿更起月華樓** 緊接起聯南史言陳後主盛修宮 侵夜鸞開鏡 詩序昔麗

賓王結買峻所之山獲彩鸞鳥欲其鳴而不能致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可懸

鏡以映之王從其言鸞睹影感契慨然悲鳴哀響中宵一奮而絕與吳苑山雞事相類

**迎冬雉獻裘** 晉咸寧起居注太醫司馬程據 從臣皆半 醉天子正無

愁 北齊書民間謂後主為無 愁天子餘詳後北齊曲

何日中四句形容得惟日不足此詩深於作用自覺味在鹹酸之外徐曰此亦為敬

宗作紀書命使往新羅求鸞鷁則中國珍禽不待言矣杜陽編載南昌國進浮光

裘以紫海水染色五彩變成龍鳳飾以真珠侵夜二句謂此類也帝樂從羣小飲其

後卒以夜獵還宮與中官劉克明打毬軍將蘇佐明等飲酒帝方酣入室更衣忽遇

**覽古**

莫恃金湯忽太平 漢書蒯通傳金城 草間霜露古今情 空糊頽壤真

何益 鮑照燕城賦糊 欲舉黃旗竟未 成 吳志孫權傳註陳化使魏對魏

南 長樂瓦飛隨水逝 三輔黃圖長樂宮本秦興樂宮高帝七年修飾徙居東

帝紀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後漢 景陽鐘墮失天明 南史齊武帝數

書光武紀莽兵大潰會大雷風瓦屋皆飛 迴頭一弔箕山客 始信逃堯不為

名 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又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史記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云者唐自明皇以前東西京固頻往來且迭行封禪之禮自安史倡亂而後東都久

不行幸敬宗欲幸東都以表度言而止其時王播領鹽鐵在淮南或聞東幸之意而

取對照語 抱奇悲

害時年十八未聯其先事之憂歎 浩曰此解發自午橋而徐氏衍之也上四

句當與覽古之燕城江左參看上半下半分賦遠近事借陳宮為題無取細切

隋師東

廣韻隋本作隨隋文帝去是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隨隋二字通鑑初書楊忠為隨公楊堅為隨王文帝方省文為隋被水經湏水逕隋縣西漢碑亦有作隋者金石文字記云隋隨二字通用余意或隋文特禁用隨非始省作隋也

東征日調萬黃金幾竭中原買鬪心軍令未聞誅馬謖蜀志諸葛亮率軍攻祁山

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為捷書惟是報孫歆原註平吳之

邨所破亮還漢中戮謖以謝眾請自貶三等吳平孫尚在晉書杜預傳奇兵伏樂鄉城外以計直至吳都督孫歆

帳下虜歆而還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但須驚驚集

阿閣尚書中候黃帝時天氣休通五得期化鳳凰巢阿閣謹於豈假鳴鴉在津

林詩爾彼飛鴉集于洋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喻淮夷之歸化也此句取義稍異可惜前朝元菟郡漢書地理志元菟郡

開高積骸成莽陣雲深後漢書酷吏傳積骸滿室補註左傳民

朱長孺曰通鑑寶歷太和間橫海節度使李全略死其子同捷盜據滄景詔烏重胤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李聽張璠各率本軍討之重胤等諸軍久未成功每

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至三年斬同捷滄景

悉平喪亂之後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什無三四詩正此時作隋煬帝大業中頻

年用兵高麗蓋舉往事以諷也浩曰朱箋本兼討王延奏言之以延奏助同捷也

然詩專指滄景故爲刪改凡舊說之本是而小誤或未詳明者余乃修飾而存之也

謝書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太公六韜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

石蟾蜍硯象玉谿生山房李商隱硯也春渚紀聞紫蟾蜍端溪石也無眼正紫色腹有

古篆玉谿生山房五字藏於吳興陶定安世家云是李義山遺硯其腹疵垢直數百年

物也後以易向叔堅拱璧自蒙半夜傳衣後舊書方伎僧神秀傳昔後魏末有

即以進御世人不復見也僧達磨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

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付授授六祖慧能在碓坊五

祖宏忍夜詣之以杖三擊其確能即三鼓入室五祖乃以達磨法寶及所傳袈裟付

之能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屢見釋氏書中新書藝文

志令狐楚漆奩集一百三十卷梁苑文類三卷表奏集十卷不羨王祥得佩

刀晉中興書初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別駕王

祥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虔強與乃受晉書王祥弟覽傳祥臨薨以刀

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覽後奕世賢才興於江左矣



宋曰楚能章奏以其道授商隱故借五祖傳衣事程曰未有不得佩刀之語蓋猶未登第故作自寬之詞

無題

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

古今注魏宮人好畫長眉

十歲去踏青

唐輦下歲時記唐人

飲蹋青盧公範饋飾儀芙蓉作裙袂

御覽引釋名裙下裳也離騷集芙蓉以為裳

十二學彈箏

揚雄反離騷被夫容之朱裳按廣韻畫袂去

部此通用也錢曰秋當改袴誤矣

十四藏六親

周禮地官大司徒註曰六親父母昆弟祖昆弟曾祖昆弟族昆

寸餘以代指唐人每云銀甲其用同也

一學彈箏

梁書羊侃傳有

禮樂志六親和睦如淳曰賈誼書以為父也子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曾祖昆弟族昆

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

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面

女之子六解各不同父母二上當有脫文

一作鞦韆下

古今藝術圖寒食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者天寶遺事宮中

立序漢武帝祈千秋之壽

故後宮多鞦韆之樂

胡震亨曰只須如此便好浩曰上崔華州書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硯甲集序十六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此章寓意相類初應舉時作也酌編於此

失題

舊本皆連上篇作無題一首戊籤分入五古中亦作無題愚謂必別有題而失之然乃為附編

幽人不倦賞

秋暑貴招邀

竹碧轉悵望

池清猶寂寥

露花終裊濕

風蜨強嬌饒

古今注蜨蜨一名風蜨此謂風中之蜨

此地如攜手

兼君不自聊

劉安擬騷歲暮兮不自聊

吳喬曰招友同遊不至之作浩曰結言我無聊恐兼爾亦無聊也似同應舉失意者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

題當止此舊本皆有時蔡京在坐京曾為僧徒故有第五句十五字徐曰京幼嘗為僧徒

二句乃方回律髓評語後人誤入題中也按舊書志中書有申書令唐之宰相曰同中書固以此也令狐雖未實進中書令而香山集中亦稱令狐

令公矣新書方鎮表元和十四年置鄆曹濮節度使治鄆州十五年賜號

天平軍舊書傳令狐楚字殼上舊書紀太和三年令狐楚檢校右僕射天

平軍節度使朱曰公座即公讌也唐詩紀事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文公

鎮滑臺日於僧中見之曰此童眉目疎秀進退不憚惜其單幼可以勸學乎

師從之乃得陪學於相國子弟後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科作尉畿服

為御史覈獄淮南李相紳憂悸而卒頗傳繡衣之稱又令狐文公在天平

後堂宴樂京時在坐故義山詩云謂京曾為僧也按彭陽公為鄆薦蔡京正

在此時詳年譜水經注云滑臺城即鄭之廩延也舊書志河南道滑州以城

有古滑臺也滑鄭濮三州節度治滑州貞元元年號義成軍令狐宦蹟並未

泄滑臺紀事誤也京以進士登學究科時謂好及第惡登科唐撫言載之而

撫言載反初及策並不及京豈幼年事在所略歟公座既非可專指一人義山年少何可肆言紀事所載殊不可信但公座不當實有僧流故且存其說舊題十五字當即本之紀事者縱或有然亦宜附注題下耳

**罷執霓旌上醮壇**高唐賦建雲旒霓為旌**慢粧嬌樹水晶盤**朱氏引漢成帝內傳帝獲

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翥為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此語見大真外傳言明皇在百花院便殿覽成帝內傳也唐以前經籍志無此書疑不足據餘詳碧城徐曰**更欲訴蛾眉**徐曰唐時女冠出入

朝朝新之語**白足禪僧思敗道**魏書釋老志惠始到京都世祖每加敬禮

者甚多或令狐家妓曾為之此詩似文**青袍御史擬休官**唐六典袍制有五一日

公命賦錢曰艷語必極深婉亦天賦也**不敢公然子細看**水經注魏

**牡丹**

**是將軍客**漢書汲黯傳大將軍青既益尊黯與**不**

宮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拜坐者咸伏惟劉楨平仰觀之太祖以為不敬送徒

隸簿今華林隸簿昔劉楨磨石處也暗用此典雅切公坐魏志注作楨獨平視

**錦幃初卷衛夫人**原註典略云夫子見南子在錦幃之中典略孔子反衛夫

已見之夫人在錦幃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蕭被猶堆越鄂君**說苑鄂君

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按史記孔子世家作絺帷**折腰爭舞**英華作胡

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張翠蓋而檢犀尾會鐘鼓之音畢榜柁越人擁楫而歌曰

今夕何夕兮舉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替詭恥心幾煩而

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乃揄修袂行而擁之

舉繡被而覆之陳祚明曰詳此越人疑是女子援得母以鄂君越人誤合為一耶袁曰

**寄朝雲**

樂府江南弄有朝雲曲

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按後漢書魏志荀彧字文若為漢侍中守尚書令曹公征伐在

外軍國之事皆與彧籌稱荀令君典略曰曹公荀令君皆足蓋世或別傳曰司馬宣王

曰吾所聞見未有及荀令君者也梁昭明博山香爐賦**我是夢中傳彩筆**南史

曰粵文若之畱香正此事也朱氏以為晉之荀勗誤矣**欲書花片**江淹

何曰富貴之花寒餓人一字着不得徐曰令狐楚宅牡丹最盛此詩作於楚宅  
曰長安志曰西陽雜俎載開化坊令狐楚宅牡丹最盛近刊西陽雜俎脫此語而長  
安志所引明甚也楚赴東京別牡丹詩十年不見小庭花紫萼臨開又別家上馬出  
門回首望何時更得到京華以史傳考之當為太和三年楚赴東都畱守時作是年  
即鎮天平而義山受其知遇此章義山在京所作上四句狀花之禮艷五六言花之  
光與香楚猶在鎮故兼祝其還朝七句謂授以章句之學結句遠懷也晚唐人賦物  
多用艷體非可盡以風懷測之  
徐說甚是約在太和五六年

初食笋皇座中

嫩籜香苞初出林於

陵論價重如金

元和郡縣志淄州長山縣本漢

於陵縣地齊乘於陵在長山縣

即陳仲子所居皇都陸海應無數漢書志秦地有鄆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為  
剪凌雲一寸心徐曰此疑從崔戎充海作戴凱之竹譜九河鮮有五嶺實繁九河  
者故紀之浩曰竹譜云般腸實中為笋殊味註曰般腸竹生  
東郡緣海諸山中有笋最美正充海地也淄亦與充隣何疑焉

海上

石橋東望海連天

三齊略記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驅石  
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今石橋猶赤色

徐福

空來不得仙

史記秦始皇本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蓬萊方丈  
瀛洲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漢書郊祀志三神

山者其傳在勃海中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  
船而去終莫能至云按史記始皇本紀作徐市淮南王傳作徐福至後漢書東夷傳而  
後諸書多作福楊直遣麻姑與搔背麻姑山仙壇記麻姑至蔡經家麻姑手似  
升庵有說未敢信直遣麻姑與搔背鳥爪心中念言背蚌時得此爪以把背乃  
佳也王方平已知經心中念言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把背乎  
為桑田向問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  
還為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浩曰此充海痛府主之卒而自傷也用事皆切東海徐福求仙義山自喻麻姑搔背  
喻崔厚愛其如不能畱命而遽卒乎義山身世之感多託仙情艷語出之不悟此旨  
不可讀  
斯集也

贈趙協律督

舊書志太常寺協律郎二人  
督為崔戎判官詳文集狀

俱識孫公與謝公

晉書孫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襲爵長樂侯累遷散騎常侍廷尉卿于時文士綽為其冠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累遷中書監

錄尚書事加侍中都督諸軍事封建昌縣公進拜太保薨贈太傅孫謝嘗同居東土同汎海同修禊見晉書諸傳中  
同太和七年六月楚為吏部尚書已叨鄒馬聲華末  
則歌八年六月崔安平卒則哭  
更記司馬相如傳梁孝王來朝從鄒陽枚乘莊忌之

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更共劉盧族望通自註愚與趙俱出今吏部相公

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知復皆是安平公表姪文選劉琨答盧諶詩郁穆舊姻嫵婉新婿善注曰臧榮緒晉書

曰琨妻即諶之從母也新婚未詳諶贈琨詩伊諶陋宗昔遊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

向注曰婚姻謂諶妹嫁琨弟按鄒馬統言幕中非專指令狐鎮汴此句則專指與安平

感誼也晉書盧諶傳曰琨妻即諶之從母又曰清河崔悅劉琨妻之姪也温嶠傳曰劉

琨妻嶠之從母也劉琨傳曰温嶠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蓋琨南省恩

妻與諶母嶠母為姊妹故舉劉盧以含崔姓雖作者意不及此亦堪搜剔

深寶館在通典尚書省都堂居中都堂之東吏部戶部禮部都堂之西兵部刑部工

宮之南故曰南省按六尚書二十四司皆統於尚書都省故尚書與郎官

統稱南省或稱中臺互詳文集箋矣令狐已久進位僕射則當謂都省

妓樓空晉書謝安寓居會稽樓遲東土每遊賞必以妓女從其後不堪歲暮相

逢地我欲西征君又東舊書王質傳質於太和八年觀察宜歛辟崔珣劉蕡

也西征指赴京師詩蓋八年冬自家赴京途次作

贈字文中丞舊書紀太和三年十二月以吏部郎中宇文鼎為御史中丞李

鼎字周重父邈漢傳太和八年代宇文鼎為御史中丞新書宰相世系表宇文

亦御史中丞

欲構中天正急材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為之改築臺其高千仞

而後至其上劉向新序魏襄王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賈誼新書楚王作中天之臺三休

欲為中天之臺以許綰言而罷自緣烟水戀平臺史記梁孝王大治宮室為複道

曰舒元輿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云河南宇人間只有嵇延祖最望山公啟

文公為御史中丞蓋宇文河南人故用平臺

事來自註公盛歎亡友張君故有此句按盛一作感誤後漢書孔融傳文舉盛歎鴻

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為祕書郎稱紹平簡温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帝曰紹如

此使可為丞不足復為郎也遂歷顯位晉書山濤傳濤為吏部尚書所奏甄拔人物各

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浩曰宇文罷中丞暫爾家居因其曾為吏部故又以銓衡期之也

安平公詩原編集外詩自註故贈尚書諱氏按為崔戎也舊書紀太和八年

書義山為戎所知在華隨至充詳年譜詩作於九年故曰明年徒步弔京國

新書宰相世系表戎為博陵安平崔氏大房封安平縣公戎籤詵諱為韓而

疑之何歟

丈人博陵王名家舊書崔戎傳高伯祖元暉神憐我總角稱才華詩婉

龍初有大功封博陵郡王

分總角見稱魏志吳質傳註周陔及二弟詔茂皆華州雷語曉至暮高聲喝

吏放兩衙予王之爪牙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軍中號令必至其下近代尙武是以

謂知明朝騎馬出城外送我習業南山阿仲子延一作岳年十六

本集有雍與袞新書傳止雍一人而宰相世系表雍福裕厚四人詳文集箋矣袞則傳

表及舊書咸通十年紀皆無之延岳疑當為雍字而新傳云雍字順中亦不合無可再

考面如白玉欲烏紗美如冠玉其弟炳章猶兩州疑是袞也瑶林瓊樹

舍奇花晉書王戎傳嘗目王衍神姿高陳留阮家諸姓一作姓從秀

秀晉書阮籍傳籍陳留尉氏人也兄弟放弟裕按鄭氏註禮記姓者子姓謂眾孫也此曰阮家諸子孫耳邈邈出拜

何駢羅楚詞羣行兮上下駢羅兮列陳府中從事杜與李杜勝李潘詳後麟角虎

翅相過摩詩麟之角虎翅猶虎翼戰國齊策循軼之途鎗擊摩車而相過清詞孤韻有歌響擊觸鐘磬鳴

環珂三月石堤凍消釋東風開花滿陽坡時禽得伴戲新木其聲

尖咽如鳴梭敘次皆其設色公時載酒領從事踴躍鞍馬來相過仰看樓殿

撮一作清漢遙望樓殿高而坐視世界如恒沙水經注康泰扶南傳曰恒

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即恒水也史

記注亦名恒伽河梁畫中天竺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曰恒水其

水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維摩經恒河沙等諸佛世界金剛面熱脚掉互

般若經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此句即微塵世界之意非言其多

登陟青雲表柱白雲崖疑有誤字一百八句在貝葉楞伽經有不生句生

大慧是百八句先佛所說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大業拾遺記洛陽翻經道場

有婆羅門僧及身毒僧十餘人新翻諸經其經本從外國來用貝多樹葉書即今胡書

體葉長一尺五六寸濶五寸許形似枇杷而厚大橫作行書隨經多少縫綴其一邊帖

帖然嵩山記嵩高寺中有思維樹即貝多也如來坐貝多下思維因以爲名一年三花

白色三十三天長雨花善薩本起經太子思維累劫之事上至三十三天下至

香美居法念經若持不殺不盜得生三十三天妙法蓮華經佛前有長者子來輒獻蓋

七寶塔高至四天王宮三十三天兩天易陀羅華供養寶塔

維摩經毘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各以其

蓋共供養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編覆三千大千國界諸山海江河及日月

星辰天宮龍宮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

俗言是辟支佛跡北史于闐國城南五十里贊摩寺石上有辟支佛跡處雙跡猶存洛陽伽藍記辟支佛靴非皮非繒於今不爛

公時受詔鎮東舊書傳戎遷充海華民戀惜遮道至有解鞵斷轆者戎遣我草奏舊作詔必誤今改正隨

車牙車牙輪輻也見考工記輪人顧我下筆即千字疑我讀書傾五車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嗚呼大賢苦不壽代崔遺表臣時世方士無靈砂晉書葛洪傳從祖葛仙公煉丹秘術洪得其法

洪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開交吐丹求為句漏令本草靈砂久服通神明不老新書藝文志崔元真靈沙受氣用藥訣一卷按本草靈砂以水銀流黃為之而丹砂金銀皆可鍊服有太清

服鍊靈砂法五月至止六月病還頽泰山驚逝波檀弓泰山其頽乎舊

卒新書傳至克歲餘卒皆誤明年徒步弔京國宅破子毀哀如何宋曰

惟舊紀書六月庚子與詩合西風衝戶捲素帳曠光斜照舊燕窠略與前三者事在咸通九年非也

句相激射榮悴判然矣燕窠古人常歎知己少虞翻別傳常歎曰使天况我

暗用巢幕以此舊在幕中兼鄆相國言之義山豈得無淚如黃河

淪賤艱虞多如公之德世一二受知惟二公最深晉書顧愷之傳愷之字長康為桓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後拜溫臺賦詩云山崩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泪如

傾河瀝膽呪願天有眼蔡琰歌為天有眼公何不見我獨漂流菩薩本起經太子得天眼徹視洞見無極知人生死所

行趣善惡之道按天眼屢見佛書皆非此句錢曰集外詩是義山手筆而稍平常豈曾為識者所訂耶田曰詩

之義此自願上天有眼福善餘慶也舊註誤君子之澤方滂沱在韓蘇之間浩曰木集此種頗少意態平易而情味已不

過故崔克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舊僚杜趙李三掾後漢書馬融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絳帳恩如昨後漢書馬融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烏衣事莫尋南史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

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居諸生空會葬後漢書郭泰卒四方之人皆來會葬舊塚已華

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陶潛詩聊用志華簪趙宣欽共入雷賓驛漢書鄭當時每五日洗沐常置驛

李杜當亦他往後又在彭陽幕戰國策郭隗先生曰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

俱分市駿金涓人請求之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於是不能期年至

馬之至者三莫憑無鬼論晉書阮瞻素執無鬼論忽有一客通名甚有才辨及鬼神之事

卒無鬼論事頗多終負託孤心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

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頽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

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後村詩話末二句有門生

故吏之情可  
以矯薄俗

浩曰此徒步弔京國時也首句自謂次句崔明五六  
兼已與三掾言之午橋謂傷崔雍作謬矣辨詳年譜

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衮

駱白氏長慶集過駱山人野居小池詩自註  
駱生棄官居此二十餘年是為長慶二年出

守杭州初由京城東南次藍溪而過之也杜牧駱處士墓誌駱處士峻揚州  
士曹參軍元和初母喪去職於瀟陵東阪下得水樹居之朝之名士多造其  
廬柄退超脫三十六年會昌元年卒此與白公所詠或一或二必有此題合  
者朱氏引唐語林駱浚度支司書手李吉甫擢之後冊名郡於春明門外築  
臺榭似不符也宋氏又引唐年補錄王廷奏為駱山人構亭事時地尤詳矣  
崔雍後由起居郎為和州刺史見新書傳乃咸通時矣又考唐漳州陀羅尼  
石幢咸通四年造有朝議郎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崔  
衮之名其後不為雍所累者似已卒也此首未定何年附編於此

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秋陰不散霜飛晚。畱得枯荷

聽雨聲。何曰寓情之  
意全在言外

公子

外戚封侯自有恩。

自緣先世之恩非因得尚主也

平明通籍九華門。洛陽宮名洛陽諸門  
中有九華門然皆可

通金唐

程曰疑作堂秘堂唐古或通用如後漢書蔡邕傳中求  
定六經文字之堂谿典或作唐溪典然此固無取好異

公主年應一作

小則何未成禮。

二十君王未許婚。

新書諸公主傳穆宗女金堂公主下嫁郭仲  
恭徐曰仲恭為汾陽王裔昇平長公主之孫

憲宗郭皇后之  
姪故首句云然

浩曰舊書傳郭駿年十餘歲尚昇平公主主年與駿相類駿子縱尚德陽公主縱與  
公主年未及冠則此詩所云似少遲矣故詠之二十指仲恭非指公主而意互通也  
仲恭為郭釗之子其尚主當在太和開成  
間冊府元龜亦作金堂則此作唐定誤也

東還

自有仙才自不知。

漢武內傳西王母曰劉徹好  
道然形穢神慢非仙才也

十年長夢採華芝。

揚雄  
甘泉

賦乃登夫鳳凰兮而翳華芝御覽仙人採芝圖曰芝生  
於名山食之令人乘雲能上天觀望北極通見神明

秋風動地黃雲暮歸去

嵩陽尋舊師

田曰此不得志於科舉之作然失之俚  
浩曰借學仙寄慨似未俚也義山應舉至是將十年

夕陽樓

自註在榮陽是所知今遂寧蕭侍郎牧榮陽日作矣矣一作者舊書  
紀太和七年三月以給事中蕭澣為鄭州刺史入為刑部侍郎九年

六月貶遂州司馬地理志  
遂州遂寧郡屬劍南東道

花明柳暗繞天愁。上盡重城更上樓。欲問孤鴻向何處。不知身世

自悠悠。隋書盧思道曰。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為孤鴻賦。以寄其情。聊以自慰云。蓋

有感一首。李訓鄭注事。舊新書李訓鄭注等傳。文宗以宦者太盛。繼為禍胎。

思欲芟除。以雪離恥。因鄭注得幸。王守澄俾之。援李訓輩黃門之。不疑也。上以訓言論縱橫。必能成事。遂以真誠謀之。擢同平章事。訓即謀誅內豎。杖殺陳宏慶。醜王守澄。乃以注節度鳳翔。先之鎮。又以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太原。羅立言知大尹。韓約為金吾街使。李孝本權中丞。璠行餘未赴鎮。間廣令召募豪俠。及金吾臺府之從者。俾集其事。太和九年乙卯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御紫宸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奏曰。金吾仗院石柵開。夜有甘露。臣已進狀。訖宰相百官稱賀。訓請親幸。左仗觀之。班退。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百官班列。令宰相兩省官先往視。既還。曰。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輕言。言出四方必稱賀也。帝曰。韓約妄耶。乃令左右軍中尉仇士良。魚宏志帥諸內臣往視之。既去。訓詔播行。餘曰。來受勅旨。璠恐悚不能前行。餘獨拜殿下。時兩鎮官健皆執兵在丹鳳門外。訓已令召之。惟璠從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中尉至左仗。聞幕下有兵聲。驚恐走出。內官迴奏。韓約氣懾。汗流不能舉首。中官又奏曰。事急矣。請陛下入內。即舉軟輿迎帝。訓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護乘輿。內官決殿後。恩舉輿疾趨。訓攀呼曰。陛下不得入內。金吾衛士數十人。

隨訓而入。立言。孝本率臺府從人共四百餘。上殿縱擊。內官死傷者數十人。訓持愈急。邈迤入宣政門。帝瞋目叱訓。宦者郝志榮奮拳擊其胸。訓仆地。帝入東上閣門。門即闔。須臾。內官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遇人即殺。訓行餘約立言。孝本及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興等。皆族誅。注與訓謀事。有期。欲中外協勢。聞訓事。發自鳳翔。率親兵五百赴闕。聞敗。乃還。監軍張仲清殺之。傳首京師。王涯為禁兵所擒。士良鞫其反狀。涯實不知其故。榜笞極酷。乃手書反狀。以自誣。凡坐訓注而族者十一家。當訓學筆時。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及訓已敗。士良曰。王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僕射。令狐楚。鄭覃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耶。楚曰。然。涯誠有謀。帝逼宦官。於是下詔。暴涯訓等罪。

九服歸元化。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二靈叶睿圖。

漢書揚雄傳。方將上獵三靈之流。如何本初輩。後漢書袁紹傳。紹字本初。又何進

註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自取屈釐誅。漢書劉屈釐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

進。紹引兵屯朱雀闕下。遂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使巫祠社祝詛。及與貳師將軍共禱祠。欲令昌邑王

為帝。詔載屈釐厨車。以狗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按李訓為宰相。揆之族孫。世為

冠族。其死於宦官。又相類。故以屈釐比之。蓋此事以李訓為謀主也。二聯言下臨九服。上奉三靈。誅此刑餘。當如鼓洪爐燎毛髮。何乃謀之非人。望其為本初。而反致厨車之

狗哉。自取字。有甚當車泣。漢書袁盎傳。上朝東宮。宦者趙談乘盎伏車前。曰。天

正有含痛。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奈何與刀鋸之餘共

五卷七寺羊主 卷一



載於是上笑下因勞下殿趨

後漢書虞詡傳詡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坐論

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時防立在帝

後程叱曰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廂掖以趨就東廂比士良等至左仗典切極矣

盜止令談泣而下車今訓之

**何成奏雲物**左傳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直是滅菹荷**

左傳鄭國多盜取人于荏苒之澤子太叔與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

按二句指證

詭稱甘露實欲中官於左仗而殺之也或謂宦官率兵殺訓注等反似滅此眾盜

**逮符書密**史記五宗世家請**辭連性命俱**漢書杜周傳詔獄益多章大者連

及訓黨千餘人也符書性命皆盡韻義山精於聲律登韻雙聲屬對工巧且有句中上

下字牽搭而用者如宋玉之宮供夢送留贈畏之之驚鸚弄鳳是也不暇一一標出讀

者當細**竟緣會漢相**漢書王商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單于大畏之天子曰此真

會之**不早辨胡雛**晉書石勒年十四倚嘯上東門王

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中尉

符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

雖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按上句謂但知尊倚李

訓此句謂不悟士良之不易誅然於意不順當以此鄭注之險惡兆亂書傳注本姓

魚冒姓鄭氏故號魚鄭時人目之為水族此只取見異

**鬼錄分朝部**魏文帝與吳

為患不必過泥然此句與荏苒符句皆未免意為事晦耳

**鬼錄**分朝部**質書觀其姓**

名已為**軍烽照上都**班固西都賦實用

**敢云堪慟哭未免怨洪爐**今以

天地為大爐賈誼鵬鳥賦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

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田曰歸禍於天風人之旨

**丹陛猶敷奏**書敷奏**彤庭歛戰爭**漢書外戚傳昭陽舍中庭彤

**臨危對盧**

**植**自注是晚獨召故相彭陽公入後漢書何進傳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陰規誅之而

內不能斷謀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段珪等勸進於嘉德殿因將太后天子及陳

雷王從復道走北宮尙書盧植執戈閣道窗下仰數段珪珪等懼乃釋太后及袁紹勒

兵捕殺宦者讓珪等遂將帝與陳留王奔小平津公卿無得從者惟植夜馳河上斬宦

官數人餘投河死

**始悔用龐萌**後漢書劉永傳帝拜龐萌平敵將軍與蓋延共

明日天子還宮

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自疑遂反

帝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稜李訓

原非正人然謀誅宦官實秉帝旨及已敗帝方在危懼不得不從士良之誣曰臨危曰

始悔正見其實非反也令狐楚鄭厚同召厚未見有奏對語然令

狐亦畏禍依違且乞罷節度使兵仗參辭之制非可盧植比矣**御仗收前殿**謂

宗入**兜**一作徒劇背城左傳請收合餘燼背城借**蒼黃五色棒**魏志太祖

除洛陽北

部尉注曰太祖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此謂金

吾衛士臺府從人若黃拒擊也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而反以臺府抱關

游徽抗中人以搏**掩遏一陽生**時當**古有清君側**公羊傳晉趙鞅與晉陽

者逐君側之惡人也後漢書董卓傳何進私呼卓將兵入朝卓上書曰昔趙鞅

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

**今非**

**乏老成**

詩雖無老成人謂今豈無可為社稷臣者而乃任李訓哉如裴晉公時猶在也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

**善層層吞吐憤惋極矣**

謂被禍者通鑑開成元年二月令狐楚從容善層層吞吐憤惋極矣

**誰瞑銜冤目**

奏下涯等身死族滅遺骸棄捐請收瘞之上

**寧吞欲絕聲**

謂朝野之中心憤痛而不敢明言者近聞開壽講

**不廢用咸英**

樂緯黃帝之樂曰咸池帝嚳之樂曰六英何曰不特譏開壽用樂蓋

八月勅慶成節令京兆尹准上已重陽例於曲江會文武百寮延英奉觴宜權停則元

年之不停可見矣舊書王涯傳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

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成上悅賜涯等

錦綵是則咸英由其所定今能無聞樂而悲哉

錢曰用意精嚴立論婉摯少陵又何加焉節錄錢龍惕曰甘露之變閣豎橫行南司

塗炭當時士大夫深疾訓注之姦邪反若假手宦寺殲除大惡者後世不咎文宗之

不密失臣則恨訓注之狂躁誤國而當日情勢未有寬論之者可異也使非平日傾

險君子猶將與之不成之責何乃其乎義山詩感憤激烈有不同於衆論者浩曰

夕公之論甚正其中有過譽處已刪之矣諫誅宦官反被慘禍誠堪憐憤然文宗任

用非人亦不能辭其咎義山措語皆有分寸二篇皆痛李訓而連及王涯輩通體不

重鄭注蓋史雖稱訓注為二兇然注之陰惡更甚於訓細閱史書

自見故訓猶可憐而注惟可惡行次西郊篇中專斥注一人也

**重有感**

謂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故曰牙旗按黃帝出軍決牙旗者

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精與旌有異漢書項籍傳古之王者必居上游安危

**須共主君**一作**憂寶融表已來關右**後漢書寶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

獻馬帝授融涼州牧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既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

嘉美之魏志曹公西征張魯王粲作詩曰相公征關右樓此謂表已至京師也宋書高

祖以義真都督關中諸軍事義真被徵朱齡石代鎮長安救齡石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

**陶侃重宜次石頭**晉書陶侃

逆京都不守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因推為盟主侃戎服登舟與溫嶠廣亮

俱會石頭諸軍與峻戰斬峻於陣通鑑蘇峻為侃將所斬鬪割之焚其骨豈有蛟

**龍愁**作會**失水**管子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失水則神更無鷹隼

**與高秋**禮記月令孟秋鷹乃祭鳥用始刑戮漢書孫寶傳立秋日勅曰今日鷹隼始

鷹隼擊何曰用左傳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晝號夜哭兼幽顯**言神人**早晚星關雪涕收**

涕與之別此言文宗悲憤不自勝冀其來誅內官而乃得收痛淚也舊引史記天官書兩河天闕間為關梁正義曰關邱二星在河南天子之雙闕諸侯之兩觀金火守之圭兵戰闕下雖似合本事却與下三字不可貫必非

浩曰此篇專為劉從諫發錢龍惕兼王茂元言之徐氏又兼蕭宏言之皆誤矣舊書紀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罪名仇士良聞之惕懼從諫遣焦長入奏於客省進狀請面對上召楚長慰諭遣之新書從諫傳李訓先約從諫誅鄭注及甘露事宰相皆夷族從諫不平三上書請王涯等罪時宦豎得志天子弱鄭覃李石執政藉其論執以立權綱仇士良傳從諫言謹修封疆繕甲兵為陛下腹心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帝倚其言差自強故三四言既遣人奉表宜即來誅殺士良輩知事連天子相與惡憤帝懼偽不語數日之內生殺除拜皆由兩中尉天子不聞也故五句痛其受制六句謂除從諫外更無人矣若王茂元史言其以多財為中人倚撫方端端焉出家貲賂兩軍得不誅而反獲封蕭宏以太后弟得顯位實庸人耳安得以陶侃比之哉且新書六初未獲注京師戒嚴茂元蕭宏皆勒兵備非常是二人方為中人所用乃夕公改初未獲注為初獲鄭注以曲成其論尤是非顛倒矣得上游似借用漢書匈奴傳從上游來厭人之義以喻攝服中官也

故番禺侯以賊罪致不辜事覺母者

徐曰者一作老當從之核諸本刑從宋本皆有之母者謂母或無此二字朱氏箋本席氏所刊從宋本皆有之母者謂母他日過其門漢番禺縣番山在州東之者製題欲晦之耳不可改老

三百步馬山在北一里稜兩漢志止云番禺不言二山水經注曰昔南海郡治與番禺縣連接今有水坑陵城倚其上縣人名之為番山名番禺儻謂番之禺也後世皆謂二山矣賊罪謂多財不辜謂死非其罪蓋其父以賊而富致其子今陷不辜也玩詩意母者二字不可刪過其門乃母者過其門非義山過之也後漢書劉盆子傳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聚客規以報仇字似可借據

飲鳩非君命

史記呂后本紀注應劭曰鳩鳥食蝮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漢書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門下生朱雲勸自裁竟飲鳩自殺茲身亦厚亡老子多藏必厚亡後漢書折像傳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

江陵從種橘

史記貨殖傳江陵千樹橘吳志孫休帛資產口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傳注丹陽太守李衡每欲治家事妻習氏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泛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有千頭木奴不責女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用耳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貴而

交廣合投香

晉書良吏傳吳隱之為廣州刺史歸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

不見千金子

史記袁盎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按陸氏釋文金方寸重一斤於湖亭為一金又正義曰秦以一鎰為一金鎰二十四兩古言百金千

空餘數仞牆

固本論語實用潘岳西此計征賦今數仞之餘趾殺人須顯戮畫不迪誰舉漢三

劉盆子傳呂母聚客為子報仇母曰吾子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遂斬之

史記高祖本紀五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後漢書

劉盆子傳呂母聚客為子報仇母曰吾子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遂斬之

劉盆子傳呂母聚客為子報仇母曰吾子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遂斬之

浩曰舊書胡証傳太和二年冬証卒於嶺南使府廣州有海之利貨貝狎至証善蓄積務華侈童奴數百於京城修行里起第嶺表奇貨道途不絕京邑推為富家証素與賈餗善及李訓事敗禁軍利其財稱証子激匿餗乃破其家一日之內家財並盡執激入左軍士良命斬之以狗詩為此發也首用蕭望之事取事由宦官非天子意不重飲鳩事次句傷激之不能散遺賞三四言遺子以財當善為術奈何以贖貨害之五六傷母之者過其門也結聯從母者意中說方見冤痛之情張讀宣室志亦載此事云憑以文學知名太和七年春登進士第蓋賈餗為禮部侍郎也憑激字同

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

前論列上怒貶明州刺史七月貶虞卿為虔州司馬吏部侍郎李漢為邠州刺史刑部侍郎蕭幹為遂州刺史八月又貶宗閔潮州司戶虞卿漢幹亦再貶通鑑幹再貶遂州司馬文集祭文云

遙作時多難

田曰遙作即先令禍有源人之受誣於姦邪者乃禍之源也

初驚逐客議

李斯上秦王書旋駭黨人寃後漢書桓帝延熹九年司隸校尉下獄書名王府注曰事具劉淑傳按後漢書特立密侍榮方入司刑望愈尊

諫書存

南史范雲傳諫書存者百有餘紙苦霧三辰沒也註曰三辰日月星皆因優詔用貫有

昏

禮記明堂位四塞註曰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者周禮九州之外謂之昏

虎威狐更假

戰國策虎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令我長百獸吾為子先行子畏狐隼擊鳥逾喧見重有感錢文公曰舊書傳訓注竊弄威權凡不附己者目為

隼擊鳥逾喧

見重有感錢文公曰舊書傳訓注竊弄威權凡不附己者目為

遺音和蜀魄

易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疏曰遺音哀聲也華陽國志望帝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鵲鳥

猿

禮記曾子寢疾童子曰華而晝人夫之簣歟曾子曰是季孫之賜也吾未之能易也

有女悲初寡

見下送無男徐曰當泣過門年又喪良人徐曰漢書外戚傳

泣過門

年又喪良人徐曰漢書外戚傳

泣過門

年又喪良人徐曰漢書外戚傳

泣過門

年又喪良人徐曰漢書外戚傳

詔得則世運相關高也

始至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句用此事言其女聞喪哭泣而過門朝爭屈原草史但嫁不久而寡故無兒按過門字必用此男與兒同諸本皆作男廟餒若舊作莫非敖魂左傳若敖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其餒水經注大劍去小劍連山絕而迴閣傷神峻險飛閣通衢故謂之迴閣長江極望翻青雲寄奇意更記范曄傳須賈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

東閣漢書公孫宏起客館為邦屬故園自注余初謁於鄭舍楊曰以登舟慚開東閣以延賢人

郭泰後漢書郭泰遊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後歸鄉里衣冠諸儒解榻愧後漢書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太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又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勉之既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分以忘年契後漢書穉傳始弱冠

情猶錫類敦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箋曰長以與女之族公先真帝子蕭梁之後祭文亦云然為結句伏脉我系本王孫許年嘯傲張高蓋漢書循吏傳黃霸為京

從容接短轅晉書王導傳秋吟小山桂文選

春呂向曰淮南王安好十八公之徒著述篇章或稱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

醉後堂也此兼用戴崇事詳下華州安集自歎離通籍古今注籍者尺

成穿墻周禮春官小宗伯卜葬兆甫窆注曰窆穿墻也更記田橫與客乘傳謂

終擬上書論上書訟冤漢多士還魚貫易貫魚以云誰正駿奔詩

暫能誅儼忽按儼音叔一作倏俗作倏楚辭九

坤言雖誅訓注而蕭蟻漏三泉路淮南子千里之隄以蟻蟻之穴漏史記秦

帝百草根玉篇瘳始知同泰講名三慧諸經義記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

徼福是虛言左傳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老子豈虛言哉西

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

三才人言言

作樂忽暴雷震利俱成數  
十片至來年雷震日斡死

田曰一篇極盡哭理 浩曰史  
言義山善為哀誄之詞信然

**五松驛**朱曰白氏長慶集有自望秦  
驛在長安東

**獨下長亭念過秦**史記注秦法十里一亭廣信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史記秦始皇  
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按本紀全述賈生之言世家節取其中一  
篇若皆出司馬筆則復矣故索隱據地

**五松不見見與薪只應既斬斯高**  
後史記胡亥斯高大喜又二世使趙高索丞相李斯獄責斯與子孫謀反狀誣服具斯  
五刑論腰斬一世拜趙高為中丞相高劫二世於望夷之宮二世自殺子嬰即位謀  
令宦者韓

**等被樵人用斧斤**斤在欣韻唐賢律詩多通用本  
談刺殺之集如東冬蕭肴之類通用頗多

浩曰此必訓注誅後其私人亦削  
斥也非僅朋黨之逃為進退者

**令狐八拾遺 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舊書傳綯字子直楚之子  
初為左拾遺舊書志關內道華  
州上輔天寶元年為華陰郡

**二十中郎未足稀**

一作希晉書荀羨尚尋陽公主後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諸  
軍事假節時年二十八中典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按晉中典

書作時二十宋書謝晦初為荊州甚自矜從叔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三澹笑曰昔荀中  
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有媿色後人凡言年少荀郎二十中

郎必荀羨非他人也此兼以尚主比其為婿唐人用事每吟  
分不細檢耳朱氏引謝萬為簡文帝撫軍從事中郎誤矣

**蘭亭讌罷方回去**晉書王羲之傳永和九年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  
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古樂府陌上桑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此兼用之

**雪夜詩成道韞歸**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叔父  
人之數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按晉書郗愔傳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過世之風修  
黃老之術後築室章安後為會稽內史最後乞骸骨居會稽而修祿有郗曇即愔弟也  
故偶誤憶歐義之乃方回姊夫道韞乃羲之子婦合為一聯似涉嫌疑豈用古不必太  
拘哉朱氏謂裴十四必令狐氏之婿時攜內歸家弟或更有戚誼則無由細索耳散鹽  
晉書作散御覽引之

**漢苑風烟催**一作客夢華陰縣有漢宮觀故  
亦作散他書作撒誤

**接郊扉**華山志嶽東北雲臺峯下有穴昔有人入此客夢  
日漢苑詳後漢宮詞

**嗟余久抱臨邛渴**史記  
相如傳臨邛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  
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相如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又相

如口吃而善言 便欲因君問釣磯 袁曰太公釣於渭水在華州故云按用相如書嘗有消渴疾

和友人戲贈二首

文苑英華作和令狐八綉戲題當可據故編此

東望花樓會 英華作事 不同西來雙燕信 休通 舊引開元遺事任宗為商於湘中妻郭紹蘭自

長安語梁間雙燕寄詩之事 仙人掌冷三霄露 漢書郊祀志武帝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釋名青青天也無

非也此二句固不必用典 玉女窗虛五夜風 楚詞惜誓載玉女於後漢舊儀書漏盡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相傳授此

翠袖自隨迴雪轉 作賦張衡觀舞賦 燭房尋類外庭

殷勤莫使清香透 牢合金魚鎖桂叢 金魚魚鑰也桂叢指

遙遞青門有幾關 三輔黃圖都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亦曰青綺門按即水經注東出北頭第三門

也 柳梢樓閣見南山 終南山在長安正南 明珠可貫須為珮 拾遺記員邱之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

白壁堪裁且作環 爾雅璧肉好若

子夜休歌團扇掩 子夜夜半非子夜歌也休歌

新正未破剪刀閒 程曰謂新正未動剪刀也今尚有此風按未破猶曰

猿啼鶴怨 英華作望 終年

事未抵熏爐 英華作一夕間

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 上二首當

一丈紅薔擁翠筠 羅窗不識繞街塵 往來尋覓頻繞其居其

長逢雨 用神女暮雨詳 月裏依稀更有人 淮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

虛為錯刀雷遠客 文選張衡四

枉緣書札損文鱗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

石塔寺羊主

三

素書二句謂虛相 遙知小閣還斜照 羨殺烏龍卧錦茵

然帶役在都有少婦與一奴守舍奴與婦通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歸婦與奴欲殺然奴已張弓拔矢然拍膝大呼曰烏龍與手狗應聲傷奴奴失刀杖倒地狗咋其陰然因殺奴以婦付縣殺之烏龍喻他人諱任之不得如也韓偓詩亦云橫卧烏龍作如媒

浩曰此必任秀才有所思於青樓中人也否則措辭豈得爾

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一

諸本皆作四員 雲溪友議開

錯復司貢籍上曰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揀藝能勿妨賢路其所試賦則准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主司先進五人詩其最佳者李肱現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不公心以享聖教乃以榜元及第詩云困學紀聞唐宗室為狀頭有李肱按李肱霓裳羽衣曲詩見英華省試類唐文粹古調中據此則李肱與義山同開成二年及第餘詳詳畱贈畏之詩下又按集中他無可徵安知此李肱非別一人乎新書表趙郡南祖之裔有名肱者但世次太晚不足參考今且仍舊說而辨核之

萬草已涼露開圖披古松 青山徧滄海此樹生何峯 孤根邈無倚直立撐鴻濛 端如君子身挺若壯

士胸樛枝勢天矯 上林賦天矯枝格天人賦低仰天矯矯與矯同 忽欲蟠

空又如驚螭走默與奔雲逢 孫枝擢細葉 周禮注曰孫竹枝根之末生者

蓋桐孫亦然按 旖旎狐裘茸 楚詞九辯蕙華之曾敷紛紛 芻字之訛 顛

髮軟 說文顛頂也尊陳草復生也一日族也玉篇厚也薦也宋曰難解疑有誤按 似之益形麗原註如字 姬眉黛濃 越王美姬也麗姬晉獻公之嬖以為夫人崔孝作西

近而轉訛麗如字 施稜本無定解故舊本注曰如字以見非用麗姬也若呂氏春秋麗姬亦作麗姬梁簡 文帝詩麗姬與妖嬈則泛言耳以上十二句分賦詩與枝葉面且此段酷似昌黎蘇黃

所祖唐人不用 視久眩目睛 倏忽變輝容 竦削正稠直 婀娜旋粵筆

此極力形容 原註爾雅粵筆掣曳也按諸本作敷筆戎籤作敷筆而有此註今檢爾雅注謂牽挽疏 引周頌莫予荇蜂毛傳厚曳也從旁牽挽之言荇粵筆蜂掣厚音義同二句合狀輝容

之善變必本作粵筆後乃訛粵為敷耳故直 又如洞房冷翠被張穹籠 戊籤 為改正姚氏改作敷豐非矣此總寫四句

誤穹籠似卽熏籠之 亦若暨羅 一作 女平旦粧顏容 吳越春秋越使相者得 義兼言松之清香

施鄭且飾以羅敷教以容步三年學服而獻於吳注曰學蘿山在諸暨縣御覽引越絕 書越王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拾遺記越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



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一人當軒並坐理鏡觀粧於珠網疑襲氣母莊子伏戲

氣猛若爭神功又總章燕雀固寂寂霧露常衝衝朱本蘭愧傷暮得之以襲

虛可集呈瑞鳳堪藏行雨龍以龍比松常用之語舊注引西陽雜俎不空三

淮山桂偃蹇見與蕭蜀郡桑重童蜀志先主舍東南角雖上有桑樹生高五丈

出貴人校藝文類聚引之作幢幢此作重童諸本皆然似與偃蹇皆疊韻也然重字童

字見之漢碑者偶或通用此重童豈即童童耶先主幼時貴徵家在涿縣句乃云蜀郡

義可枝條修亮眇一作脆靈氣何由同以上十句以他物昔聞咸

陽帝近說嵇山儂或著佳一作人號舊本皆作佳似與松不合惟朱或以

大夫封史記秦始皇本紀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

夫復一作覆漢書表通典漢承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九曰五大夫注曰大夫之尊

也嵇嵇山儂事未詳然曰近說必非太遠也晉書傳譙國鉅縣有嵇山嵇康從上虞徙

經家於其側因而命氏世說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巖巖若孤松之獨立或更有古松

事所未考也庾信詩青林隱士松注家引晉書曰高士戴安道修道成功有真氣結成

五色雲浮於松上故號隱士之松耳安道譙國人徙居會稽之剡縣亦可稱嵇

山儂此似較近但嵇嵇小異而本傳不載其所引何晉書俟再考舊註則皆誤終南

與清一作都列子化人之宮出雲雨之上實為清都紫微煙雨遙相通安知

夜夜意不起西南風以上又引舊事以見松之非凡物也按史記涼風居西南

風而曹子建詩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郭璞遊仙詩閭闔西

南來潛波湧鱗起似皆以西南閭闔為近意思此句亦然美人昔清興重之

由同月鐘未詳舊引集仙錄女仙魯妙典居九疑山有古鏡一面寶笥十八九

香緹千萬重口形如偃月皆神人送來者未知是否寶笥十八九

赤羽中要害家語子路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按家語下文又有旂

離於置旗續紛則赤羽白羽定謂羽箭或以為羽旗者誤也羽箭有赤

白如吳晉爭長增有白羽朱羽後漢書來是非皆怒怒生平善惡生如碧海月

死踐霜郊蓬平生握中斲掌握散失隨奴僮宋曰舊書傳王涯家書數

保惜者以厚貨致之或官爵致之厚為垣窳而藏之復壁涯死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

函奩金寶之飾與其玉軸而棄之觀此詩云豈畫松即涯所藏者歟未可定以上

敘畫之我聞照妖鏡西京雜記宣帝繫獄臂上猶帶身毒寶鏡一枚如八銖錢舊

來由傳此鏡照見妖魅佩之者為天神所福帝崩鏡不知所在及

**與神劍鋒**

吳越春秋湛盧之劍惡聞無道乃去而山水行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

**凡物蒙伊人秉茲圖顧盼擇所從**

伊人謂李肱也為此圖擇所從不意乃以贈我而我何為者

**開懷**

一作捧靈蹤報以漆鳴琴

**是時方暑夏座內若嚴冬**

憶昔謝四驕

**玉陽東**

通典河南府王屋縣王屋山沈水所出元和郡縣志山在縣北十五里周迴

**此路入瓊瑤宮**

龜山元錄有瓊瑤之室此仙家常語

**千株盡若**

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蓋當時風尚如此義山學仙亦此情事

**口詠元雲**

山一作歌

**玉陽東**

通典河南府王屋縣王屋山沈水所出元和郡縣志山在縣北十五里周迴

**此路入瓊瑤宮**

龜山元錄有瓊瑤之室此仙家常語

**千株盡若**

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蓋當時風尚如此義山學仙亦此情事

**口詠元雲**

山一作歌

**玉陽東**

通典河南府王屋縣王屋山沈水所出元和郡縣志山在縣北十五里周迴

**此路入瓊瑤宮**

龜山元錄有瓊瑤之室此仙家常語

**千株盡若**

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蓋當時風尚如此義山學仙亦此情事

**口詠元雲**

山一作歌

**玉陽東**

通典河南府王屋縣王屋山沈水所出元和郡縣志山在縣北十五里周迴

**此路入瓊瑤宮**

龜山元錄有瓊瑤之室此仙家常語

**千株盡若**

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蓋當時風尚如此義山學仙亦此情事

**口詠元雲**

山一作歌

**玉陽東**

通典河南府王屋縣王屋山沈水所出元和郡縣志山在縣北十五里周迴

**此路入瓊瑤宮**

龜山元錄有瓊瑤之室此仙家常語

**千株盡若**

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蓋當時風尚如此義山學仙亦此情事

**口詠元雲**

山一作歌

**玉陽東**

通典河南府王屋縣王屋山沈水所出元和郡縣志山在縣北十五里周迴

**此路入瓊瑤宮**

龜山元錄有瓊瑤之室此仙家常語

**與神劍鋒**

吳越春秋湛盧之劍惡聞無道乃去而山水行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

**凡物蒙伊人秉茲圖顧盼擇所從**

伊人謂李肱也為此圖擇所從不意乃以贈我而我何為者

**開懷**

一作捧靈蹤報以漆鳴琴

**是時方暑夏座內若嚴冬**

憶昔謝四驕

**玉陽東**

通典河南府王屋縣王屋山沈水所出元和郡縣志山在縣北十五里周迴

**此路入瓊瑤宮**

龜山元錄有瓊瑤之室此仙家常語

**千株盡若**

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蓋當時風尚如此義山學仙亦此情事

**口詠元雲**

山一作歌

**玉陽東**

通典河南府王屋縣王屋山沈水所出元和郡縣志山在縣北十五里周迴

**此路入瓊瑤宮**

龜山元錄有瓊瑤之室此仙家常語

**千株盡若**

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蓋當時風尚如此義山學仙亦此情事

**口詠元雲**

山一作歌

**玉陽東**

通典河南府王屋縣王屋山沈水所出元和郡縣志山在縣北十五里周迴

**此路入瓊瑤宮**

龜山元錄有瓊瑤之室此仙家常語

**千株盡若**

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蓋當時風尚如此義山學仙亦此情事

**口詠元雲**

山一作歌

**玉陽東**

通典河南府王屋縣王屋山沈水所出元和郡縣志山在縣北十五里周迴

**此路入瓊瑤宮**

龜山元錄有瓊瑤之室此仙家常語

**千株盡若**

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蓋當時風尚如此義山學仙亦此情事

**口詠元雲**

山一作歌

**玉陽東**

通典河南府王屋縣王屋山沈水所出元和郡縣志山在縣北十五里周迴

**此路入瓊瑤宮**

龜山元錄有瓊瑤之室此仙家常語

**千株盡若**

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蓋當時風尚如此義山學仙亦此情事

**口詠元雲**

山一作歌

**玉陽東**

通典河南府王屋縣王屋山沈水所出元和郡縣志山在縣北十五里周迴

**此路入瓊瑤宮**

龜山元錄有瓊瑤之室此仙家常語

**金芙蓉**

樂府子夜歌玉藕金芙蓉此則是學仙

**悲哉墮世網去之若遺弓**

家語楚共王亡烏號

**形魄天壇上海日高曠曠**

河南通志王屋山絕頂曰天壇

**紫鸞歸持寄扶桑翁**

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

**終期**

一作紫鸞歸持寄扶桑翁

**紫鸞歸持寄扶桑翁**

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

**終期**

一作紫鸞歸持寄扶桑翁

**紫鸞歸持寄扶桑翁**

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

**終期**

一作紫鸞歸持寄扶桑翁

**紫鸞歸持寄扶桑翁**

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

**終期**

一作紫鸞歸持寄扶桑翁

**紫鸞歸持寄扶桑翁**

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

**終期**

一作紫鸞歸持寄扶桑翁

**紫鸞歸持寄扶桑翁**

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

**終期**

一作紫鸞歸持寄扶桑翁

三谷寺羊主

卷一

三

浩曰極力描摹波瀾疊起前以松比李肱而美之後借學仙時所見以自慨結寓近君之望此為尚未第時作

送從翁從東川宏農尚書幕

川汝士於太和八年由工部侍郎出為同州刺史九年入為戶部侍郎開成元年十二月檢校禮部尚書東川節度使時宗人嗣復鎮西川兄弟對居節

三谷寺羊主

卷一

三

制時人榮之今詳味詩句當為汝士也詩多敘遊山學仙之事從翁蓋同居  
玉陽者惜無可考長安志靖恭坊工部尚書楊汝士宅與虞卿漢公魯士同  
居號靖恭楊家為冠蓋  
盛族按楊氏多見本集

大鎮初更帥嘉賓素見邀使車無遠近歸路更

便一作烟霄從翁必舊

者舊書志同州刺史領防禦長春宮使汝士刺同必已辟之故曰素見邀三言相隨  
使車不計遠近四言他日歸來更可致身烟霄矣若嗣復則初出鎮東川不相合

穩放驂驪步

驂驪良馬詳後高安翡翠巢說文翡翠赤御一作愈非風知有在

莊子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

去國肯無聊御風借仙家語以比乘風直上言自當翺翔朝禁莫  
以出遊為慨非用魏志陳琳草檄愈太祖頭風事

早忝諸孫末俱從小隱王康琚反招隱詩小隱隱林藪人隱隱市朝心懸紫雲閣始居紫雲

之闕碧霞為城闕一作閣按長安志西內有紫雲閣此則借仙境為言

夢斷赤城標會稽記赤城山土色皆赤巖岫連沓狀似雲霞孫綽天台山賦

赤城霞起而建標以仙境寓登進之望下二聯亦借仙境素女悲清瑟史記封禪書天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不禁故破為二十五絃

秦娥弄碧玉

一作簫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作鸞鳳之響穆公女弄玉秦為作鳳女祠方言娥嬌好也秦曰娥

山連元圃近

穆天子傳天子昇於春山之上先王所謂縣圃娥嬌好也秦曰娥

洲記崑崙山正西一角名曰元圃堂

水接絳河遙白帖天河謂之銀河亦曰絳河漢武內傳上元夫人遣一侍妾

集仙錄西王母宮闕在崑崙之圃

問王母云遠隔絳河遂替顏色詩敘隱居學仙而所引多女仙凡集中敘學仙事皆可參悟

辭喬木去遠逐斷蓬

飄薄俗誰其激斯民已甚忉一作忉敢共頽離騷余猶惡其佻巧

櫻桃桃義

鸞凰期一舉燕雀不相饒謂遭排忌當指舉舉巨田云

波遠莊子因為弟靡因為波流郭注曰變

因之內火燒詩心焉如灼莊子我

陶傳心化頽靡世事波流弟徐音頽稷即頽也

末至誰能賦謝惠連雪賦相如末

至居客之右又王乃授簡於司馬

中乾欲病瘠左傳外強中乾廣韻瘠屢曾紆

大夫曰侔色揣稱為寡人賦之

錦繡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勉欲報瓊瑤詩報之我恐霜侵鬢君先綬掛

腰甘心與陳阮魏志陳琳字孔璋阮瑀字元瑜太祖並以爲

揮手謝松喬揚

太元賦揖松喬於華岳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至崑崙山上常

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仙去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善吹笙浮邱公接上嵩高

山後於七月七日錦里差隣接華陽國志成都城南之西曰夷里橋橋南岸道

乘白鶴至緱氏山錦里差隣接西故錦官也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他江則

玉谷寺羊主

卷一

玉

卷一

玉

卷一

出白雲飛成南浦  
清江乃重橋

不好故命曰錦里此句不特  
地勢亦寓對居節制之意  
雲臺閉寂寥文集與陶進士書所謂雲臺觀也餘見送裴十四上句應甘心此句應揮  
手下聯頂寂寥猶帶仙意舊注引漢尚書郎入直雲臺誤  
一川虛月魄東川在峽外以下瘴雨瀧間急瘴雨瀧瀧貌廣韻瀧南人名瀧集韻奔瀧也  
離魂東川在峽外以下非關無燭夜用秉燭  
其奈落花朝用江妃一女解佩事蜀都賦幾處逢鳴珮用江妃一女解佩事蜀都賦何筵不翠翹招  
砥室翠翹挂曲瓊此王逸注翹羽也以砥石為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彫飾玉鉤以懸衣物也翠翹字本此而此則用七啓揚翠羽之雙翹首上飾也蠻僮騎  
象舞江市賣鮫綃博物志南海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左思吳都賦注曰俗  
前素女二聯相映以新書傳南詔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夷語王為南詔知非敵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嵩詔越析詔  
浪穹詔遠眺詔施浪詔蒙舍詔不能相君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在諸部南故稱南西  
山亦屢驕朱曰西山即岷山李宗謬圖經岷山嶢絕岷立捍阻羗夷全蜀倚為巨屏  
等中皆岷山也考舊書吐蕃傳劍南西山與吐蕃氏羗隣接建中時吐蕃約盟西山大  
渡河東為漢界大渡水西南為蕃界至貞元時詔韋臯遣將出成都西山南北九道並  
進逼棲雞老翁故維州保州松州諸城合之舊新書地理志松維保等州之山皆為西  
山以在蜀郡之西故曰西山雖與岷連巨而各自分著也范成大峨眉山行記曰登山

頂光明巖眺望巖後岷山萬重稍北則瓦屋山在雅州稍南則大瓦屋近南詔此諸山  
之後即西域雪山繇巨入天竺諸番東西川所重在禦外夷南蠻猶易吐蕃最強故二  
兼備他篇之証句云特詳徵之勿貪佳麗地蜀中素為佳麗華陽國不為聖明朝錢曰禹規  
兼備他篇之証兼備他篇之証少減東城飲時看北斗杓三輔黃圖惠帝元年成長安城城南為南斗  
也橫莫因乖別久遂逐歲寒凋勿貪二句指王事盛幕開高宴將軍問  
故僚為言公玉季史記孝武本紀漢書郊祀志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  
早日棄漁樵舊僚指從翁與素見  
田曰筆勢跳擲人已分合大亂心目不得不歎為奇觀

南山趙行軍新詩盛稱游燕之洽因寄

絕舊書志節度使有行

陽遣表中行軍司馬趙祝即此人也按此題與後南山北歸徐氏皆以為當  
作山南然不可改也朱氏專以終南為南山程氏又言蜀中亦有南山皆疎  
矣漢書王莽傳子午道當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今詳考之如近人禹貢維  
指備引地志諸書而曰雍之南界自太華以西為華州諸縣皆以南山與梁  
分界又西為大散嶺又漸極西而至岷州洮州西傾山皆與梁分界處也又  
曰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雍梁之間大山長谷遠者

山谷寺生

三

數百里終南山東連二華在長安南至武功而為太白又西過寶雞訖於隴  
首山其深處高而長大者曰秦嶺關中指此為南山漢中指此為北山斯實  
雍梁之大限矣然則大散嶺秦嶺之地實為分  
界之處關中止稱之為南山何用改書山南哉

**蓮幕遙臨黑水津**

南史庾景行泛漾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池故美之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水經注漢水又東黑水注之水出漢中南鄭縣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賤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梭所引水經注正此句黑水也禹貢梁州南距黑水薛士龍謂即古之若水漢時名瀘水唐以後改名**蒙韃無事但尋春**左傳左執鞭弭右屬

**梁王司馬非孫武**

與元為梁州故借用梁王唐時藩鎮非漢藩國**且免宮中**更記孫子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王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之右婦人大笑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遂斬隊長二人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及第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漢書注灞上在長安東三十里今謂之霸名以顯霸功然則此字不當加水故漢志霸陵霸橋皆不加水按潘岳西征賦元灞素澹玉篇廣韻灞水名則作灞亦久矣唐撫言曲江大會關試後亦謂之關宴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為灞會却寄者回寄也唐詩中每見餘詳年譜

**芳桂當年各一枝**

各折一枝也非用郊說對策第一**行期未分壓春期**在

**日壓江魚朔雁長相憶**

漢書元帝紀宜春下苑師古曰即今京城東南**東門追餞又差池**漢書疏廣傳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注曰長安東郭門也水經注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亦曰東城門其郭門亦曰東都門**霸陵柳色無**

**離恨**

三輔黃圖文帝霸陵在長安城東七十里就其水**莫枉把非長條贈所**追一作送張九齡餞宋司馬序今從英華出宿南浦道餞北梁

**商於新開路**

通典商州上洛郡商洛縣古商縣檢地志云商於中蓋今商於也新書志商州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廻山取途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行旅便之按商州至京師幾三百里舊書志屬山南西道新書志屬關內道

六百商於路

戰國策張儀說楚能閉關絕齊願獻商於

崎嶇古共聞

漢書王莽傳統雷之

固南當荆楚師古曰四面塞阨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

雷今商州界七盤十二紆是也稜紆音爭縈也或作繞非

蜂房春欲暮

淮南子蜂

房不容鵝卵小形

虎奔日初曛路向泉間辨人從樹杪分

正寫

更誰

開捷徑

離騷夫惟捷徑以窘步此則義取仕宦之捷徑

速擬上青雲

徐曰青雲驛名屬商州杜牧周吉皆有詩餘見哭蕭詩此言雲路語

關意雙

浩曰及第後往來所經之作結寓速仕之望又曰寶刻類編有商於驛路記韋琮撰柳公權書李商隱篆額大中元年正月立余因疑此章亦為其年赴桂時作但此碑亦作商於新驛記乃修治驛路而新道早開矣且玩詩句與所云湘如廟下已春盡者必不符故定編此

壽安公主出降

舊書紀開成二年六月以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為駙馬至王庭奏凶悖肆毒庭奏死次子元逵襲職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帝悅詔尚絳王悟女壽安公主元逵遣人納聘闕下進干盤食良馬主粧澤奩具奴如

議者嘉其恭

媯水聞貞媛

書釐降二女子媯水

常山索銳師

舊書志成德軍節度使治恒州新書志河北道鎮州常山郡本恒州恒山郡避穆宗

帝力

漢書張耳陳餘傳耳子敖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自上方有子婿禮高祖甚慢之趙相貫高等請殺高祖敖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迷帝

力

謂廷奏昔為亂不知恩德而朝廷不能制之

今分送王姬

詩王姬之車春秋

錢曰分

字深痛

事等和強虜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壘在

禮記四郊多壘此

此禮

恐無時

徐曰元逵雖改交風然據鎮輸誠不能束身歸國文宗降以宗女終有辱國之恥義山憤王室不振而諸道效尤也浩曰徐論正大然河朔事體相習久矣

寄惱韓同年二首時韓住蕭洞

與義山同年亦王茂元婿皆見本集

簾外辛夷定已開

馮衍顯志賦構木蘭與新夷本草注辛夷花正二月開

莫放艷陽回

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為迎春

年華若到經風雨

便是胡僧話劫灰

是灰黑無復土以問東方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也以朔不知難以核問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來入洛陽時有憶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黑問之胡人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乃知朔言旨

龍山晴雪鳳樓霞洞裏迷人有幾家御覽引幽明錄漢明帝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穀皮迷

不得返經十餘日遙望山上有桃樹大有子實至上噉數枚下山見山腹一杯流出有胡麻飯度山出一大溪有二女子姿質妙絕二女便笑曰劉阮二郎來何晚耶遂同還家有羣女來各持三五桃子笑而言賀女婿來酒酣作樂暮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之畱半年求歸甚苦女呼前來女子集奏會樂共送劉阮指示還路既出無復相識問得七世孫傳聞上世我為傷春心自醉不勞君勸石榴花梁書扶南國南入山迷不得歸

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梁簡文帝詩蠡杯石榴酒浩曰此必韓初娶王氏女未成新居寓居蕭洞故戲惱之首作言美色易衰過時了無佳趣反襯新婚之美解者屬之悼亡大誤次章傷春歎己之未得佳偶即所謂禁鬱無人近也辛夷亦戲言也未幾而稱曰吾姨矣

哭虔州楊侍郎虞卿原編集外詩舊書傳虞卿字師臯太和中牛僧孺李事出為常州刺史八年宗閔復入相召為工部侍郎九年四月拜京兆尹六月京師訛言鄭注為上舍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扇鎖小兒甚密街肆恟然注頗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黨乃奏曰臣窮問其由詰出京兆尹從人上怒收虞卿下獄弟男八人自繫搥鼓訴冤詔虞卿歸私第翌日貶虔州司馬再貶司戶卒於貶所新書傳鄭注內不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即約李訓奏言語出虞卿家李固言因傳左端倪地理志虔州南康郡屬江南

西道餘互詳  
哭蕭侍郎詩

漢網疎仍漏史記酷吏傳漢興網漏於吞舟之魚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失齊民困未蘇漢書食貨志注無有

起言訓注未誅之徒解鉗鈇緒衣置任先朝野皆受其害如何大丞相翻作弛刑徒漢書宣帝紀西羌反發三輔中

輸作也二語謂宗閔中憲方外易原注史記云商鞅多左建外易索隱曰謂以

尹京終就拘漢書序傳廣漢尹京本矜能弭謗周語厲王得術巫使監謗者以

公曰吾能弭謗矣先議取非辜書罔不懼于非辜此謂巧有凝脂密鹽鐵論昔秦法

密於凝脂此謂舒元功無一柱扶世說任愷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

與銀鍊亦見史文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文中子大厦之顛非一木深知獄吏貴漢書周勃傳勃

所支也言無一人能救之如宗閔且大得罪矣深知獄吏貴曰吾常將百萬

軍安知獄吏之責也幾迫季冬誅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少卿抱不測之

蕭詩此辭家白日晡淮南子曰至於悲谷流亡誠不弔神理若為誣在昔

指訟冤恩知忝諸生禮秩殊入韓非劍客史記刺客傳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卻聶

五谷生寺羊主

卷一

衆政直入上史記田叔傳叔爲趙王張敖郎中漢下詔捕趙王惟孟階刺殺俠累過趙受鉗奴舒田叔等十餘人褚衣自髡鉗稱趙王家奴隨之長安張耳陳餘列傳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趙王入關楚水招魂遠慶州古邯山下宅孤說文邯河

亡山上邑楊龍驤洛陽記北山連嶺修且甘心親埴蟻說文埴蟻封也莊旋踵實古今東洛九原之地孝經卜其宅兆

戮城狐原注是冬舒李伏翫按翫古戮字戰國策一心同功死不旋踵後晏子春秋韓非子韓詩外傳說苑漢書中山靖王傳語皆相類俱無城狐二字惟文選沈約彈

王源文狐鼠微物注引應璩詩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注家多雜引偶詳徵之

陰隲今如此書惟天陰天災未可無莫憑牲玉請愛斯牲圭璧既卒寧不

我聽左傳卜筮便望救焦枯舊書紀開成二年七月乙亥以久旱從市閉

走望不愛牲玉田曰言虞卿冤氣所致非禱祀可免

田曰怨憤語人有欲叫無從之意浩曰徐氏謂觀哭蕭楊詩益知義山爲牛黨夫

一介之士必有密友豈定黨哉當時欲趨舉場問蘇張三楊義山之相親當以是也

若必遠以爲黨則白香山乃楊氏之戚集中寄詩甚多何千古無人謂爲牛黨乎餘已詳辨於譜末

病中早訪招國李十將軍遇挈家遊曲江

舊新書白居易鄭餘慶傳皆有昭國里昭招同也李家無可考定長安志曰昭國坊在朱雀街東第三街內坊有夏綬有節度使李寰宅寰堅守博野鎮

穆宗賜其子方回宅也義山文集中河陽大夫爲李執方執方之名見於開成二年舊紀而無傳其世系無可考據爲韓同年白從事啓執方係宗室水知與昭國之李寰爲一家否也蓋王茂元妻爲李氏故爲韓啓云家人延自出之恩義山之婚似藉其力此章乃未爲婿時作其曰李十將軍初疑執方本金吾衛將軍也然開成二年六月出鎮河陽與秋塵之字不合且執方德望豈宜瀆以狂言當別是一人而義山之羨慕王氏則已深矣招國李家墳見晚唐詩中

十頃平波溢岸清病來惟夢此中行相如未是真消渴見送裴猶放

沱江過錦城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漢書地理志蜀郡郫縣注曰禹貢江沱在

沱汶江之沱爲開明之沱按史記河渠書蜀守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正義引括地志云

大江一名汶江亦名外江西南自溫江縣界流來郫江一名成都江亦曰內江西北自

新繁縣界流來而他書引括地志又曰大江一名流江而流江又卽檢江華陽國志穿

郫江檢江雙過都下自漢以來皆以郫江爲沱水也郫檢二江或稱內江外江或稱南

江北江餘詳送從翁東川幕

又一首舊作寄成都高苗二從事誤也戊籤作失

家近紅蕖曲水濱稭程大昌雍錄唐時曲江池周七里占地三十頃其地在城東

南鼻道坊龍華寺之南也曲江有芙蓉池而昭國坊近城南面

昭國坊近城南面

昭國坊近城南面

昭國坊近城南面

昭國坊近城南面



故全家羅襪起秋塵。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莫將越客千絲網，網得西施別贈人。宋曰未詳疑出小說家今逸之矣。按唐音齊籤有考東坡異物志以西施為魚名而引此句証之者，謬極之說也。

浩曰上篇僅從曲江與病中生情此乃點明李十挈家往游題義方備結句急求作合而恐他人之我先也。移而正之並非武斷。

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西迎者淫原在京西。

籍籍征西萬戶侯。後漢書光武建武三年馮異為征西大將軍戰國策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新綠貴婿起朱樓。

樓一名我漫居先甲。易先甲三日。宋曰下騎君翻在上頭。東方千餘騎。此借以言甲第。

雲路招邀迴綵鳳，天河迢遞笑牽牛。王氏女當於成婚後迴至涇原故畏之往迎。南朝

禁鬻無人近。晉書謝混傳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婚王詢以謝混對未幾帝崩袁一狃以為珍膳項上一鬻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於時呼為禁鬻故詢以為戲混竟尚主宋彭乘墨客揮犀今人於榜下擇婿號鬻婿是沿唐時風尚故此句云然也唐摭言曰進士宴曲江日公卿家傾城縱觀中東牀之選者十八九。瘦盡瓊枝詠四愁。莊子逸篇孔子見老子貢智曾子孝顏回仁子張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河水出下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以璆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

遞卧遞起以琅玕飼鳳凰按為實以飼鳳也或作為寶誤離騷折瓊枝以繼佩張衡四愁詩每章皆以我所思兮起句

程曰時義山未為茂元婿故有禁鬻之戲浩曰新居乃茂元為韓構者疑韓得第而情態畢露玩次聯當同有議婚之舉而韓先成也義山於是遂有涇原之役令狐絢怒其背恩而薄其無行以此矣新書韓偓傳京兆萬年人此新居必在京師

西南行却寄相送者

百里陰雲覆雪泥，行人只在雪雲西。明朝驚破還鄉夢，定是陳倉

碧野。舊書志鳳翔府寶雞縣陳倉縣

浩曰最後赴東川亦冬令然遲暮之悲羈孤之痛必無此詩情態是為馳赴與元作無疑

聖女祠。水經注故道水合廣香川水又西南入秦岡山尚婆水注之山高入界接合水經注通典元和郡縣志諸書兩當水源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

世名之曰聖女神至於福應愆違方俗是祈故道水南入東益州之廣漢郡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其云西南入秦岡山者在唐鳳州之境州西五十里則兩當縣也鳳州南至興元府幾四百里東南至褒城縣幾三百里而唐時興元至上都或取駱谷或取斜谷若從驛路則一千二百餘里其途較紆也此為自興元至鳳州出扶風郡之陳倉縣大散關時經之無疑也

**杳靄** 一作**逢仙跡** 梁元帝陶宏景碑嶢嶢高棟宵蒼茫滯客途何年歸碧

**落** 度人經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浮黎土樓碧落猶青霄此路向皇都消息期

**青雀** 山海經大荒西經曰西有王母之山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逢迎異紫**

**古** 異苑紫姑是人妾為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槩而死故世人作

**姑** 形夜於廁間或猪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曹姑亦歸去小姑可出子胥名也曹

**姑** 大婦也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菜菓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躩不住占眾事卜

**行** 年蠶桑又善射鉤好則大儼愚便仰眠緩歲時記亦引異苑作注而字有小誤者又

**引** 洞覽曰帝學女將死云生不好樂至正月可以見迎又曰雜五行書書**賜迴楚國**

**夢** 宋玉高唐賦迴心斷漢宮巫漢書郊祀志高祖於長安置祠祀官女巫有梁

**中** 祠宮**從騎裁寒竹** 後漢書方術傳壺公以竹杖與費長房曰乘此任所之長房乘

**也** 問喪為**行車蔭白榆** 古樂府隴西行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檀弓諸侯輿而

**父** 首杖**星娥一去後** 列女傳陶嬰夫死守義作歌曰悲夫

**感** 精符人君父天**寡鵠** 英華作鶴**迷蒼壑** 黃鵠之早孤分七年不雙夜半悲鳴

**母** 地兄日姊月**惟應碧桃下方朔是狂夫** 博物志王母

**分** 想其**羈鳳怨翠梧** 爾雅鳳凰其**惟應碧桃下方朔是狂夫** 降於九華殿

**故** 雄**王母索七桃** 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惟母與帝對坐從者皆不得進時東方朔竊從殿

**南** 廂未鳥膈中窺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膈小兒常三來盜吾此桃更記東方朔傳取

**少** 婦於長安中好女率一歲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

**半** 呼之狂人**稜古婦人稱夫** 謙言狂夫如列女傳楚野辯女昭氏之妻也其對鄭大夫

**日** 既有狂夫昭氏在內矣之類

**徐** 曰此益知為令狐楚作無疑楚卒於山南鎮義山往赴之此北歸道中之作浩

**息** 四句謂我望其入秉國鈞而今不可再遇夢醒高唐心斷漢宮矣從騎二句謂奉

**其** 喪而歸星娥二句謂令狐既化更得知己否寡鵠二句謂己之哀情結謂惟有其

**子** 可以相守借用小兒字也一字不可移易而義山初

**心** 不肯於此可見其後重過一章真有隔生之痛矣

**自南山北歸經分水嶺** 水經注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以西

嶓冢山在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今在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禹

以疏此題及後題之  
嘉陵江甚明悉矣

水急愁無地。山深故有雲。那通極目望。又作斷腸分。辛氏三秦記隴右西關欲上者

七日乃越上有幾水四注流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鄭驛來雖及。見過崔克海宅燕臺哭

不聞。述異記燕昭為郭隗築臺土人呼為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猶餘遺意在許刻鎮南勳。晉書杜預拜

都督荆州諸軍事孫皓既平以功進爵當陽縣侯預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按令狐楚遺命銘誌但志宗門秉筆者無擇高位義山代草遺表又為墓誌見令狐傳及本集餘詳年譜

行次西郊作一百韻

蛇年建丑月。十二月自興元還京故下云我自梁還秦。南下大散嶺。一作不類冰雪晨作午月者謬

關魏志武帝紀公自陳倉以出散關新書志寶雞縣西南有大散關通志通褒斜大路按關以嶺為名。北濟渭之濱。渭水經寶雞縣南草木

半舒圻。不類冰雪霜。一作長又若夏苦熱。焦卷無芳津。山海經十日所落草木焦卷王筠詩拭露

高田長榭。一作榭同謂皆長不材之木也。榭為松栢非所用矣。下田

經 過 質 之 荒 殘

長荆榛。農具棄道旁。飢牛死空墩。依依過村落。十室無一存。存者

皆戍籤。面啼無衣可迎賓。徐曰所以背面啼也。按背字似是始若畏人問

及門還具陳。何曰此下皆述具陳至右輔田疇薄。扶風為右輔斯民常苦貧。伊

昔稱樂土。所賴牧伯仁。何曰宰相不選牧伯官清若冰玉。魏志注令狐邵為宏農太守所

在清如冰雪。管書賀循傳循水清玉潔。吏善如六親。見無生兒不遠征。生女事四隣。濁酒

盈瓦缶。爛穀堆荆困。健兒庇。一作旁婦漢書高五王傳齊悼惠王母高祖元后傳父禁好酒色多娶傍妻按舊本皆作庇。庇或籤朱本作庇左傳不

能庇其仇讎。又不女疵瑕也。健兒有旁婦。見寬然豐樂之象。此字較是。衰翁詆童

孫童孫。况自貞觀後。命官多儒臣。例以賢牧伯。徵入司陶鈞。漢書

傳聖王制命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注曰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迴調鈞耳。何曰

宰相非人以天官私非材則小者草竊大者叛亂相仍未有已也。故就前事續陳之。降

及開元中。姦邪撓經綸。晉公忌此事。多錄邊將勳。因令猛毅輩。國

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天戴禮猛毅而獨斷者。使是治軍事為邊境。雜牧昇平民。舊新書李林甫傳開元二

五 谷 上 寺 羊 主

卷 一

三

京 師 當 日 之 富 庶

林 父 之 毒

張嘉賓王峻張說蕭嵩杜暹皆以節度入知政事林甫欲杜其源以久已權乃言夷狄未滅由交吏憚矢石不身先請專用蕃將因以安思順代已領使而擢哥舒翰高仙芝安祿山等為大將林甫利其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從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舊書崔羣傳告憲宗曰世言安祿山反為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中原遂多故除授非至尊或出倖臣輩或由帝戚恩治亂已分矣

**中原困屠解** 宋曰視民如牛 奴隸厭肥豚 何曰皇子棄不乳 漢書宣帝遭巫蠱事繫郡邸獄郡吉使女徒趙徵卿胡組乳養按句意必貴妃專寵時有害皇子如漢趙后之所為者史未詳載也朱氏引林甫讒殺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則與棄不乳不符

**椒房抱恙渾** 祿山令內人以綵輿昇之歡呼動地云貴妃與祿兒作三日洗兒帝就觀大悅因賜洗兒金銀錢物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為祿兒不禁出入舊書傳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朱曰非羌渾種也趁韻何曰是借用若用吐渾乃是趁韻

**重賜竭中國強兵臨北邊控弦二十萬** 漢書匈奴傳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安祿山事蹟祿山引蓄奚步騎二萬長臂皆如猿 史記李廣為人 皇都三千里 舊書志范陽在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二十里 來往

**同如** 一作 彫 彫雕鵬 鳶 五里一換馬十里一開筵 安祿山事蹟晚年益肥腹間築臺換馬謂之大夫換馬臺不然馬輒死飛蓋 指顧動白日煖熱迴蒼昊 陰野車騎雲屯所止之處皆賜御膳水陸畢備

得山之逆

爾雅春為蒼天秋為旻天程曰謂祿山所煖熱可變涼煖轉而成九莊子所謂蜺蜺之智在於轉丸者也 **大朝會萬方天子正臨軒** 漢書史丹傳天子自臨軒檻 **綵旂轉**

**初旭玉座當祥烟金障既特設珠簾亦高褰** 祿山驕蹇無狀也非用朱桓孫權鬚謝安持桓伊鬚事左傳彼皆偃蹇注曰偃蹇驕傲公羊傳為其驕蹇 **坐在御榻前** 舊新書傳帝御坐東為設一大金雞障前置一榻詔祿山坐之卷去其簾 **忤** 一作 **者死跟履**

太子諫曰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與相忤欲厭之 **忤** 一作 **者死跟履** 諸本皆作艱屨或義作跟宋曰艱屨未詳或云釋名艱根也如物根也艱屨言脚根下之屨徐曰跟字是艱言死於踐踏也按自當作跟釋名足後曰跟象木根也屨履義固同

**附之升頂顯華侈矜遞街** 舊新書傳帝為祿山起第京師窮極壯麗帝慕能過安祿山事蹟舊宅在道政坊更於親仁坊寬爽之地造焉 **豪俊相併吞** 新書傳祿山為范陽大都督兼河北三道後又得朔方節度阿不思之眾兵雄天下又請為 **因失生惠養漸見** 一作 **及**

閑廐隴右羣牧等使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 **因失生惠養漸見** 一作 **及** **徵求頻** 一作煩何 **奚寇西** 宋曰當 **北來揮霍如天翻** 是時正忘戰重兵

**多在邊列城遠長河** 左傳晉侯許賂秦 **平明插旗幡** 舊書傳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反于范陽以 **玉谷寺羊主**

諸蕃馬步十五萬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天下承

平日久人不知戰聞其兵起朝廷震驚十二月渡河

安祿山事蹟所至郡縣無兵捍禦大婦抱兒哭小婦攀車

甲仗器械朽壞兵士皆持白棒以爲藩屏

生分作死誓揮淚連秋雲廷臣例磨怯

諸將一作如羸奔

捉人送潼關

爲賊掃上陽

誠知開闢久遣此雲

雷屯

高官

轅城空雀鼠死人去豺狼喧

玄宗之世

寶盜起中國用兵至廣德間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

因令右藏庫

藏天下賦調右藏掌國寶貨凡四方所獻金玉珠貝玩好之物

藩鎮專利自殖不効貢獻右藏無所用之也

而焚之而定作左是泥

痿痺肘腋生臊臍

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

首仰給橫拱不爲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

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剽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成是四支財去矣

無敢先萬國困杼

霜雪腹歎衣裳單饋餉多過時

高估銅與鉛

內庫無金錢健兒立

銷鑄者多錢益耗帛益貴詳見史志

山東望河北爨烟猶相聯朝廷不暇

斤兩帛價益貴銷千錢爲銅六斤

銷鑄者多錢益耗帛益貴詳見史志

山東望河北爨烟猶相聯朝廷不暇

銷鑄者多錢益耗帛益貴詳見史志

給西都賦日辛苦無半年行人擢漢書王莽傳豪吏猾民幸而擢之行資漢書王莽傳豪吏猾民幸而擢之居者稅

屋椽舊書紀德宗建中三年搜括富商錢增兩稅鹽推錢又於諸道津要置吏稅商貨每貫稅二十文竹木漆漆什稅一四年又稅屋間架除陌錢新書志屋二架中間遂作梗狼籍

用戈鋌東都賦元戎竟野戈鋌雲朱泚李希烈等相繼叛亂朱泚之亂最大詳送李千牛臨

門送節制宋曰節旌以錫通天班破者以族滅存者尚遷延禮數異

君父羈縻如羌零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子之牧夷狄也羈縻勿絕而已漢書趙充國傳先零首為畔逆零音憐先零西羌名樓舊書鄭餘慶傳

至德以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節就第宣賜又新書藩鎮傳先遣使弔祭次冊贈

率遣中使奉命謂之官告使錫以通天班者杜牧戰論所謂王侯通直求輸赤誠

爵越錄受之也元和時平定諸鎮而河朔訖不能復幸得羈縻而已

直字作所望大體全魏魏政事堂新書志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

於中書自張說又改號中書門下列五房宰相厭八珍周禮膳夫珍用八物食敢

問下執事國語吳語敢私今誰掌其權瘡疽幾十載不敢抉作扶其

根國賦賦更重人稀役彌繁通鑑每歲賦稅倚辦止浙江東西宣歙淮南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二天下

兵仰給縣官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近年牛醫兒後漢書黃憲父為牛醫戴

良見憲罔然若失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城社更攀同緣一作非盲目把

耶徐曰此是借用何曰此下一層京師重困城社更攀同緣一作非盲目把

大旆左傳城濮之役處此京西藩晉書王濬傳杜預與之樂禍忘怨敵樹

黨多狂狷生為人所憐死非人所憐漢成帝時童謠桂蠹花不實黃雀快

刀斷其頭列若猪牛一作非懸舊書鄭注傳注始以藥術遊長安兩目不能遠

里舊書志鳳翔在京兵馬如黃巾後漢書靈帝紀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夜

半軍牒來屯兵萬五千鄉里駭供億左傳鄭伯曰寡人惟是老少相扳

牽兒孫生未孩棄之無慘顏不復議所適一作死山間新書

傳初未獲注涇原鄜坊節度王茂元蕭宏皆勒兵備非常通鑑令隣道按兵觀變以左

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節度鳳翔數句指此事也言官軍渾如盜賊益可見重有感之專

玉谷寺羊生

大和鄭注之亂

時事之不理用人之  
不當以足首臣意

自發議論

老杜鳳凰臺詩安得  
萬丈赤為屋上頭又  
我龍初心五欲分財  
愁心以當竹管如  
無亦亦血以當體

王象生言言

為劉從諫矣爾來又三歲甘澤不及春盜賊亭午起廣雅日在亭午問誰多

窮民徐曰問誰為盜節使殺亭吏後漢書百官志亭有亭長以禁盜賊本注口

長捕之恐無因言民窮為盜節使不務求其源而徒殺亭吏則咫尺不相

見旱久多黃塵見哭虞官健腰佩弓一作刀新書代宗紀州自言為官巡

常恐值荒迴此輩還射人捕盜之官健值荒迴地即自為盜愧客問本末

願客無因循郿塢抵陳倉後漢書董卓傳築塢于郿此地忌黃昏極

危恐稔歸到行次我聽此言罷寬憤如相焚詩憂心如焚昔聞舉一會羣盜為之奔

左傳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又聞理與亂繫一作人不繫天我

願為此事君前剖心肝叩額一作出鮮血滂沱污紫宸班固終南山賦紫宸殿

紫宸唐會要高宗龍朔三年四月移仗就蓬萊宮新作含元殿始御紫宸殿聽政百寮

奉賀新宮成也按蓬萊宮本大明宮咸亨元年仍改名大明紫宸殿在大明宮自後為

常御之殿九重黯已隔楚辭九辨君涕泗空沾脣使典作尚書漢書蘇武傳

之差人充使典舊書李林甫傳朔方節度牛仙客在鎮有政能加實封兼為尚書九齡

曰仙客本河湟一使典耳目不識文字大任之恐非宜舊書紀開元二十三年牛仙客

為兵部尚書知中書門下省斯養為將軍戰國策士大夫之所匿斯養士之所

事稜唐人呼吏胥為使典斯養為將軍戰國策士大夫之所匿斯養士之所

為趙王間出為燕所得張耳陳餘患之有斯養卒說燕乃歸趙王零齋隨筆今人呼蒼

頭為將軍本彭寵為奴所縛呼其奴為將軍事野客叢書陳勝傳已言將軍呂臣為蒼

頭軍矣唐岑參歌曰紫紱金章左右趨問著即是蒼頭奴李商隱詩斯養為將軍則知

其事甚多按漢書鮑宣傳蒼頭廬兒注家云漢名奴為蒼頭若陳勝傳項籍本紀之蒼

頭軍謂着青帽之軍戰國策已有之不宜概引此二句虛說公言尚書慎勿道

奉行故事乃使典所優為將軍無驚策與斯養何以異言不必泥實事慎勿道

此言此言未忍聞將相皆非其人慎勿再為此言裴真不忍聞也正見訴之不盡

何由弭右輔且然况議河二十三韻中原字重老子如嬰

北哉故終之不忍聞也見似誤無可校改兒之未孩

翻震亨曰天寶事何可復道未及近事乃生色耳曰不事雕飾是樂府舊法浩

曰朴拙盤鬱擬之杜公北征面貌不同波瀾莫二自古有叛臣必言權奸而牧令

失人民生日蹙元氣日削尤為致亂之本前半所敘可為龜鑑嫌習聞胡評未允

也。真文元寒山先六韻通用此常例也邊字三見民字奔字二見木庵濕園頗病

彭城當作公薨後贈杜二十七勝李十七潘二君並與愚同

古詩不思重韻顧亭林論之詳矣

出故尚書安平公門下

舊書令狐楚傳開成元年山南西道節度使

先世封彭城男稱彭城公亦可然太和九年楚已進封彭陽郡公故當作陽  
新書傳杜勝宰相黃裳子寶歷初擢進士第大中朝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  
出為天平節度使授舊書紀大中十一年以中書舍人李藩權知禮部貢院  
十二年李藩為尚書戶部侍郎而李漢傳漢弟潘大中初為禮部侍郎即此  
人也御覽引唐書大中十二年李漢傳漢弟潘大中初為禮部侍郎即此  
三人亦作潘蓋漢潘光潘皆於水取義潘則非其義矣故定作潘

梁山沈水約從公

沈舊刻作竟而他書引此句則作沈沈濟也見兩地差池  
禹貢音竟漢書天文志角亢辰涇州與充通用

一作參

一旦空

謝野庾村作樓相弔後營聖樓館林竹甚盛每

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校謝安有與幼度圍棋賭聖事此則自用謝安之聖庾亮傳亮  
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  
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自今岐路更各非西東謝眺辭隨王賡  
與浩等談詠竟坐舊皆作村未詳

鳥呢

撰彭陽公誌文畢有感

延陵留表墓

史記吳太伯世家季札封於延陵震字記季子墓在今晉陵縣北七  
十里申浦西集古錄孔子題季札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據

張從紳記云舊石埋滅唐開元中命殷仲容模榻其書以傳至峴首送沉碑歸魂  
大歷中蕭定重刊於石稷廣川書跋金石錄集古錄皆疑其偽

賦映峴首之沉敢伐不加點後漢書謝安傳黃祖子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  
碑詳南山北歸射舉厄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  
文無加點猶當無愧辭後漢書郭泰卒刻石立碑蔡邕為文謂盧植曰百生終  
辭采甚麗其猶未悔待得生金後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

莫報九死諒難追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待得生金後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  
取盡復生此江東之瑞廣信碑文刺史賈逵川原亦幾移也其文已逸惜哉

漫成三首

不妨何范盡詩家南史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  
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范雲字彥龍善屬文下筆輒成時

未解當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鮑照詩朔風吹朔將來擬  
宿構朱曰何遜集范廣州宅聯句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

並洛陽花花似雪雲嘗遷廣州刺史被亦見范集聯句共八句此上四句范雲作也  
下四句何遜作而選本有只

取上四句作范雲別詩者

沈約憐何遜梁書沈約字休文約嘗謂遜曰吾延年毀謝莊南史謝莊字希  
逸七歲能屬文

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延年毀謝莊南史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

石谷寺羊主

卷一



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顏延之字清新俱有得名譽底相傷

霧夕詠芙蓉何郎得意初何遜集看伏郎新婚詩霧夕蓮出水霞此時誰

最賞沈范兩尙書梁書沈約領中書令遷尙書令范雲領太子中庶子遷尙書右僕射杜詩沈范早知何水部

浩曰此開成三年初婚王氏而應鴻博時作也末首上二句借謂初婚下二句謂周李兩學士舉之也詳文集次章首句指愛我者次句指忌我者而言皆屬文人何為爭名相忌蓋時在不中選之前雖已遭忌尙未大甚故語猶婉約三首皆以何遜自比首言范不如何三言沈范同賞蓋所重不在范不妨錯言之

無題

照梁初有情出水舊知名見上章又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如白日裙袂芙蓉小見前釵茸翡翠輕宋玉賦主人之女以錦長書鄭重蘇若蘭織錦

事詳後即日詩下又王勃七夕賦上元錦書傳寶字用上元夫人出紫錦之囊開綠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經等四部授茅固茅盈事見太平廣記所引漢武內傳此則謂閨人書札耳漢書注眉細恨分明用愁眉細而曲折之莫近彈碁局中心最不

鄭重猶頻煩也

平後漢書梁冀傳注藝經曰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相彈也其局以石為之御覽引藝經先列碁相當下呼上擊之魏文帝彈碁賦局則豐腹高隆庫根四頰又文石為局隆中夷外按西京雜記謂彈碁劉向所造而彈碁經序武帝時東方朔進此藝宮禁習之傳落人間後又中絕建安中宮人以金釵玉梳戲於粧奩之上及魏文受禪宮人更習彈碁焉世說曰

彈碁始魏宮內用裝奩戲詩意正用此也浩曰此寄內詩蓋初婚後應鴻博不中選閨中人為之不平有書寄慰也絕非他篇之比

安定城樓

舊書志關內道涇州安定郡涇原節度使治所管涇原渭武四州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一作盡汀洲三秦記涇水出開頭山至高陵縣入渭漢書郊祀志湫淵祠朝

那注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太平廣記涇州東有美女湫廣袤數里莫測其深淺按若作上謂高樓出綠楊枝上而覽盡汀洲似亦通賈生

年少虛垂涕一作淚更起賈生名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徙居長安

可為流涕者一可王粲春來更遠遊後之荆州依劉表交選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陸圍玉曰

荆州記曰當陽縣城樓也

欲歸而優悠白髮但必俟迴旋天地功成而却入扁舟稜言扁舟江湖必須待旋乾轉坤功成白髮之時時方年少正宜為世用而預期及此者見志願之深遠也解固如斯要在味其神韻何曰此二句亦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鷓鴣雛竟未休莊子

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鷓鴣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鴣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梁國而嚇我耶稜似兼用樂府升天行鳳臺無還駕蕭管有遺聲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之意以喻婚於王氏之情事浩曰應鴻博不中選而至溼原時作也玩三四顯然矣其應鴻博不中已因往依茂元之故詳年譜下半言我志願深遠豈戀此區區者而俗情相猜忌哉

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

蕭關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武帝元封四年行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按此皆本題之回中也若後漢書右扶風沂有回城名回中注曰來歙開道處非武帝時所通也回中也顏師古明辨之後人尚有雜引者

下苑他年未可追

下苑即曲西州今日忽相期西州謂安定郡後漢書皇甫規安定朝那人及黨事

大起自以西州水亭暮雨寒猶在羅薦春香暖不知漢武內傳帝以紫羅薦傑恥不得與人惆悵臥遙帷江淹詩沈瑟臥遙帷

舞蝶殷勤收落紫一作人惆悵臥遙帷章江淹詩沈瑟臥遙帷

臺街裏芳菲伴

漢書張敞為京兆尹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按章臺本秦時臺也楚懷王入秦朝章臺見史記後名章臺街唐人有章臺柳詩

且問宮腰損幾枝

牡丹既敗則柳枝亦損喻在京同袍之亦失意者正應下苑

浪笑榴花不及春

舊書文苑傳孔紹安隋時為監察御史詔監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祖受禪紹安自洛陽開行來奔拜內史舍人時夏侯端亦嘗為御史監高祖軍先歸朝授秘書監紹安因

侍宴應詔詠石榴詩曰祇為時來晚開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盤迸

淚傷心數

左思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縮淵客慷慨而泣珠注錦瑟驚絃破夢

頻見送從

穆天子傳是謂重陰潘岳懷舊賦一年生意屬

流塵

晉書殷仲文傳此樹婆娑無復生意劉鑠擬古詩堂上流塵生前溪舞罷君迴顧

晉書樂志前溪歌者車書沈慶之傳高祖克晉中騎將軍舊新書志作沈瑛子兢大唐傳前溪村南朝習樂之所今尚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伎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寰宇記水自銅峴

山曰前溪在武康縣西一百步古永安縣前之溪也晉沈充家於此溪併覺今朝粉態新胡震亨曰古前溪曲黃

花落隨流去何見逐流還還亦不復鮮此翻案用之按非翻用也花為兩敗原非應落之時迨至落盡之後迴念今朝併覺雨中粉態尚為新艷矣此進一層法

浩曰借牡丹寫照也玩其製題則知以涇原之故而為人所斥矣或是艷情之作未可定

東南

東南一望日中鳥史記龜策傳孔子曰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張衡靈憲日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欲逐

羲和去得無且向秦樓棠樹下棠樹用詩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與秦樓意自通程曰當作桑非也每朝先

覓照羅敷樂府陌上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又曰羅敷自有夫

浩曰歎不得近君而且樂室家之樂也在涇州而望京師故曰東南

和韓錄事送宮人入道文集有為濮陽公奏韓琮充判官狀舊書志都督都護府上州錄事從九品上階琮為詩人

與義山並稱詳代柳璧啓舊紀書開成三年六月出宮人四百八十送兩街寺觀安置此固特紀其多者然琮已在涇原幕而三年義山正在京則必是時作矣中晚唐頗多此題琮字成封

大中時官至湖南觀察使見藝文志

星使追還不自出爾雅奔星為約約注曰流星晉書天文志流星天使也徐曰李入衛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太白歸位玉清謫於北斗下掌春

雙童捧上綠瓊軒太上飛行九神玉經凡行玉清上清太清之道皆給玉童玉女乘瓊輪丹輿之屬太上飛行羽書南岳真人西城王君龜山王

句用此事稷謂既謫在人間又追還上界真無如何也唐宋史志作元他書或作元非

母方諸青童君並乘綠景之輿道書中碧霞玉輿綠雲之輦紫霞瓊輪皆屢見九枝燈下朝金殿漢武帝故事西王母

漢武內傳作九枝一作九光三素雲中侍玉樓黃庭經紫州上下三素雲注曰

元妙氣入道祕意立春日清朝北望有紫綠白雲為三元君三素飛雲也稷四時之立

與分至共八日皆有仙真乘三素雲但雲色不同仙真亦異耳八道者赤道黃道之類

鳳女顛狂成久別用弄月娥孀獨好同遊當時若愛韓公子埋骨

成灰恨未休更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稷借古人以點姓詩家泛例不必更有

詩言倘有治情則從此終身埋恨戲錄事兼醒原唱

奉和太原公送前楊秀才戴兼招楊正字戎王茂元封濮陽郡侯

公舊書志舉試之制其科有六一曰秀才試方略策五條取人稍峻貞觀後

遂絕唐撫言舉人通稱謂之秀才舊書志東宮官屬司經局正字二人正九

品下階掌典校四庫書籍唐六典掌校讎典籍刊正文字校宰相世系表敬

之子戴江西觀察使戎表中缺書敬之傳云文宗以宰相鄭覃兼國子祭酒

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號楊家三喜唐撫言

云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似長子名戎而詩意以士龍比戎則戎

為戴弟未可詳考鄭覃兼祭酒表載於開成元年然則戎戴登科亦在開

成初戴稱前秀才者如唐撫言得第謂之前進士之例也選舉有三史科

潼關地接古宏農

後漢書志宏農郡湖縣有闕鄉華陰縣注曰桃林縣西長城是也音地道記曰潼關是也水經河水又南至華陰潼關潘岳西征賦發闕鄉而警策憩黃卷以濟潼廣韻闕俗作闕國史補楊氏自震號關西孔子葬於潼關亭至今七百餘年子孫猶在闕鄉故宅天下一家而已萬里高

飛雁與鴻桂樹一枝當白日

朱曰送戴芸香三代繼清風招我魚豢典略故藏書臺稱芸香後漢崔駰三世繼為著作即祕書之職見事文類聚但史傳止云沈倫典籍世有美才而已侯再考仙舟尚惜乖雙美

綵服何由得盡同

困學紀聞陳思王靈芝篇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萊子不知伯瑜稷韓伯瑜之孝見說苑老萊子詳三卷崔處士詩仙舟唐人每以言誰憚士龍多笑疾美髯終類晉司空

空

晉書陸雲傳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髮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張華傳華封廣武侯進中書監拜司空陸機兄弟

戲贈張書記

疑即祭文之張五審禮亦王茂元婿也五詳祭張氏女文此蓋張與其婦相離故戲贈之張於開成五年挈婦至京與篇中關河遠道等字不合頗似張自岐下至涇原相晤所作故酌編此

別館君孤枕空庭我閉關

池光不受月野暮一作氣欲沉山星漢秋

方會關河夢幾還

危絃傷遠道明鏡惜紅顏古木含風久  
與搖落詩第五句曰

平蕪盡日閑心知兩愁絕

不斷若尋循  
一作環  
周書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傅休奕怨歌行

贈送前劉五經映三十四韻

新書選舉志科目之中有明經明經之別又有五經三經二經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小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中小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兼通孝

兼通孝

建國宜師古

書事不師古以克興邦屬上庠  
禮記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從來以儒

戲

禮記哀公曰終沒吾世弗敢以儒為戲  
安得振朝綱叔世何多難  
左傳叔向論鑄刑書曰三

阮遠可傷

史記始皇本紀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又曰始皇曰諸生或為詬言以亂黔首

使御史案問乃自除犯禁者漢書惠帝四年除挾書律張晏曰秦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挾書秦二世

有此律非漢書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專指胡亥壞宅漢諸王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

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悉得其書草草臨盟誓區區務富強微茫

金馬警史記東方朔傳金馬門者臣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漢書東

銅馬法獻之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史名曰金馬門狼籍鬪雞場鬪雞習見事此當有切學校者侯考如漢

節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西京雜記管共王好鬪雞尚非所用盡欲心無城史記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

面正牆驚疑豹文鼠爾雅豹文鼯鼠注曰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

臺得鼠身如豹文熒有光澤惟寶彼以見爾雅對諸侯貪竊虎皮羊陰符經羊

子弟從彼受爾雅按說文作態從鼠冬聲何曰言學南渡宜終否易物不可以終否西

柔揚子辛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一作狼何曰言無實田曰皆言以偽亂真

遷葉小康西都賦輟而勿康實用西遷詩迄可小康宋曰謂陳後主歸隋北史儒林

多中州儒術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帝暮年不悅儒術至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策非方正士漢書文帝紀詔舉賢良

親策貢絕孝廉郎漢時詔令二千石舉孝廉詳漢海鳥悲鐘鼓莊子海鳥止

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三日而死即國語爰居狙公畏服裳莊子狙狙而衣以周公

去而後憐何日海鳥狙公駭於所不聞見也成風深畏禮法拘苦益清談之流毒下數聯皆此意多岐空擾擾列子楊子之

子曰亡一羊何追者之眾曰多岐路既反曰亡之矣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也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幽室竟偃偃禮記

而無禮譬猶警之無相偃偃乎其何甫諸何由羞五霸漢書董仲舒傳仲尼之直自些一作王此說文

也曹子建與楊德祖書田巴毀五帝罪三王韻復直此三皇義固可通如莊子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別派

驅楊墨他鑣並老莊莊子儒以詩禮發家詩固有之生不布施法制困探囊莊子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

無傷口中珠按莊法制困探囊莊子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

而趨謂不子或刊作發家誤周禮仍存魯左傳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隋師果禪唐鼎

能禁其弊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新麾一舉晝石秉白旄以麾又革故法三章易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史記高祖

日一戎衣天下大定本紀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約法

三谷三寺羊主

卷一

三章耳餘悉除去秦錢曰下二聯星宿森文雅言人才之盛風雷起退藏縲囚為學切

漢書夏侯勝黃霸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積三歲乃掌故一作

受經惟史記鼂錯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詔太常遣錯受尚

蓋故實固實夫子時之彥先生蹟未荒鄭氏曲禮注先生老人教學者此言

而褐衣終不召漢書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後漢白首興難忘

漢書藝文志幼童而守一藝白首感激誅非聖孝經五刑之屬非聖人者

而後能言按皓首窮經事習見感激誅一作非聖無法漢書揚雄傳非聖哲

之書不好也後漢書棲遲到異糧禮記五十異糧玩此二聯片辭褒有德一

周變不讀非聖之書棲遲到異糧劉雖登明經似未得仕漢書志燕地尾

字貶無良范甯穀梁傳集解序一字之褒寵踰燕地尊鄒行箕分也史記

孟子傳騶衍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西河重卜商史記仲尼弟子傳子夏居

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西河重卜商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魏

世家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式閭真道在擁彗信謙光自注外舅太原公亦

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賦也式閭真道在擁彗信謙光受經於公也按新書

李栖筠傳拜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冲吳何員等獲預青衿

超拜學官為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此云太原公受經亦其類耳

列詩書青叨來絳帳旁見過故崔雖從各言志還要大為防禮記大為之

勿謂孤寒棄深憂計直妨叔孫讓易得盜跖暴難當正義曰跖者黃

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謂之盜跖向曰望劉之雁下秦

裁其計直扶而進之也抑劉亦計直故不合而去乃託之自訟以規之乎

雲黑蟬休隴葉黃點時地見莫渝一作巾履一作念爾雅渝變也巾履取

義容許後升堂田曰夫禮記疏坊字或上或或阜旁古字通用

季文貞裕齋語錄續集敘經學興廢意極剴至語尤清警田曰委蛇斷續文統離合興衰無不備載

四皓廟高十傳四皓者自河內軹人也秦始皇時見秦政虐共入

羽翼殊勳棄若遺史記留侯世家高帝欲廢太子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上有

一助也於是使人奉太子書迎此四人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

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

大驚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

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招此四人之力也晉書閣縉上書

曰漢高欲廢太子四皓為師子皇天有運我無時廟前便接山門路不長

房為傳竟復成就詩棄子如遺

皇天有運我無時廟前便接山門路不長

青松長紫芝

高士傳四皓作紫芝之歌紫芝隱居之物青松棟樑之器故云舊書文宗子傳長子永母曰王德妃太和四年封晉王六年以庾敬休兼

魯王傅鄭肅兼王府長史李踐方兼王府司馬其年十月冊為王太子以王起陳夷行為侍讀開成三年上以太子不循法度不可教導將議廢黜宰臣及眾官論諫意稍解官屬及宦官宮人等數十人連坐死竄其年十月暴薨勅王起撰哀冊諡莊恪王德妃晚年寵衰賢妃楊氏懼太子他日不利於己日加誣譖太子終不能自明也既薨上意追悔

浩曰此為輔導莊恪太子者歎也王德妃已為楊賢妃諧死太子危疑之際竟無人能建羽翼之勳者哀冊中云憂兢損壽蓋文宗已即悔之有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之痛詩借古致慨甚為警切余初以敬宗為皇太子文宗得迎立皆由於裴晉公乃以此章為午橋綠野高歌放言借慨舍近而求遠是為誤矣

宮中曲

雲母濾

呂據宮月母窗如濾漉然夜夜白於水賺得羊車來晉書

香濃

爾雅茹蕙茅蒐注曰今之精也可以染絳荷即茜晉書后妃正朝纏左臂

水精

不覺冷自刻鴛鴦翅蠶縷茜

低扇

遮黃子

巴戔兩三幅滿寫承恩字欲得識青天

東觀漢記和熹鄧皇后夢捫天體湯蕩正青滑如糖餠有若鐘乳狀

昨夜蒼龍是

史記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

乃仰嗽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及天祇之皆聖王之夢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

無題二首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

一作西畔桂堂東

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犀翠羽之珍如

隔座送鉤

一作春酒暖

分

上曹或屬下曹名為飛鳥以齊二曹按古皆作藏瓶後多作藏鉤字異而事同也

分

隔座送鉤者送之使藏今人酒令尚有遺意道源泥下三字而以爲酒鉤非也

三

宋玉招魂竟蔽象基有六簿些分曹並進道嗟余聽鼓應一作

因官去走馬蘭臺類轉一作蓬舊書職官志祕書省龍朔初改為祕書省御史臺魏

晉宋名為蘭臺梁陳北朝咸曰御史臺唐因之此云走馬蘭臺必為祕書省御史臺漢制

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故後代置府寺必以祕書省及御史臺為鄰是

以互稱耳舊解謂義山此時得侍御史誤甚淮南子見飛蓬按蘭廣韻取也玉篇手

轉而知為車以類取之魏武帝詩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颺揚取也不可實代鈎字

浩曰次聯言身不接而心能通五六正想像得之與下章偷看相應非義山身在其中也意味乃佳

聞道閨門夢綠華真語夢綠華者自云是南山人不知是何山也女子年可二十

自此往來一月輒六過來與權尸解藥被夢綠華曰我本姓楊又云是九疑山中得道

女羅郁也而南史羊欣泰山南城人祖權晉黃門郎皆不可言閨門此只取與下吳王

苑相昔年相望抵天涯豈知一夜秦樓客偷看吳王苑內花

西施趙臣瑗山滿樓唐詩七律箋注曰此義山在王茂元家竊窺其閨人而為之或云在

令狐相公家者非也觀次首絕句固自寫供招矣又何疑焉浩曰自來解無題諸

詩者或謂其皆屬寓言或謂其盡賦本事各有偏見互持莫決余細讀全集乃知實

有寄託者多直作艷情者少夾雜不分令人迷亂耳此二篇定屬艷情因窺見後房

姬妾而作得毋其中有吳人耶趙箋大意良是他人苦將上首穿鑿不知下首明道

破矣鼓吹合諸無題詩而計數編之全失本來意味可大嘆也父曰秦樓客自謂

婿於王氏也但義山兩為秘書房中官一在開成四年是年即出尉宏農一在會昌

二年而王茂元於武宗即位初由涇原入朝會昌元年出鎮陳許則蹤跡皆不細合

矣或茂元在鎮更有家在京或係王氏之親戚而義山佔停於此頗可與街西池館及可歎等篇參悟亦大傷輕薄矣

鏡檻本集朱本皆作鏡所見才調集二本一作鏡注曰或作錦一直作錦程曰

謝眺詩鏡臺詩玲瓏類丹檻此鏡檻當是鏡臺徐曰錦檻錦棚也開元遺

事長安富家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結錦為涼棚設坐具召名姝

間坐遞請為避暑會杜子美陪諸貴公子丈入溝攜妓納涼詩即此會也玩

全篇語義與此頗合按謝眺詩初學記於鏡臺采之程說近是故且從舊本徐說於全篇亦似但不必過泥林亭

鏡檻芙蓉八香臺翡翠過拾遺記石虎春雜寶異香為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

喻名撥絃驚火鳳春秋演孔圖鳳火精也通典貞觀末有裴神符少解琵琶交扇

拂天鸞世說鄒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拾遺記周昭王

名天鸞大鸞也此隱忍陽城笑登徒子好色賦嫣然喧傳郢市歌宋玉對楚

言羽扇字習見仙眉瓊作葉眉以葉言如梁元帝詩柳葉牛眉上御佛髻鈿

歌於郢中者餘詳後移白菊覽引上原經曰眉竺仙住南岳餘未考



**為螺**南史扶南國傳佛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五里無因霧

後漢書張楷字公超居宏農山中學者隨之成市後華陰山南遂三秋只見河

也無端有霧凝望月中供藥剩見重有戲又漢樂府重進行白兔長海上得

惟河未得諦視也玉集胡沙割之沙被震宇記河南道潁陽縣入風溪水南流合三交

水此岸有沙細潤可以澡灌隋代常進後宮犀留聖水磨水經注聖水出上谷郡

冰池在長安西舊圖云西有泥池亦名聖女泉蓋冰泐聲相近傳說之誤也按冰池之

為聖女泉宋敏求長安志亦云聖水泉出咸陽縣西昆明池北平地上也其餘聖水事

甚多細玩以上四句供藥剩者借言飲食已畢得稍多者取更衣之義綃至輕明正切

夏衣玉謂玉顏胡沙喻拭面之物犀謂犀齒聖水磨喻漱齒之能其遣詞致為詭僻

**斜門穿戲蝶**小閣鎖飛蛾別室騎檐切侵鞞卷鞞蔽膝也又曰鞞

按鞞本衣名騎檐則被車帷約憶鉏釋名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以隱

於馬者暫休故卷之為憶南史鮑泉傳常乘高憶車說文鉏叱園也五禾切廣韻

詞也去角也二句謂休其車騎此十字以故犯聲病為戲傳書兩行雁

雁書取酒一封馬謂遣使更延他人取酒以備宴飲橋迴涼風壓溝橫

**夕照和待鳥燕太子**見後代元城吳全徐曰待鳥謂鳥

之義按此義山自寫遙望之情下遂接入想像想像鋪芳縹賦選雪賦援綺衾兮坐芳縹

解醉羅想其酒闌夜宿散時簾隔露鮑照詩珠幕動如波紋

輕帷翠幕梯穩從攀桂淮南子月中有桂樹虞喜安天論俗傳月中有仙人桂

波洞旋也弓調任射莎北史豆盧寧傳嘗與梁仙定拜射乃相去百步縣莎草以射之七發

戍不返其妻思之而卒家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謂之相思木今秦趙間有相

思草狀若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孀草人呼為孀婦莎益相

思之流也按月娥亦言孀獨二句定指女冠用意頗幻否則語不倫矣今本述異

記孀草誤作霜草孀婦莎誤作察莎幾無從考索耳前云仙眉佛髻亦以女冠也

**能拋斷夢聽鼓事朝**皇城開第一蓂蓂鼓聲絕宮城及左右延明乾化門開

第二蓂蓂鼓聲絕宮殿門開則百官集矣雍洛靈異小錄馬周請置街鼓時人

呼為蓂蓂鼓按詳馬周傳隋書志馬珂三品以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

馮鈍吟曰此首頗直用事有未詳處浩曰細為剖晰姿態全呈畫則羨其嬉遊晚

其後雖頓在京無此歡欣矣

**曲池** 按即曲江也漢書宣帝紀注立廟於曲池之北後人謂在曲江之北也又

名曲水唐書及詩文中曲池曲水習見如本集曲水閑話是也長安志街東第四街之南面以近曲江園故名

**月下繁香不自持** 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日 **月中流艷與**

**誰期迎憂急鼓疎鐘斷分隔休燈滅燭時** 使記滑稽淳于髡傳日暮酒闌

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 **張蓋欲判江灩灩** 判同拚言登舟張蓋而歸

朱氏乃引搜神記趙炳臨水求渡船人不許乃張帷蓋坐其中 **迴頭更望柳絲絲**

長嘯呼風亂流而濟之事非所用也 **從來此地黃昏散未信河梁是別離** 季陵別蘇武詩攜手

浩曰此宴飲既罷有所不能忘情之作與上章略同非義山將行役也

**有感**

**中路因循我所長古來才命兩相妨勸君莫強安蛇足一醜芳膠**

**不得嘗** 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地

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

浩曰此調尉宏農作也義山雖赴涇原未叨薦剡仍俟拔萃釋褐則此行為畫蛇足矣徒以是為令狐輩所怒鴻博不中選校書不久居則終亡其酒矣祕省乃清資故

曰芳膠詩言中路少需何遠非我所長而乃誤落岐途者才命相妨有不自知其然者也低摧吞吐字與淚俱吳氏發微已窺及此徐氏駁之曰義山伉儷情深何得以

此橫加不知琴瑟之情功名之感兩不相礙玩祭外舅文亦微見不能精力之意文人一端不檢為累終身良可歎也

**次陝州先寄源從事** 舊書志陝州陝郡本宏農郡屬河南道陝虢觀察使治所

**離思羈愁日欲晡東周西雍此分途** 公羊傳自陝而東周公之自陝而西召公之

陝縣有陝陌注曰 **迴鑾佛寺高多少** 舊書紀代宗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畿

後建以 **望盡黃河一曲無** 爾雅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直一

浩曰佛寺高居比源黃河一曲自喻屈就縣尉毫不着迹但覺雄渾

**荆山** 元和郡縣志虢州湖城縣荆山在縣南即黃帝鑄鼎之處新書志覆釜山一名荆山宋曰明一統志收此詩於富平荆山非是按荆山有三一在漢

左馮翊懷德縣南禹貢北條之荆大禹鑄鼎處也一在荆豫界南條之荆下

**三谷三寺羊主**

志湖城縣之覆釜也韓昌黎詩  
荆山已去華山來即此山也

壓河連華勢孱顏司馬相如大人賦放鳥沒雲歸一望間楊僕移關三

百里漢書武帝紀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宏農縣應劭曰時樓船將

廣潤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宏農三百里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

承經注楊僕以家僮七百人築塞徒關浩曰借慨已之由京調外也不直言可能全是為荆山

恥居關外而故迂其詞使人尋味

任宏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一作京元和郡縣志宏農縣望魏州郭

觀察使孫簡將罷去餘詳年譜舊書文苑孫遜傳遜曾孫簡範並舉進士會

昌後兄弟繼居顯秩歷諸道觀察使簡兵部尚書必此孫簡傳未詳核耳

黃昏封印點刑徒愧負荆山入座隅却羨卞和雙剛足韓非子楚人

于楚山獻厲王王使人相之曰石也別和石足及武王即位又獻之復相曰石也別左

足及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使玉人治之得寶

玉焉名曰和氏之璧按三世楚王他本不同此從太平御覽所引韓子也荆山借用玉

受誣比民受冤又蔡邕琴操云荆王剖之果有玉乃封和為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

作退怨之歌亦可韻語陽秋英俊陸沉強顏低意趨跣諾虎

與將罷去為喻一生無復沒階趨扼腕不平之氣有甚於傷足者非粗知直

已不能賞此語之工也

曲江史記司馬相如哀二世賦臨曲江之澧州索隱曰澧即碕字謂曲岸頭也

在杜陵西北五里舊書鄭注傳言秦中有災宜興工役以禳之文宗嘗吟

言即命左右神策軍差人淘曲江四面有樓臺行宮解署心竊慕之既得注

立亭館以時追賞時兩軍造紫雲樓彩霞亭內出樓額以賜之康駢劇談錄

曲江開元中疏鑿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

環周烟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上巳之節賜宴臣僚京兆府大陳筵席

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每歲傾動皇州以為盛觀雜錄唐曲江本秦澧州至

漢為樂遊苑隋營京城以其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鑿為池

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故隋世遂從城外包之入城為芙蓉池

且為芙蓉園

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晉書樂志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

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此聲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軻之家有

舊書樂志子夜歌聲過哀苦

金輿不返傾城色漢書李夫人傳兄延年侍上起

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

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玉殿猶分下苑波死憶華亭聞唳鶴晉書

孟玖謫陸機於成都王穎機被收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

老憂王室泣銅駝晉書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

收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

老憂王室泣銅駝

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

五

五

五

中耳華氏洛陽記兩銅駝在宮之南街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舊作陽今東西相對高九尺漢時所謂銅駝街

春意未多

浩曰朱氏謂前半追感明皇貴妃臨幸時事後半謂王涯等被甘露之禍非也凡詩須玩其用意用筆正陪輕重乃可引事証之今次聯正面重筆即所謂傷春五六乃陪筆耳此蓋傷文宗崩後楊賢妃賜死而作也文宗后妃舊新書竟無傳可考今據安王溶楊嗣復傳安王溶穆宗第八子也楊賢妃有寵於文宗晚稍多疾陰請以安王為嗣密為自安地帝謀於宰相李珣珣非之乃立陳王成美妃與宰相楊嗣復宗家及仇士良立武宗遂斃此事潛而殺之詩首句謂文宗次句謂賢妃三四承上五六則以甘露之變作襯而謂傷春之痛較甚於此蓋文宗受制闈奴南司塗炭已不勝天荒地變之恨孰知宮車晚出并不保深宮一愛姬哉語極沉鬱頓挫朱氏誤會故解至末聯而其詞窮矣余深味此章與下章楊賢妃之死也必棄骨水中故以王涯輩棄骨渭水為襯實可補史之闕文非臆度也四句似亦以棄骨水中故云分波

景陽井

陳書隋軍陷臺城張貴妃與後主俱入於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貴妃於青溪中橋南史後主逃於井軍人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晉王

景陽宮井剩堪悲不盡龍鸞誓死期腸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

葬西施困學紀聞聖子謂西施之沉其美也豈亦如隋之於張麗華乎一舸逐鴟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楊慎曰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吳亡後越

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浮沉也救之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安知不謂子胥乎皮日休詩不知水葬歸何處溪月彎彎欲效颦李義山景陽井詩亦叶此意按救之云一舸則必非子胥必謂隨范少伯也此章只用水葬以痛楊賢妃不必辨水葬之可信否也舊本皆與上首接編猶可悟其一時一事之作所箋確矣長安志云文宗章陵陪葬楊封妃封字既有誤詳觀史文又按畢中丞新校長安志陪葬楊賢妃沅案會要必無仍令陪葬之事此訛傳也云章陵無陪葬非愚謂會要實足相証並非臆斷

詠史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韓非子秦穆公問由余曰古之明王得國失國何以故余對曰常以儉得

之以奢何須琥珀方為枕後漢書王符傳注廣雅曰琥珀珠也生地中初如桃膠失之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爲枕出屬賓及大秦國西京雜記

趙昭儀上皇后飛燕磁豈得真一作待珍珠始是車史記田敬仲世家威王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曰若寡人國小

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運去不逢青海馬一作鳥誤隋書西域傳吐谷渾青海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

此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草馬放入力窮難拔蜀山蛇華陽國志蜀有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

山秦惠王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覽其尾掣之不得五人相助大呼扯蛇山崩壓五人及秦五女因命曰五婦山按句意本劉向災

異封事去佞幾人曾預南薰曲禮記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終古蒼梧哭翠華禮記舜崩則如拔山

于蒼梧之野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注曰以翠羽為葆也華葆也

南史宋武帝紀寧州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命碎分賜諸將

宋曰史稱文宗恭儉性成衣必三澣

可謂令主矣迨乎受制家奴自此周緜漢獻故言儉成奢敗國家常理帝之儉德豈有珀枕珠車之事今乃與亡國同恥深可歎也

義山及第於開成南薰之曲嘗聞之矣

其能已於蒼梧之哭耶全是故君之悲託於詠史耳姚曰青海馬惜駕馭者無英雄蜀山蛇恨盤結者增氣傲浩曰合采朱氏

姚氏之解已明爽矣文宗儒雅好詩

夏日與學士聯句帝獨詠柳公權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見舊書傳結聯統美其好文方得大體不

可專指義山得第之年恩賜詩題也

之

### 垂柳

娉婷小苑中婀娜曲池東

魏文帝柳賦柔條婀娜而蛇伸

朝珮皆垂地仙衣盡帶風

七賢寧占竹

晉書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王戎阮咸共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二品且饒松

白香山從龍潭寺至

封三品松五品槐

見嵩山志及宋范純仁游嵩山聯句或更有他事歟

殿先皇玉座空

南史張緒少有清望吐納風流每朝見武帝日送之劉峻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帝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

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

浩曰此借喻朝貴之為新君所斥者語意顯豁當在文宗後作或者垂柳即垂楊暗寓嗣復之姓歟

### 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話戲作

宋曰許渾集有李定言殿院銜命歸闕拜員外郎遷右史詩當即其人按

鼓吹選本作送李宣殿院歸闕而許集先有送定言南遊詩似定言名宜抑誤刊歟

海燕參差溝水流

卓文君白頭吟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蹙蹙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同君身世屬離憂

攜花下非秦贅

漢書賈誼傳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後贅皆台所賤始皇發贅婿賈人遣戍漢文帝時賈人贅婿及吏坐賊者禁錮不得為吏

對泣春天

舊皆作春天朱本一作風前

類楚囚

左傳晉侯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晉書王導傳過江

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

草暗侵穿苑路珠簾不捲枕江樓

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為簾風至則鳴如珞珞之聲

埋香骨

秦始皇本紀推終始五德之傳

地下傷春亦白頭

按初解只

律歷志秦兼天下亦頗推五勝自以為獲水德漢書地字猶老子云上善若水而唐人賦水直以上善稱之也言莫驚香骨竟棄水中即得葬地下悲苦均耳又何擇焉似與曲江一首同意然水中不可言埋白頭字亦無着且

必不可云弱與戲也若云作玉勝追悼亡妾戲其地下傷春亦有白頭之歎然意  
義大減故究難定其孰是也白頭似即用白頭吟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浩曰諸家疑李定言亦王茂元婿似也更以爲同悼亡則非蓋別有所感耳三四謂  
原非秦贅何至不得居官而相對泣耶蓋以婚於茂元致累故云然也五六正詠曲  
水境地恰緊接出埋香玩  
起聯是兩人皆將出遊也

井泥四十韻

皇都依仁里

采曰在東都白氏長慶集有宿崔十八依仁新亭詩

西北有高齋

何曰文選古詩西北有高樓篇注此篇明高才

堂西陲工人三五輩

舉仁者君之事也故假里名寓意後何說足見讀書之細

昨日主人氏治井

井發畢

易井發无咎修井也

用土益作堤

何曰以曲隨林掩映繚以池周迴

下去冥冥穴

古老文中在其中

上承雨露滋

辭別地脉史記蒙恬曰此中不能無絕地脉哉

謝泉扉昇騰不自意

意見此

伊余掉行鞅

左傳樂伯曰御下兩馬掉鞅而

行行來自西

還

一日下馬到此時

芳草萋四面多好樹且暮雲霞

晚落花滿地

狀非泥昇騰許多生態妄想義

幽鳥鳴何枝

蘿幄既已薦山樽亦可開待得孤月

上如與佳人來

門謂用騷人求女之意非也

因之感物理

惻愴平

生懷

二句一篇之主以下雜拉

茫茫此羣品

不定一作輪與蹄堯舊皆

得舜可禪

程曰應繁亂集中至頌唐之作

不以瞽瞍疑

杜牧秋娘詩後幅亦然

禹竟代舜立

半此則借題取興

其父吁咈哉

書僉曰於緜哉

合所來因不章

史記呂不韋傳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

漢祖把左契

帝曰吁咈哉

政子政立

無親常與善人王弼注曰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有德之

是為始皇

人念思其契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微司人之過也按輔嗣之說如此而本文殊近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故後人以言王者受命用之孰矣然禮記獻粟者執右契疏曰右

為尊以先書為尊故也

戰國策有摻右契而責德於秦魏之語是責人者操右契也漢

時銅虎符右雷京師

左與郡守亦右尊於左也老子本讓而不爭之意有德則天心歸

之自然司契何事早爭

召怨哉後世則以左為重舊書志符寶郎凡出納符節辨

其左右之異

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

當塗佩國璽

漢書元后傳初高祖至霸上秦王

言一布衣

更記高祖曰吾以布

衣提三尺劍取天下

當塗佩國璽子嬰降軹道奉上始皇璽高祖御

服其璽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後漢書徐璆傳注玉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魏志白馬令李雲上言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兩觀闕是也又曰文帝受禪漢獻帝遣使者送璽綴本乃黃門攜祖父騰故中常侍饜餐放橫傷化唐人父高乞丐攜養因臧買位操姦闖遺醜本無令德長戟亂中原史記樛里注曰曹瞞傳及郭頌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

居前疆弩任後漢書龜錯傳平地淺火可何妨起戎氏戎氏統言諸胡如前趙劉氏後秦姚氏之為羗皆其類也詳晉書載記不獨帝王爾臣下亦如斯伊尹

為羯前燕慕容氏之為鮮卑前秦苻氏之為氏後秦姚氏之為羗皆其類也詳晉書載記不獨帝王爾臣下亦如斯伊尹

佐興王不藉漢艾資列子伊尹生乎空桑呂氏春秋有伊氏女子採桑得嬰兒孕夢有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日出水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上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獨與志伊尹無父梭古來稱人口漢如北史斛律金傳爾所使多漢邪劭傳此漢不可親近及好漢醉漢確溪老釣叟坐為周之師尚書

大傳文王至磻溪見呂望釣拜之尚父曰望釣得魚腹中有玉璜刻曰周受命呂左檢德合於今昌來提永經渭水又東過陳倉縣西注曰渭水之石磻谿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谿中有泉謂之茲泉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几谷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其投竿踞餌兩膝遺蹟猶存屠狗

與販繒突起定傾危史記樊噲傳以屠狗為事長沙啓封土豈是出程

如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發悟已之繆幸帝問主人翁有自賣珠兒漢書東方朔傳賣太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上從主飲臨山林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自引董君伏殿下主迺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翁主人翁飲大驩樂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武昌昔男子老苦

為人妻道源曰搜神記漢哀帝時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武昌則未詳按豫章事見漢書五行志武昌或南昌之訛豫章郡首南昌縣也未定是否徐氏引武都丈夫蜀王有遺魄今在林中啼見哭蕭淮南雞舐藥翻化女子為蜀王妃亦非

向雲中飛神仙傳八公與淮南王安白曰昇天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大鈞運羣有賈鵬鳥賦大鈞播物分塊北無垠難以一理推顧願一作於冥冥內為問秉者誰我恐更

萬世此事愈云為猛虎與雙翅更以角副之韓非子故周書曰母為虎有獸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聞人鬪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

善輒殺獸 鳳凰不五色聯翼上雞棲詩雞棲于時何曰此四句方是本旨猛虎往饋之

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揚子或問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也神異經西北

我欲秉釣者

竭來與我偕

曾子歸耕操竭來歸耕歷山盤分九辯車既駕兮竭

也。浮雲不相顧

何曰浮雲蔽日之意陸賈新語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日月

之。陸之先矣。寥沈誰為梯

楚辭九辨沈寥兮天高而氣

牛。漫何時且意

但歌井中泥

胡震亨曰嘗讀元微之古諷各篇怪其講道理着魔不謂此趣士亦復爾爾朱曰易

而無味程曰劉孝威箴

小人乘權君子失位三欺於浮雲蔽天而不可梯也錢曰取義僻

豈甘井中泥上出作埃塵

詩意木此浩曰行行來自西自長安至東都也邇其遊

蹤玩其引古蓋當文宗崩

武宗立楊嗣復輩遠斥江湖李德裕由淮南入相之時語

雖難拉尚有

線索可尋

送千牛李將軍赴闕五十韻

舊書職官志千牛刀即人主防身刀也後

衛有大將軍正三品將軍從三品中郎將正四品下階備身左右正六品下

階又曰備身左右衛官以上王公以下高品子孫起家為之此李千牛當是

已為從三品之將軍故詩有紫綬及趨朝出位之語非起家為之者集有少

將詩可証千牛乃西平王之孫程氏遂以李聽之子孫官千牛將軍者實之

珍非嫡長誤矣表多闕略無可全考至招國李家余揣

其為李執方家茂元妻之族也徐氏取以証此尤誤

照席瓊枝秀

見安平

當年紫綬榮

呂氏春秋士有當年而不耕者高誘訓解當

與服志二品三品紫綬按當年正當妙年見垂柳朱氏謂指李

令誤紫綬不可引漢書相國丞相太尉至徹侯皆金印紫綬也班資古直閣一作

典梁置左右驍騎領朱衣直閣並給儀從則羽儀清

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升殿夾侍至隋置備身府勳伐舊西京在昔玉綱

秦因誰國步清

如無一戰霸

安有大橫庚

史記文帝本紀

王王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子為天下

內豎依憑切凶門責望輕

夏啓以昌注曰以荆灼龜文正橫也庚庚橫貌

子將軍受命辭而行乃爪鬚設明衣鑿凶門而出史記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

以下敘致亂之由定亂之業余悉為訂正舊書宦官傳自魚朝恩誅宦官不復典兵德

宗以親軍委自志貞志貞多納豪民賂補為軍士取其備直身無在軍者通鑑禁兵東

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

待之此聯

正指其弊中台終惡直

漢書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注曰泰階三台

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

上將更要盟

人後漢郎顛傳三公上應台階左傳惡直醜正

羊傳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按朱泚之為涇原亂兵所奉由於曾帥涇原也舊書傳及

通鑑云楊炎獨任大政專復恩讐奏請城原州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涇原節度段



秀實以為未宜與事召寇炎以其沮已徵入為司農卿以李懷光代之涇原將劉文喜不受詔上疏復求秀實不則朱泚乃以泚代懷光文喜又不受詔及文喜授首加泚兼中書令而以姚合言為涇原留使泚自涇州還鎮鳳翔朱滔以蠟書遺之欲與同反馬燧獲之送長安泚不知上驛召泚至京泚惶恐請罪上曰千里不同謀非卿之過因留長安私第賜予甚厚以安其意是則泚之鎮涇原由於楊相惡秀實之直丹陛祥言泚之居京師由於滔之約與同反切指二事以見禍生有源並非泛論

**烟滅皇闈殺**一作**氣橫喧闐眾狙怒**。狙子狙公賦芋朝三而暮四眾狙皆喜**容易**

**八鸞驚**。舊皆作八鸞殊無謂必八鸞之誤竟為改正詩八鸞瑤瑤宋書禮志漢制金中四年發涇原兵救哥舒曜十月姚合言將兵五千至京師及將發澠水犒師惟糲食菜餼眾怒蹴而覆之鼓譟還趣京師上出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入城不可復退召禁兵禦賊無一人至者乃自苑北門出

**檣杪寬之久**。左傳顧項氏有不才子謂之幸奉天此謂偏師作亂遽驚鑾御

**防風戮不行**。家語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戮之四裔以禦魑魅

**親征**。檣杪句謂久優容泚而居之京師也舊書傳及通鑑云姜公輔叩馬諫曰朱泚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同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姚合言與亂兵若奉乃迎泚於晉昌里第入居舍元殿徙白華殿防風句謂不從公輔之言也又言於兜徒素事姑息然此時豈親征

**捨管真非策**。禮記孔子曰我居邠未有名曾無之比何可尚留此禍種哉

**力牧御**。帝王世紀黃帝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寤而歎曰千鈞之弩其力者也

大澤進以為將宋均曰力墨。寧待雨師迎。韓非子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風或作力牧黃帝七輔之一

**乘石**。魏略諸葛亮攻郝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乘石。雲橋逼禁營。舊書紀朱泚領兵侵逼奉天於城東三里下營矢石不絕又分營乾陵下瞰城內西明寺僧法堅為造雲橋攻城東北隅兵仗不能及城中憂恐矢石如雨賊隨風推橋薄城下三千餘人相繼而登渾瑊預為地道雲橋脚陷不得進賊命焚之雲橋與兇黨同為灰燼

於是三門皆出兵賊徒大敗入夜泚復來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

**何時**。漢書李廣傳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

**不夜見檣槍**。爾雅彗星為檣

**絕刁斗**。銅作鏃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

**屢亦聞投鼠**。漢書賈誼傳欲

**誰其敢射魚**。射

**世情休念**。如史記始皇自以大弩射殺一大魚之類說文鱸海大魚也或从京玉

**籬**。詩莫肯。物議笑輕生。謂人心不固從賊之徒反笑為國拒守之自輕其生也朱

籬念亂。泚傳及通鑑云源休引符命勸泚僭逆及圍奉天時遣使

玉谷三寺羊主

環城招誘公卿士

**大鹵思龍躍**

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穀梁傳中國曰

庶笑其不識天命

**蒼梧失象耕**

論衡舜葬蒼梧象為之耕文選吳都賦注越絕

州起義堂頌高祖龍

**靈衣沾愧汗**

稷水經注會稽山上有禹冢有鳥來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而

越絕書禹葬會稽教民鳥田舜死蒼梧象為民田相類而有異也

**儀馬困陰兵**

舊唐書紀朱泚據乾陵作樂辭多侮慢通鑑賊斬

披披玉佩兮陸離

**別館蘭薰酷**

深宮蠟燭明

詳後復京按儀馬具馬之儀漢書郊祀志木寓車馬寓車馬謂寄其形於木也陵廟

**黃山遮舞態**

漢書地理志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西京賦繞黃

石馬義同通鑑開成元年遇立仗別給儀刀注曰具刀之儀而已其義亦同乃源師引

**縱未移周鼎**

史記周本紀秦

程曰原廟之衣愧為沾污儀仗之馬難於陰助

**何辭免趙坑**

史記秦武安君白起大破趙於長平坑降卒四十餘萬

天迴思長安言宮館皆為賊據歌舞皆為賊娛而

**秦皇帝十一月泚解圍**

長安明年為興元二年正月一日更號曰漢當圍奉天時僭

帝困於奉天也非朱泚初入宮燭炬星羅之事

**空穹**

一作轉鬪地

秦事以切之

傳張空穹冒白刃注曰穹穹弓也矢盡故張

**數板不沉城**

史記智伯率韓魏攻趙

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拳則屈指不當言張

**且欲憑神算**

後漢書王渙傳京師稱歎以無因計力爭

不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

**幽囚蘇武節**

漢書蘇武持節使匈奴單于欲降之

憂不濟公卿以下仰首祝天

**棄市仲由纓**

史記石乞盪擊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

起操持節旄盡落

**下殿言終**

圍城時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死將軍高重捷為賊伏兵所斬舊唐書李

上曰朱泚必不為逆願遣大臣入京宣慰金吾將軍吳激請行遂奉詔詣泚泚殺之泚

**增塹事早萌**

念梁書武帝紀大通六年熒惑入南斗諺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

馬走乃跣足下殿以讓之及聞魏主西奔乃慚曰彼亦應天象耶

**蒸雞殊減膳**

晉四王故事

原注先時桑道茂請修奉天城通鑑建中元年六月術士桑道茂言陛下不出數年暫

**蒸雞殊減膳**

帝倉卒幸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已卒命祭之塹同塹

城上女牆也左傳授兵登陳漢書劉向疏增塹為高

**省宰晉書成帝紀詔太官減膳**

屑麴異和羹

二物皆有組以樂侑食王齋日三舉大喪大荒大札天地有戒邦有大故則不舉漢書

**屑麴異和羹**

宣帝紀今歲不登其命太官損膳

省宰晉書成帝紀詔太官減膳

**五谷三寺羊主**

卷一



園也。西京雜記：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雁池。池間有崔洲，晝渚。王日與宮人賓客，釣其中。又曰：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叨蒙許氏評。後漢書：許劭與從兄靖好，共覈論鄉黨人。中郎推貴塔。

見送裴。定遠重時英。後漢書：班超封定遠侯。政已標三尚。按家語：孔子曰：帝王改號於五十四。金德王尚黑，殷人以水德王尚白，周人以木德王尚赤。此三代所以不同。三尚用此上。

云泣金莖者，千牛當於文宗晏駕時罷歸。今武宗立，朝政一新，不啻三代之各易所尚。而千牛將起用矣。舊注引忠質文。人今佇一鳴。史記：滑稽淳于髡傳：此鳥鳴則已。一鳴驚人。長刀懸。

相似而猶誤。又改引三尚著謬矣。月魄。新書：車服志：千牛將軍，執金裝長刀，餘見街西池館。快馬駭星精。爾雅：天駟，房也。注曰：龍為天駟。披豁。

慚深眷。睽離動素誠。蕙畱春晚。玉蕊晚。楚辭：白日晼晚，其將入兮。蕙開於似松待歲崢嶸。鮑照舞鶴賦：歲崢嶸而愁暮，心惘。異縣期迴雁。古樂府：他鄉。

合。松待歲崢嶸。張而哀離，似有自夏涉秋之景。異縣期迴雁。復異縣。徐靈期南岳記：南岳周回八百里，回雁為首。嶽麓為足。輿地志：衡山一峯極高，雁不能過。過春北歸，故名迴雁。或云峯勢如雁之迴，通典：衡州湘潭縣有南岳衡山，新書志：元和後。

潭州。登時已飯。清抱朴子：自敘人齋酒，餽候洪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鱖。去程風刺。七跡。刺別夜漏丁丁。庾信生多感。

世稱五侯鯖，以為奇味焉。去程風刺。七跡。刺別夜漏丁丁。庾信生多感。

庚信哀。楊朱死有情。取路岐。絃危中婦瑟。古樂府：相逢行，大婦織綺羅，中婦。

冷想夫。樂苑想夫憐羽調曲也。國史補：于頔以其名不雅，將改之。客有笑者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耳。此句直取想夫之義，自謂離其家室也。會與秦樓鳳，俱聽漢苑鶯。言歸期。洛川迷曲沼，烟月兩。

心傾。魏志：管輅傳：注水。中送別。火之難。登時之驗。

田曰：跳動激發筆驅風雲，人擬義山於少陵，於此信之。沿曰：此章在洛陽作李千牛亦茂元婿時將赴闕而義山將南遊也。前半頌美先世，後幅趨朝二句，謂其官京師而暫歸也。幸藉二句，謂叨其賞譽。中郎二句，實指千牛為王婿。異縣二句，謂我將往異鄉迴雁峯前。今日過別，遠邀餞飲也。庚信以寓江南，楊朱以悲岐路，中婦瑟想夫箏，則謂己之與其妻別也。情關姻婭，不妨語之昵耳。會與二句，訂歸期也。語意全為明白。朱氏輩以迴雁為雁書，以絃危二句為悼亡，遂至前後皆不可通。又曰：語皆覈實，字盡精湛，大氣鼓蕩，進重若輕，竊意追敘太繁，未免貪使才耳。

崇讓宅東亭醉後泐然有作。韋氏述征記：洛陽崇讓坊。有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宅。

曲岸風雷罷，東亭霽日涼。新秋仍酒困，一作幽興暫江鄉。搖落真。

何遽。楚詞：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交親或未亡。舊皆作亡，朱本作忘，忘字似是。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詩：箋亡之言，忘也。本可通用。

玉谷寺羊主。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一帆彭蠡月

禹貢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孔傳曰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居此澤陸氏釋文張勃吳錄云今名洞庭湖案今在九江郡界

正義曰是江漢合處荆州記宮庭湖即彭蠡澤也

按余初以義山至潭州必渡洞庭疑其却用吳錄之說今以江路往來或果經彭蠡不可妄斷通典曰彭蠡在江州潯陽郡

之東南九江

漢書梅福九江壽春在郡西北

數雁塞門霜

俗態雖多累仙標發近狂

昌尉後去官歸壽春至元始中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

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北史儒林王孝籍傳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按梅福之狂指福上言變事聲名佳句在身世玉琴張

輒報罷成帝時王氏浸盛復上書譏切終不見納

萬古山空碧無人鬢免黃驂驪憂老大

漢書董仲舒曰辟之琴瑟不調甚者必取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魏詩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鵲鳩妒芬芳

離騷恐鴉鳩之先鳴兮使百草之為不芳

騷作鸚鵡師古曰鵲鳩字也一名子規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鸚鵡音大系反

密

竹沉虛籟

章氏述征記崇讓坊出大竹及桃

孤蓮泪

一作晚香

如何此幽

因風雷初罷

勝淹卧劇清漳

劉楨詩余嬰沉痾

浩曰集中江鄉之遊

為開成五年辭尉任南遊一為大中二年歸自桂管途經江漢皆詳年譜此章當屬開成五年四句幽興暫江鄉言將暫詣江鄉與吳縣期迴歷

同為預擬之詞

搖落句謂罷官慨入官未久已遭失意交親句謂所親或未忘我將往依之一帆二句預擬江鄉之程俗態四句言尉乃俗吏耳以活獄忤上官何其狂也唐人每云仙尉矣聲名佳句虛說亦可或即指獻州刺史之篇去職他遊猶之不調更張且將寄人幕中與仕於京朝判然矣萬古四句言高隱未能徒畏遲暮未四句應轉首聯以物態之摧抑比己之志不得舒因疾羈留也數章中頗相貫通但與陶進士書九月初東去則三句不合玩書中往來番番數語大約夏半別令孤補闕之後九月東去之前又有東西往來小蹟耳若屬大中二三年作則搖落句謂鄭亞

遽貶交親句及下聯謂更至江鄉訪舊求遇也仙標近狂謂遷尉蓋屋地多仙跡近京師也以下皆撫身世而感歎之解亦可通但細跡總屬難詳他篇少可互証且其時意緒無聊與此之傲兀激昂又有不同故酌移數過而附編於此

又曰江鄉之遊大旨確得而篇章紛雜艷情居多無可細編皆彙入第三卷也此時南遊及桂管歸程之外惟閒居承樂數年當更有行役之事然詩云我獨邱園坐四春更何從憑

虛妄測耶

酬別令狐

英華作補闕起為原官也詳年譜

惜別夏仍半

回途秋已期那修直諫草更賦贈行詩

始成行更勞賦贈也

魏此解方與五韻合

錦段知無報

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

青萍肯見疑

魏陳琳答曹植詩君侯秉青萍干將之器按呂氏春秋青萍豫讓之友也為趙襄子驂乘

困遇豫讓退而自殺典論曰三劍三刀惜乎不遇薛燭青萍也是青萍以人名劍如干

將之類矣。史記鄒陽獄中上書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注曰：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賸以珍奇之味。鄒陽書又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則無因而至前也。又曰：素無根柢之容，雖人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乃句意所用。人，一作生。

**有通塞公等繫安危。**此種句入老杜集，何以辨？後村詩：「**警露鶴辭侶。**」記鶴性警，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聲。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

**吸風蟬抱枝。**家語孔子曰：蟬飲而不食，溫嶠蟬賦：饑喻晨風，渴飲清露。此借寫景，言跡雖暫離心，仍永託。

**彈冠如不問。**漢書王吉傳：王吉字子陽，與貢禹其取舍同也。又蕭望之傳：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

**又到掃門時。**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恠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王，拜為內史。楊曰：結句悽惋，其詞卑，其志苦矣。

浩曰：與陶進士書。九月東去，景態相合也。纏綿之中，半含剖白，與令狐交誼之垂大可見矣。

**臨發崇讓宅紫薇**

一樹穠姿獨看來，秋庭暮雨類輕埃。  
不先搖落應為有，應為有我來看，故不先搖落耳。**已欲別離休更開。**羣芳譜：紫薇四五月始花，開謝接續。可至八月九月。謝眺觀雨詩：散漫似輕埃。

**綬含情依露井。**後漢書輿服志注：引丁孚漢儀：二千石綬羽青地，桃花縹三采。梁武帝賦：或帶桃花之綬。桃綬泛用，不拘品秩，餘見後判春。

**綿相憶隔章臺。**見河中。壯丹。天涯地角同榮謝，豈要移根上苑栽。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二千餘種，植其中。

浩曰：中書省為紫微省，而秘書省隸中書之下也。白香山詩：紫薇花對紫微郎。此章暗用薇省寄慨，四句深恨別離，兼憶家室，結則強作排解也。

**過伊僕射舊宅**

舊書傳：伊慎，兗州人。大歷以後，累討哥舒，見梁崇義、李希烈、吳少誠前後多戰功，封南克郡王。節度安黃等州。安黃置奉義軍，額為奉義軍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憲宗即位，入真拜右僕射。後兼右衛上將軍。元和六年卒。按安州安陸郡，黃州齊安郡，安黃節度治安州。而當慎入覲時，詔其子宥領安州刺史，見權德輿所撰神道碑。南克郡有作南克者，誤。舊新書志：表元和元年，罷奉義軍節度使，升鄂岳觀察，為武昌軍節度使。治鄂州。管鄂岳，斬黃安申光等州。五年，罷節度使，置鄂岳都團練觀察使。又按此宅在舊治之地，義山至江鄉而過之，非如長安志所載街東光福坊有伊慎宅也。

**朱邸方酬力戰功。**漢書注：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按朱門，朱邸在京，在外可通用。南史謝朓牋：朱邸方開。

**歎逝波窮迴廊簷。**一作斷燕飛出。一作入誤。小閣。一作塵凝人語空。

集中雙聲疊韻甚多此聯尤巧變者幽淚一作欲乾殘菊露兩非一作餘香猶入敗荷風深

之何能更涉瀧江去獨立寒沙一作流今弔楚宮瀧為江水通稱見送從

寄成都高苗二從事

自註時二公從事商

紅蓮幕下紫梨新

支選蜀都賦紫梨津潤善曰西京雜記上林有紫梨楊慎曰選

命斷湘南病渴人

漢書地理

問君能寄否一江風水接天津揚雄蜀都賦兩江其前南史江祜及弟祀

之雙流餘詳招國李十將軍

浩曰商隱座主高錯也題之書法必高苗二人從事成都也余初疑其為成都人又據舊書紀高錯為河南尹而以天津指東都洛水今知皆甚誤也舊書紀開成三年五月以吏部侍郎高錯為鄂岳觀察使至四年七月又書錯尹河南舊新書傳錯於三年轉吏部侍郎五月出為鄂岳觀察卒皆不敘尹河南也錯兄銖太和九年五月以給事中觀察浙東舊書紀傳同紀於銖他無所書傳則云開成三年入為刑部侍郎四年七月出為河南尹是四年傳文之銖即紀文之錯而有一誤矣且錯三年方至鄂岳豈四年即內召尋又出尹耶紀又不書何人代領鄂岳也與陶進士書係五年九月稱錯為夏口公則必尚在鄂岳而錯尹河南之紀文洵不可據矣至會昌元年觀察鄂岳者為崔蠡見為漢陽陳許舉代狀今就詩釋之首句言秋深入暮末句以二江比二從事天津泛言霄漢言從此上升也次句義山在湘南寄詩也更合檢舊新書紀傳表通鑑開成二年十月李固言罷相節度西川會昌初入朝會昌六年四月西川節度使為崔郾大中元年李回罷相為西川節度使二年二月責授湖南觀察是時即杜悰節度西川然則會昌朝數年鎮西川者史文多所闕軼如崔郾鎮蜀見紀文而傳渾云歷方鎮此必高錯於五年深秋時遷鎮西川紀傳皆闕之耳以詩証補必不誣矣詩見成都文類亦一証也又按舊紀言開成政事最詳於近代然疎略已不免故徵事箋詩甚費鉤校也

贈劉司戶蕡

舊新書傳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寶歷二年進士博學善屬

太和二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蕡切論黃門大橫將危宗社考官不敢畱蕡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之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鎮襄陽皆表蕡

幕府授秘書郎而宦人深嫉賈誼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被舊傳賈誼使府御史此從新傳

江風揚

一作浪動雲根

唐音齊籤雲根六朝人先用之宋孝武登樂山詩屯烟

灑四瀆已在前矣但景陽是狀

重碇危檣白日昏

碇同釘玉篇釘石也陸曰江風吹浪而山為之動日為之昏只

十四字而當日北司專

已斷燕鴻初起勢

昌平燕地對策為進

更驚驛客後

歸魂

時在楚地故

漢廷急詔

一作誰先入漢書賈誼傳誼既以適去二年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餘詳

後楚路高歌自欲翻

用接輿

萬里相逢歡復泣

鳳巢西隔九重門

日東坡句九重新

掃舊巢痕本此

潭州

水經注臨湘縣北昭山山下旋泉深不可測故言昭潭無底亦謂之湘州潭

潭州官舍暮樓空今古無端入望中

陸曰所言在古所傷

竹色

傅物志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啼以涕揮竹竹盡斑迹異起湘水岸有相思宮望

方二妃從之溺於湘江神遊

楚歌重疊怨蘭叢

史記屈原列傳楚人既咎子蘭

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

陶公戰艦空灘雨

晉書陶侃傳侃為江夏太守加督護拒陳恢以運船

為戰艦所向必破後為征南大將軍都督八州討杜弼平蘇峻

賈傅承塵破廟風

史記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鴉飛入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鴉曰服生以長沙卑濕

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

西京雜記鵬鳥集其承塵釋名承塵施於上以承塵

土也水經注湘州郡解西陶侃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上斂下大狀

似壺旁有一脚石牀纜容一人坐形流俗相承云誼宿所坐牀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

植靈宇記賈誼廟即誼宅

目斷故園人不至

松醪一醉與誰同

可為酒陸士衡詩五壘

徐曰此作於楊嗣復出為潭州時

三指文宗四指武宗放逐諸臣叢蘭指贊皇門下

也疑嗣復鎮潭義山曾至其幕

浩曰徐說約略得之矣舊書傳通鑑嗣復於武宗

即位之年五月罷相守尚書九月出為湖南觀察明年三月遣中使往殺嗣復李珣

宰相李德裕崔崔等極言乃再貶潮州刺史餘互詳前諸篇此章在潭州作中

二聯皆從潭境借古以喻今也

首云暮樓空結云人不見是義山有意中之人也時

惟贊皇得君當國會昌一品集有論救三狀獻替記曰德裕救不得他人固不可矣



蓋德裕雖與嗣復不協而以公義力救其時之誣二王與賢妃及嗣復者固中人為多也徐氏以叢蘭指李黨非然矣又曰湘淚句雖故君常語然武宗云嗣復全是希楊妃意故以比楊妃點明嗣復得罪之根下句謂嗣復重疊被讒尤工切也余疑楊妃死在嗣復出鎮後者於此亦可參悟又曰校定年譜嗣復貶潮之時義山漸已還京故此段遊跡往來終難得其細確

杏花

上國昔相值亭亭如欲言交選長門賦澹偃蹇而待曙兮異鄉今暫賞眠

眠豈無恩舌詩盈盈水尚眠眠不得援去聲少風多力謝靈運集有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云插

今之權辭也語注曰相視貌四句扇對起遂到一作對今不勝繁句

一篇魏書釋老志道家言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仙子玉京路魏書釋老志道家言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

生天得道真經唐唐人主一作人金谷園晉書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每以玉京喻科第事

云別廬在河南界金谷澗中有清泉茂樹栗果竹栢藥草蔽翳幾時辭碧落誰伴過黃昏鏡拂鉛華神賦鉛華不御

綠桂之膏然以照夜張協詩尺燼重尋桂終應催竹葉張華輕薄篇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張景陽七命豫北竹葉先擬詠桃根

樂府集桃葉妹曰桃根今秦淮口有桃葉渡餘詳後燕臺莫學啼成血禽經子規夜啼達旦血漬草木臨海異物志杜鵑鳴晝夜不止取母血塗其口兩邊皆赤

上天自言乞恩從教夢寄魂吳王采香徑吳地記香山吳王遣美人採香於山因以為名故有采香徑失

路入烟村

宋曰因杏花而寓失路之感玩首末可見陳帆曰疑為令狐綯排竿而作援少風多牆高月淺喻己之援引無人而彼之門牆忽峻也下遂言含意未申對此發之程曰此追憶及第以來之情事而歎末路之不得所也

座主府中之慨也進士曲江遊賞杏園宴慈恩塔下題名見唐撫言諸書故因杏花感觸也亭亭如欲言指絢向夏口公三道人商隱者而不為薦託之辭也眠眠豈無恩何今日異鄉暫遇恩不我施哉援少四句謂其受譖而疎我有跡故含情寄慨也

令狐與高雅善必以背恩言之矣仙子四句謂是仙官恩地出就外任而我未依之也鏡拂四句喻己之美才熱腸終望與之合歡而且暫遊江鄉也或以詠桃根比先寄詩高苗二從事結則謂啼雖深切夢竟低迷何素叨採取之處乃至失路無聊乎

如此看去通篇融洽情味深長否則有可通不可通者凡集中託意之作不得真解則觸處迷悶一為悟出何嘗不明顯哉

岳陽樓

通典青草洞庭湖在岳州巴陵郡岳陽樓城西門樓也

欲為平生一散愁。洞庭湖上岳陽樓。可憐萬里堪乘興。枉是蛟龍解覆舟。本歎長路風波却用反託晦之覆舟謂所望又變更也

離思

氣盡前溪舞。見回中心酸子夜歌。見曲峽雲尋不得。用巫峽朝雲詳後代元城吳令溝

水欲如何。見同年朔雁傳書絕。程曰雖用蘇武事其義理則用庾子山賦親友離絕妻孥流轉玉關奇書莊臺雷劍也湘

篁染淚多。見潭無由因一作見顏色還自託微波。洛神賦託微波而通辭何曰通首是寫離中之

思非單寫離字

程曰離騷古樂府多託婦人女子以為言唐人往往效之如獻主司則曰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辭聘聘則曰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此詩亦其類也怨有力者之不加物色浩曰首歎氣竭心酸次謂不能追尋已相離絕猶何能更涉瀧江之意也五謂音書不至六點明湘中結言雖不得見猶欲通詞言情與命斷湘南病渴人同一意緒徐氏謂為令狐作非矣

楚宮何曰宮疑作厲程曰詩與楚宮無涉當作厲稜舊本皆作宮

湘波如淚色漻漻。戰國策食湘波之魚莊子漻乎其清楚厲一作迷魂

恨遙。鬼無依則為厲楚厲謂屈大夫楓樹夜猿愁自斷。招魂湛湛江水分上有

九歌山鬼後啾啾兮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女蘿山鬼語相邀。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

空歸腐敗猶難復。後漢書樊宏卒遺敕薄葬以為棺槨一藏

更困腥臊豈易招。蘇非子有巢氏民食果

但使故鄉三戶在。左傳哀公四年以界楚師于三戶注曰今

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續齊諧記

按三戶自以地名為正而此詩仍用三姓之義。續齊諧記

五日投汨羅死楚人每至此日竹筒貯粉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

一士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常年所遺並為蛟龍所竊君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

上以五色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回依言後乃復見感之今人作粽并帶五色

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詩言楚鄉人賴不絕誰惜絲絲而不以之懼蛟龍乎

活曰雖直詠三閭而自有奇慨顧俠君何義門陸圃玉皆以為傷王涯等棄骨渭水

固為近是愚意題作楚宮豈兼因楊賢妃棄骨水中而觸類鳴冤乎首句暗寓湘妃

啼竹之意

破鏡百帖引古絕句破鏡飛上天謂殘月

玉匣清光不復持。菱花散亂月輪虧。飛燕外傳昭儀奏上三十六物中有七出菱花鏡一奩百帖魏武帝有菱

花秦臺一照山雞後。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

胃五臟歷然無礙異苑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鑑形而舞不知止遂死便是孤鸞罷舞時

見陳後宮與山雞事相類

浩曰以衡鑿言選才古今通例也詩謂鏡光散亂照山雞而頓棄孤鸞必為問之於座主者奇概詳年譜及前諸詩余初疑為令狐細玩必非或以為悼亡更誤

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後夢作朱本作夢後作然當從舊本

初夢龍宮寶燄然。梁四公記震澤洞庭山南有洞穴中有龍宮梁武帝問杰公

瑞霞明麗滿晴天。旋成醉倚蓬萊樹。有箇仙人拍我肩。方言箇枚也集韻亦

作个俗作個郭璞遊仙詩左挹浮邱袂右拍洪崖肩少頃遠聞吹細管。聞聲不見隔飛烟。逡巡又

過瀟湘雨打湘靈五十絃。楚辭遠遊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瞥見馮夷殊悵望。山

經海內北經從極之淵冰夷都焉人面乘兩龍注曰冰夷馮夸也即河伯也按諸書言馮夷怪詭不一而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宏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而

為河伯似為鮫綃休賣海為田。見送從翁東川與海上此亦逢毛女無慘

植。列仙傳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至西漢時已百七十餘年矣此似即他詩所謂湘川相識也龍伯擊

將華嶽蓮。博物志河圖玉版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龍伯頂上馮夷岳蓮頂上毛女謂所思者仍為貴人據之也龍伯而擊嶽蓮失山水之

性恍惚。恍惚無倪明又暗。老子惟恍惚惟惚低迷不已斷還連。嵇康養生論夜半而

寐夢態覺來正是平階雨。未一背寒燈枕手眠。通首不及二秀才蓋本與友人敘事訴懷却諱

極精之於言外而託為聽雨忽夢之作時固未解衣而寢也或謂獨背寒燈則二秀才已去乃不點題而襯題之法不知聽雨平階固未嘗有去者是為誤會耳

錢曰此係律詩唐人律詩不對者頗多浩曰假夢境之變幻喻身世之遭逢也首二句比宮闕之美富三四比為秘省清資仙人指注擬之天官必非猶謂座主也五

六比外斥為尉尙得聞京華消息而地已隔矣七八指湘中之遊九似以馮夷比楊嗣復取宏農華陰之居也十喻又有變更我無所依猶海上絕句之歎充海也十一

二謂得見意中之人而終不可攀十三十四虛寫總結其必作於湖湘歸後審矣或謂仙人指令狐綯毛女指茂元女細玩不符河伯之解余亦自嫌太鑿然義山用事

隱僻却似得之此箋未必句句貼合而大意不誤也詩係古體古體原有似律者觀初唐人集便曉無庸故為高論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

露如微霰下前池風舊作月宋曰西谿叢語作過迴塘萬竹悲賦分背迴

塘浮世本來多聚散紅蕖何事亦離披錢曰情深於言義山所悠揚歸

夢惟燈見溲落生涯獨酒知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

豈到白頭長只爾嵩陽松雪有心期此在崇讓宅讌別而下半全從閣

言終圖借隱比集中寄內

浩曰題紀月日似與上章連也會昌元年義山自江鄉還京二年始又拔萃此

華州周大夫宴席

原注西銓被舊本皆作西銓當誤朱本作西銓周大夫

二年擢進士第至開成二年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三年遷職方郎中四年正

拜中書舍人武帝即位出為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職官志吏部

三銓尚書為尚書銓侍郎二人分中銓東銓唐會要乾元二年改中銓為西

銓撥杜牧之周輝墓誌銘云武宗即位以疾辭出為工部侍郎華州刺史愚

意開成時輝似曾以本官權判銓事舊書傳中如鄭肅權判吏部西銓出為

陝號防禦觀察之類頗多義山似曾為所注擬故特標明但史傳即或漏書

墓誌何亦不敘是則未可定也據唐摭言會昌三

年王起再主文柄輝以詩寄賀其時猶刺華州也

郡齋何用酒如泉裴秀詩有肉如泉飲德先時已醉眠謝靈運詩中山不

若共門人推禮分戴崇爭得及彭宣漢書張禹傳禹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

弟多智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禹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莞弦鏗

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

對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此似席間有同出門下而其人已稍尊貴

者故以戴崇自比以彭宣比其人言外慨已之蒙厚遇而位不進非怨周大夫疎之也

舊鏡鸞何處見陳衰桐鳳不棲金錢饒孔雀南州異物志孔雀背及尾

錦段落山雞倉頡解詁鷄似鳳凰南越志增王子調清管見送從天人

降紫泥西京雜記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緋其上隴右記武都紫水豈無雲路

分相望不應迷

浩曰上半喻已之不得所依。囊不如我者之得意也。下半喻得為清資之官。可望高躋雲路。王子義山自謂天人。注擬之天官也。玩其情味。必從江鄉還京。拔萃重入秘省時作。無疑矣。

贈子直花下

是會昌二年子直為戶部員外郎時詳年譜

池光忽隱牆花氣亂侵房

屏緣以絹。蜻雷粉窗油蜂印黃官書推

小吏

舊書志每郎中各有令史書令。史並流外也。令史掌案文簿。侍史從清郎。後漢書鍾離意傳。樂松家貧。為

鞭帝每夜入臺。輒見松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蔡質漢官儀。尚書郎伯史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史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潔被服。執香爐燒燵。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北史袁聿修。並馬更為尚書郎。十年未受升酒之遺。尚書邢劼戲呼為清郎。互見酬令狐見寄。並馬更吟去。尋思有底忙。

哭劉蕡

上帝深宮

一作閉九關。見日巫咸不下問銜冤。離騷巫咸將夕降。分懷椒糴而要之。王逸曰。巫

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何曰。以文義論之。當作巫陽。甘泉賦。選巫咸兮叫帝。開天庭兮延羣神。從來用巫咸者。殆因此而訛。按史記封禪書。殷太戊世。巫咸之興。自此始。注謂以巫咸為巫覡。蓋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讓桑穀之災也。山海經。海外西經。巫咸國。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而巫陽之名。見海內西經。諸巫中。呂氏春秋。巫咸作筮。史記天官書。注。巫咸本吳人家。在蘇州常熟海隅山上。巫咸之說不同。而其為巫一也。巫陽固同類。而招魂。帝告巫陽。王逸曰。女曰巫陽。其名也。句意尙未遠。謂其死用巫咸正合。黃陵別後春濤隔。即所云春雪黃陵也。舊作溢浦書來秋雨。不可疑也。黃陵別後春濤隔。廣陵必誤。今改定。餘詳下。溢浦書來秋雨。翻詳下合之。江風吹雁黃。只有安仁能作誄。晉書潘岳字安仁。詞藻。當卒於秋。此書即訃音。玉解招魂。招魂序曰。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檀弓。孔子曰。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舊書傳。令狐楚。牛僧孺。待如師友。新書傳。皆以師禮禮之。按。况義乎。山

哭劉司戶二首

司戶之卒。當在會昌二年。詳年譜。考舊新書傳。牛僧孺於開成四年。鎮襄陽。會昌二年。徵為太子少保。留守東都。則

離居星歲易失望

死生分酒甕。凝餘桂。桂酒見楚辭。袁曰。王建集中。有書與去華絕句。言其病酒。此故云。

籛冷舊芸徐曰舊表授祕書郎江風吹雁急山木帶蟬鳴想其卒於江鄉之一叫

千迴首天高不為聞

有美扶皇運無誰薦直言已為秦逐客復作楚冤魂漢書志廬江郡尋陽縣注曰江自尋陽分為九郭璞江賦流九派乎尋陽舊書志江州隋九江郡理潯陽縣隋時改潯城縣武德時復名郡國志有人此處洗銅盆忽水漲失盆投水取之見一龍啣盆奪之而出故曰盆水又曰源出青盆山因名荆江有會源岳陽風土記鼎澧沅湘合諸蠻荆江合通鑑注大江自蜀東流入荆州界謂之荆江口即南澧之水匯於洞庭至巴陵與洞庭水與江水會處二句似喻劉與已跡不同而心相合并將添恨淚一灑問

乾坤姚曰此恨只堪訴與盈浦荆江耳然將此一水都化為恨淚亦訴冤不盡也

浩曰容齋續筆引義山詩而曰甘露之事相去纔七年未知黃及見之否今考之其為及見審矣二章結句皆倍沉痛又曰義山重疊致哀細味之實一時所作或有代人之作而並存者如後漢書竇融待從事班彪以師友之道陶謙接鄭元以師友之禮若七律結聯用此類意似非義山分誼矣是豈愚之多所惑乎

哭劉司戶賈

路有論冤謫何曰言行路為之嗟傷言皆在中切興空聞遷賈誼史記賈生傳文帝召以為

博上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不待相孫宏漢書公孫宏傳武帝初即位招賢夫後疏之乃以為長沙王太傅良文學上宏徵為博士使匈奴還

策詔諸儒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為第一至元朔中為丞相封平津侯程曰宏以再徵擢用至相苟費不死未必不然所以曰不待也被遷謫不能復徵用江潤惟迴首天

高但撫膺何曰五去年相送地春雪滿黃陵水經注湘水又北逕黃陵亭西陵水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廟通典岳州湘陰縣有地名黃陵即二妃所葬之地韓昌黎黃陵廟碑自前古立以祠舜二妃者

妓席暗記送同年獨孤雲之武昌新書宰相世系表獨孤雲字公遠官至吏部侍郎核其世次即此人

也又見舊書咸通十三年紀文

疊嶂千重叫恨猿長江萬里洗離魂武昌若有山頭石為拂蒼苔

檢淚痕御覽引輿地記武昌郡奉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如人立者古今相傳云昔有貞婦其夫遠赴國難攜弱子餞送此山既而立望其夫乃化為石因此

名

徐曰詩中無妓席意妓席暗記四字必義山曾住武昌因獨孤去而追感也浩曰詞意沉痛必非徒感閑情也座主觀察武昌遷鎮西蜀義山不能依倚必有隱恨故

於燕送同年大鳴積憤聲與淚俱所暗記者此也聊以效席晦其迹耳上二句即從武昌帳望蜀中之情景非紀客蹤也此種箋釋是為以意逆志乎又曰寄在朝四同年獨孤與焉此似在前也無可定編聊附於此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自注使君遠祖國初功臣也舊書志河東道蔚州契苾唐郡本隋雁門郡之靈邱縣領縣三靈邱

飛狐興唐契苾必何力傳其先鐵勒別部之酋長也貞觀六年何力率眾千餘家詣沙州內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二州何力至京授將軍後封涼國公舊書紀會昌二年詔契苾通何清朝領沙陀吐渾六千騎趨天德稜時因討回紇也回紇傳清朝銀州刺史通蔚州刺史會昌一品集云通本蕃中王子諳識虜情先在蔚州任使已熟通鑑云通何力五世孫新書志天德軍在豐州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合之詩中第七句必二年赴天德時贈送之作通後節度振武見文苑英華制書類

**何年部落到陰陵**舊書北狄傳貞觀時鐵勒契苾回紇等十餘部落相繼歸國請何力內附在其前也漢書匈奴傳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舊新書志關內道豐勝二州界有陰山隴右道庭州亦有陰山庚信五聲調曲陰陵朝北附

**世勤王國史稱**左傳求諸侯莫如勤王舊書傳何力三子夜掩一作牙

**旗千帳雪**舊書傳貞觀七年同征吐谷渾時吐谷渾王在突淪川何力欲傾其巢穴乃自逆驍兵千餘騎直入突淪川襲破牙帳渾王脫身以免俘其妻

**朝飛羽騎一河冰**舊書傳龍朔元年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次于鴨綠水其地高層冰大合趨即渡兵鼓譟而進賊莫支男生以精兵數萬守之眾莫能濟何力始至會遂大潰斬首三萬級餘眾盡降

**狄女壺漿出白登**漢書高帝自將兵逐匈奴頗縱精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注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居地志朔州定襄縣

**蕃兒襁負來青塚**懷宇記青塚在振武軍金

**日晚鷓鴣泉畔獵**本漢平城新書傳子明遷雞田道大總管至烏德隄山誘附

**人遙識**一作

**到都鷹**史記酷吏傳鄧都都行法不避貴戚號曰蒼鷹景帝拜為雁門太守匈奴竟都死不近雁門為偶人象鄧都令騎馳射

**灞岸**

**山東今歲點行頻**幾處冤魂哭虜塵

**灞水橋邊倚華表**三輔黃圖霸

**平時二月有東巡**東巡守

浩曰此為討回紇作非大中時討党項也會昌二年八月回鶻烏介可汗掠雲朔北川乃徵發許蔡汴滑等六鎮之師會軍於太原六鎮皆與東都密邇唐自天寶亂後久不復幸東都故慨之也古者兩關以東皆謂之山東六國惟秦在山西故過秦論山東豪傑並起而後漢書陳元傳陛下不當都山東謂洛都也互詳樞言草閣

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

北周書太祖紀帝率將東伐遣于謹徇地至盤豆拔之至宏農隋書楊素傳西至關

鄉上繫豆拔盤豆館至今有其名漳關外四十里矣

蘆葉梢梢夏景深郵亭整欲灑塵襟昔年曾是江南客徐曰江南湘江之南項羽紀放殺義帝於江南楚辭章句遷屈原於江南也按此可証湖湘之為江南實則唐時江南道甚廣浙西浙東鄂岳江西湖南福建黔州凡七觀察使所管許元和郡縣志

此日初為關外心見荆山蘆叢江鄉最多今身宿關外乃又見之故有感而言思子臺邊風自急漢書子傳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曰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關鄉之東玉孃湖上月應沉玉孃湖未詳舊引嵩山玉女臺誤甚而王阮亭秦蜀驛程後記云過關鄉盤豆驛涉郎水即義山所云之玉孃湖未知其據何書也俟再考又檢太平御覽臺類下引水經注河水南至華陰又東西玉湖水注之此乃玉澗水即南出玉谿北流逕皇天原西者原上有思子臺御覽傳本多訛不足據然竊疑唐時或作玉湖或即此玉孃湖蓋二句正寫宿字必近地也斯誠妄測耳風急月沉清聲不遠一作行人去世一作任荒城伴一作夜

何曰遠當作逐世當作任撥石皆不必改二句收足宿對

何曰昔客江南黃蘆偏地然年壯氣盛自視立致要津曾無流落之感此日流落而為關外之人不覺凄分其悲因蘆葉之梢梢而百端交集也腹聯皆有所感末句指叢蘆浩曰何評頗妙然上牛稍廓矣三句江南客者指江鄉之遊也五六紀地而志慨合之四句似喪母後將謀出居永樂故以從關中徙關外對景寫情也岑參集有夜宿盤豆隔河望永樂寄閩中詩可以取証故編於此然是否尚難定斷舍此更無由尋蹤索解耳

即日

小苑試春衣高樓倚暮暉天桃惟是笑舞蝶不空飛赤嶺久無耗

舊書紀開元二十二年於赤嶺與吐蕃分界立碑新書地理志吐蕃傳

鄯州鄯城縣西南過石堡城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曰赤嶺其西吐蕃鴻門猶合

稜漢書地理志武帝元朔四年置西河郡統三十六縣有鴻門縣又有離石縣其地與雁門馬邑相接唐時河東道之邊也烏介入犯正其地舊注引項羽屯兵之鴻門

謬矣上指成吐蕃者久不歸此指逐回紇者猶苦戰又幾家緣錦字含淚坐鴛

唐書寶酒妻蘇氏名蕙字若蘭善屬文酒持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

本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酒宛轉循環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待兒小名錄酒籠

姬趙陽臺蘇苦加撻辱酒深恨之與陽臺之鎮襄陽絕蘇音問因織錦迴文題詩二百

餘首名璇璣圖寄之酒覽錦字感其妙絕其車從迎蘇氏按他書不一其說錦字錦書



習用不必定拘此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梁元帝鴛鴦賦文連新錦之機錦機亦習用

潘曰上半詠女郎春愁歡聚之態下半以思婦對映言外見世路干戈離情不少人愁我亦愁矣

淮陽路後漢書志淮陽國高帝置明帝改為陳國舊書志河南道陳州淮陽郡被道經淮陽之境非專指陳州也

荒村倚廢營投宿旅魂驚斷雁高仍急寒溪曉更清昔年嘗聚盜

此日頗分兵猜貳誰先致三朝事始平事詳韓碑宋曰陳蔡接壤吳氏據蔡歷德順憲三朝始討平之程曰

德宗猜忌人情不安陸贄嘗屢諫之通鑑貞元元年陸贄以河中既平慮乘勝討淮西李希烈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上奏極言之乃詔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二年陳仙

奇毒殺希烈舉淮西降以為節度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精兵五千人行吳少誠殺仙奇為留後密召防秋兵歸上救陝虢觀察李泌擊殺其三分之二又命

汴鎮劉元佐以詔書緣道誘而殺之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

潘曰分兵謂調遣也會昌二年討回鶻三年討劉稹皆以汴蔡陳許之兵矣其討劉稹羣議皆以為不可故結句借舊事為隱諷斯誠謬見哉

賦得雞一本無

稻梁猶足活諸雛如敵專場好自娛劉孝威鬪雞篇丹雞翠翼張如敵得專場可要五更驚

穩一作曉夢不辭風雪為陽鳥蜀都賦陽鳥迴翼於高標餘見京南

潘曰刺藩鎮利傳子孫故如敵專權而無勤勞王室之志三句謂其自謀則固也作曉字殊少味矣雞取戰國策連雞之義當為討澤潞宣諭河朔三鎮時所作

鄭州獻從叔舍人襲文集有為舍人絳郡公上諸相啓乃由中書舍人於會昌二年出守絳州移鄭州者正當劉稹叛亂時啓

皆以多病事煩乞移他郡而詩言好道意其養疾攝生習導引之術歟稱舍人者唐人重內輕外投贈外官每書其京銜

蓬島烟霞閬苑鐘三官箋奏附金龍後漢書劉焉傳張魯祖父陵順帝時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

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注曰張角為五斗米道使人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具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黃庭經傳得可授告三官注曰天地水也金龍玉簡道

書屢見如黃錄簡文經投金龍一枚丹書玉札以關靈山五帝昇度之信茅君奕世

仙曹貴洞仙傳茅濛字初成東卿司命君盈之高祖也入華山修道昇天其邑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繼世而往在我盈集仙傳大茅君盈南至句曲之山天

皇大帝拜盈為東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許掾全家道氣濃晉書傳許邁一名映句容人也徧遊名山後入臨安西山改名元字遠遊

莫測所終皆謂羽化矣上清源統經目註序許邁之第五弟謚真位為上清佐卿謚之

第三子玉斧長名翽字道翔郡舉上計掾不赴後為上清仙公按穆即謚也道書玉斧稱許掾玉斧子黃民黃民子豫之皆得仙真謚言登升者三人先生邁長史謚掾玉斧也度世者五人玉斧兄虎牙玉斧子黃民黃民長子榮黃民二女道育瓊輝也又玉斧

之姑適黃家曰黃娥。絳簡尚參黃紙案。黃庭經玉書絳簡赤丹文。唐會要開元三年。詔制敕並用黃麻紙。通鑑注唐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為綸命輕重之別。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內命。中書用黃麻。其白皆在翰林院。拜授將相。德音赦宥。則用之。丹爐猶

用紫泥封。真誥紫微夫人詩。慶雲纏丹。鍊鍊玉飛八瓊。太清中經有九。鼎丹法。漢舊儀。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紐。皆以武都紫泥封。不知他

日華陽洞。許上經樓第幾重。南史處士傳。陶宏景。止句容之句曲山。此山下。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公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惟一家僮得侍其旁。

懷求古翁。原編集外詩。新書藝文志。李遠詩集一卷。字求古。大中建州刺史。承徐曰溫。岐集有寄岳州從事李員外遠詩。共三首。是遠嘗以郎署出為幕職。故此起聯云。然稱之翁者。必於義山分尊年長也。被飛卿寄李詩。諸本題字不同。李一作章。遠一作肱。故不足據。杜牧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若愛酒詩云。不分符額川。政似卽李遠。又曾守岳。然與此詩不符。許渾有寄當塗李遠詩云。不須倚向青山住。則遠曾在宣州。故此用謝朓他篇。南陵高使。可以相証。非岳陽詩也。

何時粉署仙。郎官曰粉署。許後行。傲兀逐戎旃。隋詩。元傲差若穎。謝關塞。辭。隋王。戩。吳。濁。戎。旃。關塞

猶傳箭。舊書吐蕃傳。徵兵用金箭。裴行儉。傳。是。口。傳。其。契。箭。新。書。吐。蕃。傳。其。與。兵。以。七。寸。金。箭。為。契。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鵲。江湖莫繫

舟。方需才。未欲收。棋。子。醉。張固幽閑鼓吹。宣宗朝。令狐綯。薦遠為杭州。帝曰。我舟宜久淹。江介。欲收。棋。子。醉。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非有實也。乃俞之。然則遠固素好奕。而後又曾刺杭矣。北夢。竟把釣車眠。瑣言亦載之作。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棋。張固他書。或作張同。似誤。

謝朓真堪憶。多才不忌前。南史。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顛。粗有才筆。未為時知。之。謂。朓。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晉。書。載。記。魯。徽。謂。趙。染。忌。前。害。勝。犯。史。李。業。與。務。進。忌。前。徐。曰。義。山。每。代。人。屬。草。故。有。懷。於。斯。事。

和韋潘前輩七月十二日夜泊池州城下先寄上李使君。舊志。池州屬江南西道。本隋宣城郡之秋浦縣。徐曰。杜樊川有處州李使君墓誌銘。使君名方元。字景業。由起居郎出為池州刺史。凡四年。會昌五年四月。卒於宣城客舍。蓋時方移處州而遽卒也。稜更有牧之祭李文可証。李之刺池。當始於會昌二年也。本集有十字水韋潘侍御同年而此乃曰前輩下。篇劉韋二前輩。不書其名。舊本列此章於永樂諸詩中。疑卽韋前輩而潘字或有一誤。或有兩韋潘。皆未可定。韋出詩見示而和之。不必義山至池也。今以李之刺池酌編此。

桂含爽氣三秋首。莫吐中旬二葉新。帝王世紀。堯時。蓂莢生於階。每月朔。生一葉。望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

玉谷寺羊生

卷一

三

正是澄江如練處謝朓晚登三山詩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元暉應喜見詩人南齊書謝朓字元暉為中書郎出為宣城太守

浩曰筆趣與人日即事相

似然不類本集可疑也

和劉評事永樂閒居見寄舊書志河東道河中府永樂縣

白社幽閒君暫居晉書董京字威輦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青雲器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孫楚數就社中與語

業我全疎顏延之五君詠看封一作諫草歸鸞掖尚賈衡門待

鶴書文選北山移文崔書赴隴注云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版所用在漢謂之尺一簡彷彿鶴頭故有其稱通典梁陳時邊曹以黃紙錄名帖鶴頭板送所授之家蓮鴛碧峯關路近華山記山頂有池池中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華山按所謂太華峯頭玉井蓮也御覽云華山三峯蓮花毛荷翻翠蓋一作水堂虛

女松檜也永樂中徐山遙對蓮花峯故近蓮關荷翻翠蓋水堂虛楚詞

九歌築室兮水中葺之自探典籍忘名利欹枕時驚落蠹魚爾雅蟬白魚

分荷蓋又水周兮堂下羽陵此義山未移居永樂時作

戲題贈稷山驛吏王全自注全為驛吏五十六年人稱有道術往來多贈詩章隋圖經稷山在絳郡后稷播百穀於此

亦左氏傳所謂晉侯治兵於稷元和郡縣志絳州屬稷山因縣南稷山為名

絳臺驛吏老風塵說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元和郡縣志晉靈公臺在絳州西北二十一里左傳靈公從臺上彈人即此後漢書馮衍傳鮪女齊於絳臺兮注曰國語耽酒成仙幾十春過客不勞詢甲子惟書亥字與

時人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有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

登霍山驛樓元和郡縣志晉州平陽郡霍邑縣霍山一名太岳禹貢曰壺口北鎮霍山祠按似皆太原往來之作

朝列前峯迴水經注河東霍太山有嶽廟甚靈樓開四望窮嶺巖嵐色外

爾雅巖嵐注曰有螫毒者疏曰春秋食郊牛角者也博物志嵐最柳千條露衰荷一作義近本風何曰弱柳衰荷以興劉楨之易取按壺關

小者或謂之耳嵐玉篇螫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也

壺關壺關

壺關壺關

壺關壺關

壺關壺關

壺關壺關

壺關壺關

壺關壺關

壺關壺關

有狂孽

漢書志上黨郡有壺口關天井關壺關縣有羊腸阪寰宇記漢壺關縣以山形似壺於此置關 壺關縣以山形似壺於此置關 壺關縣有羊腸阪寰宇記漢壺關縣以山形似壺於此置關 壺關縣有羊腸阪寰宇記漢壺關縣以山形似壺於此置關

幽居冬暮

羽翼摧殘日

言鍛翮不能高飛

郊園寂寞時

曉雞驚樹雪

寒鷺守冰池

何曰三四工於

急景倏

一作忽又

云暮

鮑照舞鶴賦窮陰殺節急景凋年

頽年寢已衰

頽年之方侵

何匡國分不與夙心期

浩曰此母喪中作郊園當是京郊之園即所云移家關中者必在四年春移家永樂之前也下半年歎年漸衰而志不遂又曰以下行跡詩篇每於事情不類無可細訂年譜中標明之矣

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

戊籤作吏誤

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

舊書志天寶二年分

新豐萬里置會昌縣七載改為昭應治溫泉宮之西北使治潞州領潞澤邢洛磁五州按昭義本相衛六州軍

義軍節度相衛早為

田承嗣盜取所移領者潞澤邢洛磁五州藩鎮傳會昌三年劉稹拒命詔發徐許滑孟魏鎮幽并八鎮之師四面進討俱詳文集啓序注中不備引李郎中李丕也藩鎮傳丕善長短術從諫署大將稹拒命軍中忌其才丕懼遂自歸擢忻州刺史遷汾晉二州刺史大中時節度振武鄜坊會昌一品集有授丕晉州刺史充冀氏行營攻討副使制又有代丕與郭誼書云今蒙改授晉州充石尚書副使蓋石雄代李彦佐為行營攻討而丕副之也凡用將出使曰招討使曰招撫使曰攻討使名小異義實同也會昌一品集有授王宰攻討使制矣而於丕亦云攻討副使程氏乃疑之誤矣

將軍大旆掃狂童

通鑑李德裕曰劉稹驍孺子耳

詔選名賢贊武功

會昌一品集授丕汾州制云昔在爾祖志

康國屯翼龍而飛既濡其雨露刑馬暫逐虎牙臨故絳漢書宣帝紀本始二年而誓已表於山河則不固名家裔也 暫逐虎牙臨故絳漢書宣帝紀本始二年而誓已表於山河則不固名家裔也

含雞舌過新豐

漢官儀尚書郎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皆胡粉塗壁畫古賢人烈士記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不樂高祖乃

魚遊沸鼎知無日

後漢書劉陶傳此猶養魚沸鼎之中必至

鳥覆危巢豈待風

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箋曰巢之危以所託枝條弱也周禮若族氏掌

早勒勳庸燕石上

周禮司勳王功曰勳民功曰庸後漢書竇憲大破北單于於稽落山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令班固作銘

玉谷寺羊主

卷一

三

光綸綉漢庭中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綉綸曰壯麗渾雅聲出金石何曰頗似夢得相門才子稱華簪篇落句猶有開寶風氣

大鹵平後移家到永樂縣居書懷十韻寄劉革二前輩二公

嘗於此縣寄居

大鹵見送李千牛舊書紀會昌四年正月朔河東都將楊弁逐節度使李石據軍府應劉稹監軍李義忠收復太原生擒弁盡斬其亂軍二月以晉絳觀察崔元式充河東節度觀察使檢云二前輩一公固以先進待之也餘詳和韋潘前輩

驅馬遶河干

水樂河濱河家山照舊皆作照露寒被漢書司馬相如傳過鵲望露原唐北都故得用之余意似謂移家而來曉行抵此故疑作曉若作照不用宮觀名依然五柳

在

晉書陶潛嘗著五柳先生傳况復一作值今百花殘也昔去驚投筆後漢書班超常為官備書以供養管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投筆從戎遂為入幕常語今來

分挂冠

後漢書逢萌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遼東又胡廣傳六世祖剛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

憂懸磬之

左傳室如懸磬國語室如懸磬後漢書陳龜傳注引左傳亦作聲言如磬之懸下無所有愚意磬磬古當通用非盡字之義乍喜覆

孟安

漢書東方朔傳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孟動猶運之掌破寧迴顧後漢書郭泰傳孟敏客居太原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舟沉豈暇看通典河陽縣古孟津謂之陶河渚魏杜畿試

何益林宗以此異之

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曰忠之至也按上句脫身離虎口莊太原此喻王茂元卒於河陽不暇哭送如祭文所云者何其隱切料虎頭編虎鬚移疾就猪肝後漢書太原閔仲叔世稱節士客居安邑老病家貧幾不免虎口哉移疾就猪肝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吏常給仲叔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

少取不逢誰懼夏畦難逸志忘鴻鵠

史記陳涉世家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清香披蕙蘭還

持一杯酒坐想二公歡

田且有懷皆史記叔孫通傳通曰我幾不脫於虎口

活曰義山雁母憂而澤潞賊氛逼近懷孟故急至故鄉改葬其姊與姪女詳年譜及太原楊弁平後始安居永樂其云依然五柳又云昔去今來則其前必已居之辨詳

年譜當太和六年義山必曾至令狐楚太原幕但實蹟無徵耳破甑古人每以喻罷官合之脫身句似此時為李石幕官而遭亂遽罷也程氏謂王茂元兵敗身死義山始離其戎幕徐氏謂太原當有王茂元宅皆謬甚也余閱續西陽雜俎與北夢瑣言所載三枝槐曰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職惟福歷七鎮使世說鄧竟陵免官後相而已然則李石家居永樂而義山下居未曉因依何人也曰不能不恨於破甑

玉谷寺羊主

卷一

尾

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

陶詩只採黃金實陶潛詩採菊東籬下。又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本草九月採英。六月採名容成。九月採名金精。十二月採名長生。郢曲新傳白雪英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楚辭餐素色。不同籬下發。繁花疑自月中生。梁簡文帝采菊篇。浮

秋菊之落英。素色不同籬下發。繁花疑自月中生。梁簡文帝采菊篇。浮月精麗草散秋株。

杯小摘開雲母春秋運斗樞。極星散為雲母。來水帶露旋。一作移綴水精。山海經堂

水玉司馬相如上林賦。水玉磊砢。郭璞曰。水玉水精也。偏稱合香五字客郭頴魏晉世。語司馬景王。命書合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令

松更定。經時思。不能改中書。郎鍾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耶。誰所定也。松曰。鍾會王曰。如此可大用。餘見送李郎中。

從茲得地始芳榮鍾會菊花賦。俯弄芳榮。

寄和水部馬郎中題興德驛時昭義已平

降八月傳首京師。九月詭等皆伏誅。隋書志。京兆郡華陰縣。有興德宮。元和郡縣志。同州馮翊縣南二十二里。義旗將趣京師。次子忠武園。因置亭。子名興德宮。按忠武園新書志。作志武里。同州與華陰縣接近。而隋與唐則異也。未聯則指華陰。時馬郎中自永樂入朝。詩語顯然。

仙郎倦去心百帖郎官曰。星郎仙郎臺郎。鄭驛暫登臨屢見水色瀟湘潤水經湘水北。過羅縣西。瀟湘水從東來。流注之注曰。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按注則謂湘水至此兼名瀟湘。非又有瀟水也。圖經言湘水至零陵。北而營水會之。二水合流。謂之瀟湘。

時往復漢書司馬相如傳。浮文鷁注。鷁水鳥。畫其象於船首。鷗鳥恣浮沉沙程朔漠深。文選雪賦。朔漠飛鷗舟。沙徐曰。二句此也。鷗舟

樹陰書歸馬于華山之陽。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三三同年之什徐曰。使府

侍御為寄祿官。臺拜則即真矣。故聞而喜之也。按舊人以太原為王茂元者。誤此太原。稱地不稱郡。望也。太原同院。若謂太和六年。令狐公尹太原。義山當至其幕。於事無徵。且詩意不符。頗疑此時曾在李石太原幕。故曰同院。但與母喪時甚相近。參考不細。合味其意。致必閒居永樂時也。又按李石先在令狐楚河東幕。必與義山風契。當有往來之跡。惜無可明考。

鵬魚何事遇屯同似與崔同遭險難。而俄判升沉也。雲水升沉一會中劉放未歸雞

樹老魏志。劉放。涿郡人。說漁陽王松附太祖。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文帝時為祕書監。加給事中。遂掌機密。明帝尤見寵任。放善為書檄。詔命招喻。多放所

為世語曰放與孫資久典機任夏侯獻曹肇心不平殿中有雞棲  
 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急就篇注皂莢樹一名雞栖  
 空漢書梁孝王傳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鄒  
 陽傳梁事敗陽求方畧解罪於上者行月餘還過王先生發寤於心辭去不過梁徑  
 至長安餘見送李千牛寂寥我對先生柳見上赫奕君乘御史驄後漢  
 二句謂其出幕至京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畏憚若向南臺見鶯友通典御史臺梁及後魏北  
 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齊或謂之南臺詩嚶其鳴  
 矣求其為傳垂翅度春風後漢書馮異傳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滄  
 友聲為傳垂翅度春風池張衡傳子觀木雕獨飛怒我垂翅故棲

何曰此章極似夢得

寄令狐郎中

新書傳綯擢右司郎中按舊書失書郎中綯子高傳綯於會昌二年任戶部員外郎則為郎中必在三四年

嵩雲秦樹久離居

謂舊在河南京師之蹟雙鯉迢迢一紙書見贈任休問梁園舊

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

史記司馬相如稱病閑居不慕官爵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餘見贈趙協律姚曰以楊得意望令狐楊

日其詞甚悲意在修好

靈仙閣晚眺寄鄆州韋評事

舊書志鄆州東平郡屬河南道按靈仙閣在永樂縣見太平廣記木怪類所引傳奇

開成中江叟事也韋評事曾居永樂而已出赴鄆幕詩意自明

愚公方住谷

說苑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之中問一老公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名之臣故畜牝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

樽俎間

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仁者本依山華蓮開菡萏見荆玉刻孱顏見

爽氣臨周道

風光出入一作漢關想其所經道途是遠眺非閣滿壺

從蟻泛

汎然曹植酒賦素蟻浮萍高閣已苔斑想就安車召漢書儒林

寧期負矢

米誤還漢書司馬相如傳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

潘遊全璧散

善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郭

去半舟閑

見哭蕭定笑幽人跡鴻軒不可攀顏延之五君詠交呂既鴻軒攀

明神

玉谷寺羊主

明神司過豈令寃。暗室由來有禍門。左傳閔子馬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史記趙世家同類相推俱入禍門。

莫為無人欺一物。他時須一作慮石能言。左傳石言於晉魏榆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

浩曰昭義平後李訓兄仲京郭行餘子台王涯姪孫羽韓約男茂章茂實王璠子渥賈餗子庠凡亡歸從諫為其撫養者皆斬詳舊書紀與通鑑其餘多所誅戮當時諸臣大有議其寃濫者此故特傷之言已逃居暗室豈知禍復有門盡舉而殲之也覆巢遺種無人護持原同一物之可欺然安知其寃橫所結不憑物而為厲哉用事皆切晉地舊解謂甘露之變非也。

過姚孝子廬偶書。徐曰邵氏聞見錄唐永樂縣姚孝子庄孝子名栖筠貞元中當戍邊栖筠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弟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時栖筠方三歲其後母再嫁鞠於伯母伯母死栖筠葬之

又招魂葬其父廬於墓側終身哀慕不衰縣令刻石表之河東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其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欽愛姚孝子必即其人又次聯指廬墓事三聯哀慕不衰七句旌表里閭也按邵氏聞見錄謂栖筠而下至宋政和中義居二十餘世專以一人守墳墓世推尊長公平者主家政三百餘年無異爨者澠水燕談錄筠作雲宋史孝義姚宗明傳亦作雲云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拱木臨周道。左傳爾墓之木拱矣。荒廬積古苔。魚因感姜出。後漢書列女傳廣漢姜詩妻龐氏事母至孝妻

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託以行學不在始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供鱸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鶴為弔陶來。御覽

侃傳侃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叩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而看之但見雙鶴舞而冲天兩鬢蓬鬢亂。雙眸血不開。

聖朝敦爾類。見哭蕭非獨路人哀。浩曰義山喪母未久故觸緒成篇

四年冬以退居蒲之永樂渴然有農夫望歲之志遂作憶雪

又作殘雪詩各一百言以寄情於遊舊。舊書志武德初置蒲州開元中改河中府

憶雪

愛景人方樂。左傳趙衰冬日之日也注曰冬日可愛同雲候稍愆。詩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徒聞周雅什。

印上小雅謝惠連雪賦賦一作胡風篇詩北風其涼雨雪其雱雪賦歌北風於衛賦詠南山於周雅願賦一作胡風篇。詩按曹植胡風詩今我旋止素雪云飛然非此欲俟千箱慶。詩乃求千斯倉須資六出妍。韓詩外傳凡草木花詠畱所用



飛絮後見歌倡同落梅前樂錄漢橫吹曲梅花落本笛中曲也梁簡文帝雪朝詩落梅飛四注庭樹思瓊蕊

文選西京賦屑瓊蕊以朝飡注楚辭日屑瓊蕊以為糧王粧樓認粉綿瑞邀盈

尺日左傳平地尺為大雪雪賦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豐待兩岐年詩傳豐年之冬必有積雪後漢書張堪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

百姓歌曰桑無預約延枚酒雪賦微霰零密雪下王乃置虛乘訪戴船附枝麥穗兩岐

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開室命酌四望皎然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在剡乘興棹舟訪之經宿方至既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安道

書孤志業宋齊語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披覽阻神仙晉書王恭傳恭披鶴氅裘涉雪而行

幾向霜階步頻將月幌寒玉京應已足白屋但頽然家語孔子曰周

日見百七十人注曰白屋草舍

殘雪

旭日開晴色寒空失素塵何遜詠雪若逐微風起誰言非玉塵遠牆全剝粉傍井漸消

銀拆用粉刻獸摧鹽虎左傳王使周公閱來聘享有昌獸白黑形鹽辭曰國君

山倒玉人晉書裴楷傳楷字叔則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餘見日高珠還猶照魏

後漢書循吏傳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山珠寶通商貨糶壁碎尚聞

先時宰守貪穢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嘗到官去珠復還餘見詠史

秦史記商相如奉璧西入秦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

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秦

矣落日驚侵晝餘光悵惜春簷冰滴鶯管輿地記太湖小山洞庭穴中有鶯管鍾乳圖經本草石鍾乳

山液而成空中相通如鸞翎管狀屋瓦鏤魚鱗楚辭魚鱗屋兮龍堂廣信賦嶺霽風光折

松暄翠粒新述異記松有兩鬚三鬚七鬚者言如馬鬣擁林愁拂一作盡

著砌恐行頻焦寢忻無患高士傳焦先野火燒廬因露寢遭大雪先祖卧不移人以爲死視之仍生梁園去有

因屢見此謂辭幕而歸莫能知帝力空此荷平均言退居者惟此荷帝力平均也

寒食行次冷泉驛荆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

前明統志冷泉在汾州府孝義縣西南二十里炎夏清冷本朝王阮亭奏蜀驛程後記抵介休縣過冷泉關關為太原

平陽要害又抵靈石縣按新書志汾州孝義縣有隱泉山頗疑音近即後稱

冷泉者

歸途仍近節。旅宿倍思家。獨夜三更月。空庭一樹花。介山當驛秀。

史記晉文公反國介子推自隱至死不復見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新書志汾州介休縣有雀鼠谷有介山

斜。周禮職方氏河內曰冀州其浸汾潞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又南

梁閣道繫石就路俗謂之魯般橋蓋通古之津隘。自怯春寒苦。那堪禁火賒。

北史周武帝大舉東討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

新序文公求子推不得以謂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鄴中記并州之俗冬至後一

百五日為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今之糗是也。後漢書周舉傳并州舊俗以

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注曰龍星木位春見東方心為大火忌火之盛故謂之禁火俗

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然傳文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舉以盛冬去

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作書置子推廟宣示愚民風俗頗革豈是後

乃改於清明前耶琴操云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尤異辭矣

田曰禁地悄然能使歡人生悲。浩曰首云歸家歸永樂也時方閑居故感子推隱死之事

評事翁寄賜錫粥走筆為答

評事翁似為劉評事韋則赴鄆矣題一作寒食詩誤

粥香錫白杏花天。玉燭寶典寒食節今人悉為大麥粥研杏仁為酪引錫沃之省對流鶯坐綺筵。今日

寄來春已老。鳳樓迢遞憶鞦韆。見無題五古

縣中憇飲席

晚醉題詩贈物華。罷吟還醉忘歸家。若無江氏五色筆。見杜爭奈

河陽一縣花。庾信賦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百帖潘岳為河陽令樹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徐曰飲席似妓席與牧之忽發狂言同一豪致浩曰玩歸家字則宜永樂縣也

花下醉

尋芳不覺醉流霞。揚雄甘泉賦翕青雲之流瑕兮漢書注曰瑕日旁赤氣也文選注善曰相如大人賦呼吸沆瀣朝霞霞與暇古字通此則謂

更燒高燭照紅粧。武夷山倚樹沉眠日已斜。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蘇東坡詩

浩曰最有韻亦復最無聊

永樂縣所居一章

一章

手種悲陳事。心期玩物華。柳飛彭澤雪。晉書陶潛為彭澤令。餘見移家永樂。桃散武陵

霞。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得一小口。舍船從口入。其人云。避秦來此。不復出焉。停數日。辭去。枳嫩樓

鸞。後漢書仇覽傳。枳棘非鸞鳳所棲。桐香待鳳花。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

蔦紫弱蔓。綬形如藤。詩。常用。袍草展新芽。古詩。青袍似春草。學植功雖倍。左傳。閔子馬曰。夫學殖也。不學

將落。舊本皆作。成蹊跡尚餘。史記。李廣傳。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芳年誰共玩。終老召平

瓜。史記。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

春推下。似無碍。

自喜

自喜蝸牛舍。古今注。蝸牛陵螺也。野人結圓舍。如其殼。故曰蝸牛之舍。魏志注。案

之有角者。俗或呼為黃犢。先等作。兼容燕子巢。綠筠遺粉籜。禮記。如竹筍。工

藥綻香苞。謝朓詩。紅藥當階翻。虎過遙知穿。魚來且佐庖。慢行成酪酪。酪。前見山

樂營。鄰壁有松琴。鄰壁。暗用畢卓阮籍事。詳

置酒。鄰壁有松琴。後詠懷寄秘閣。餘見潭州。

春宵自遣

地勝遺塵事。身閑念歲華。晚晴風過竹。深夜月當花。石亂知泉咽。

苔荒任逕斜。陶然恃琴酒。忘却在山家。

浩曰。念歲華。是不能忘也。陶然。忘却聊自遣耳。

題道靖。一作靜。院院在中條山。故王顏中丞所置。魏州刺史捨

官居此。今寫真存焉。宣室志。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文宗時

雷首山。梭中條。即雷首山。兼跨數邑之境。永樂舊隸魏州。徐曰。英華有權德

輿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云。太原王顏常悅先生之風。自先生化去三

歲。顏為御史中丞。類斯遺文上獻。即此人也。顏固好道矣。梭宣室志。鄧太元

鍊藥。畱貯院內。蒲人侯道華在院為供給者。性好子史。常不釋卷。一覽必誦

之。於口曰。天上無愚情仙人。一旦不見。惟脫雙履。衣挂松上。畱傷一

首。方驗竊太元藥仙去。時大中五年五月也。此詩在前。偶附志之。

**紫府丹成化鶴羣**

抱朴子項曼都言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是見昱餘詳後神仙傳蘇仙公軌升雲而去後化白雀止郡城東北樓又丁

令威事見下喜雪

**青松手植變龍文**

按拾遺記秦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有東得節皮如龍鱗盤根膠枝四時青青以龍狀松習見語也抱朴子松三千歲皮中壺中有藜芝如龍形名曰飛節芝朱氏引之而改藜芝為聚脂又刪飛節句誤矣

**別有仙家日**

後漢書方術傳費長房為市吏有賣藥老翁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稜神仙傳凡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皆出自壺公

總名壺公符雲笈七籤魯人施存遇雲臺治官張申常夜宿壺中

有天地日月自號壺天真誥謂施存孔門弟子張申即長房之師

**嶺上猶多隱士**

一作雲何所有嶺上多白雲獨坐遺芳成故事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

**徒望朝嵐與夕曛**

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珠日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垂帷裳以自掩寒乎乃命仰者褰之太素三元君道書屢見

**憐君孤秀植庭中**

題小松一作細葉輕陰滿座風桃李盛時雖寂寞雪霜多後

**始青慈**

爾雅青謂之慈揚雄甘泉賦翠玉樹之青慈

**一年幾變度**

一作枯榮事百尺方資柱石

**功**

漢畫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行遊逍遙步西園曹植公宴詩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又云秋蘭被長阪朱華冒渌池芙蓉秋蘭俱不耐久故云然以比朝貴何曰殊覺疎薄不似義山手筆浩曰頗如何評而首句與前題無非自裁合故從原編列之

**七夕偶題**

**寶婺搖珠珮**

更記天官畫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發河鼓為牽牛也爾雅云須女謂之務女或作常娥照玉輪

**靈歸天上匹**

崔實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河鼓織女二星神當會續齊諧之渡河也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日織女當渡河弟問

**巧遺世間人**

歲時記婦人結綵縷穿七孔鍼或以金銀鑰石為鍼陳瓜果於

**花果香千戶**

筮竽濫一作四鄰明朝曬犢鼻方信

**玉谷寺羊主**

卷一

三

阮郎一作貧竹林七賢論阮咸籍兄子也諸阮俱善居室惟籍一巷尙道業好酒

標大布積鼻禪於庭中日未能免俗聊復共爾

涪曰極平實却有寓意蓋借言婚於王氏也一二謂作合者即戊辰會靜中西山南真之意三四謂成婚得佳耦五六即事七八則自訴清貧與王氏之富於財者異也祭外舅文中有多數語可互參

秋日晚思

桐槿日零落雨餘方寂寥枕寒莊蝶去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

窗冷扇螢銷晉書車胤字武子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取適琴將酒忘

名牧與樵平生有遊舊一一在烟霄

菊

暗暗澹澹紫融融冶冶黃陶令籬邊色見移白菊羅含宅裏香晉書文苑

幾時禁重露實是怯斜陽無人潤澤深憂遲暮願泛通金

鳥西京雜記九月九日飲菊花酒令人長壽御覽晉咸康起居注詔送遼東使鸚鸚武鸚杯嶺表錄異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背故以此名殼上青綠斑文大者可受一升殼內光瑩如雲母裝為酒盃奇而可玩梁簡文帝詩車渠屢酌鸚鵡驟傾道源曰金鸚鵡或範金為之也升君白玉堂浩曰三四是罷官家居結望入朝

漢宮詞徐曰積砂唐詩作杜牧詩按的是義山筆

青雀西飛竟未迴山海經西山經玉山西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

君王長在集靈臺武帝宮觀名在華陰縣界按唐亦有集靈臺

侍臣最有相如渴屢不賜金莖露漢事程曰以武宗築望仙臺比事屬辭

承露盤田曰深婉不露方是諷諫體涪曰武宗朝義山閑居時多借以自慨非諷諫也

所居

窗下尋書細。溪邊坐石平。水風醒酒病。霜日曝衣輕。雞黍隨人設。

蒲魚得地生。周禮青州兗州其利蒲魚前賢無不一作謂容易即遺名。曹植七啓君子不遜俗而

遺名

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四韻之作。會昌一品集有河東畱後任畱

即此人也

萬里誰能訪十洲。千洲記祖洲瀛洲炎洲長洲新亭雲構壓中流。

鮫一作縱玩難為室。宋華海賦鮫人之室郭璞江賦鮫人構館於懸流海蜃

遙驚恥化樓。史記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范晔文對林夜語不過蛟室左右

名山窮遠目。東西大道鎖輕舟。徐巨東岸河東縣西岸河西縣唐六典造舟為梁河三洛一蒲津浮梁河之一也獨

畱巧思傳千古長。與蒲津作勝遊。更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橋正義曰今蒲津橋也新書志河中府河西縣

津關。一名蒲阪。開元十二年鑄八牛。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鐵也。夾岸以維浮梁。何曰只可施之新初移。撥泛題不得所以尤佳。

無愁果有愁。曲北齊歌。宋曰曲名緣起未詳按當是義山自撰之曲取倚絃而歌別采新聲為無愁曲自彈胡琵琶而唱之音韻窈窕極於哀思曲終樂闕莫不隕涕樂往哀來竟以亡國

東有青龍西白虎。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西宮參為白虎張衡靈憲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中含福星包世

度。史記天官書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索隱曰物理論云歲行一玉壺渭水次謂之歲星十二歲一周天王義曰天官云歲星所居國人主有福玉壺渭水

笑清潭鑿天不到牽牛處。三輔黃圖渭水貫都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按北史齊周紀濟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定居焉及文

宣帝受東魏禪都鄴而晉陽往來臨幸鄴在東晉陽在西故首句云然兼取漢世蒼龍  
天河謂笑其一壺之水不其奔。騏驎一作騏驎騏驎之瑞又李業傳注引孔子曰刳胎殺夭則足顧忌開疆所不到也騏驎騏驎同雲天馬狩。按戰國齊策世無騏驎騏驎不至南史梁武帝紀鑿井得玉鏤騏驎諸史中騏驎字甚多蓋唐以前騏驎騏驎轉移互用不足疑也乃注國策及杜詩者頗疑之故詳述焉牛山撼碎珊瑚聲。漢書禮樂志馬生渥洼水中又獲宛馬作天馬歌互詳茂陵

列于齊景公遊於牛山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滴滴去此國

而死于括地志牛山在臨淄縣晉書石崇以鐵如意擊碎王愷珊瑚樹

**滴不成淚十二玉樓無故釘**十二玉樓詳九成宮北史齊紀文宣營二臺於

踏雲二句指周師之至後主走青州故用牛山也周武帝平鄴詔偽齊東山南

園及三臺並毀撤諸物入用者盡賜百姓晉陽十二院當亦毀矣故曰無故釘

**唾月拋千里**上番紅桐一行死

按詩義疏有青桐白桐赤桐宋陳翥桐譜頰

種指神武子孫也

**白楊別屋鬼迷人**古詩驅車上東門遙望北郭

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

**空留暗**記如蠶紙

書斷魯秋胡玩蠶作蠶書按墨藏云秋胡妻作梁虞蘇論書表子敬門生

淑妃及韓長鸞等皆為所獲時齊之太后諸王同送長安至建德七年數十人無少長

皆賜死神武子孫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改葬於長安北原洪瀆川此故言其人已

死惟有暗

**日暮尚**一作

**風牽短絲**按上白楊謂

**血凝血散今誰是**

浩曰實詠北齊而暗有寓意也蓋追悼劉從諫之作東龍西虎喻南北司如水火也

福星謂天子也玉壺二句暗遞從諫欲入清君側之惡也駢麟四句謂天兵往討夷

其茅土也牛山暗言亡國石崇寓石雒州也推烟以下謂誅劉稹後其母阿裴

及弟妹從兄輩並俘至京斬於獨柳下也事皆載舊書紀傳又新書言郭誼斬稹悉

取從諫子在襁褓者二十餘殺之矣空留句謂徒有暗記從諫之事實者其以北齊

為言者澤潞為河東道與北齊晉陽鄰接也蓋至劉稹方拒命而其先從諫尚扶王

室又頗得士大夫之心故猶有默傷之者

**喜雪**

**朔雪自龍沙**後漢書班超傳贊坦步慈雪咫尺龍沙注曰慈嶺雪山白龍

堆沙漠也據此注龍沙似分言亦有謂沙形長亘如龍者

**呈祥**勢可嘉有田皆種玉

永經注無終山有陽翁伯玉田搜神記曰雍伯雍陽人父

母沒葬之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上無水雍伯置飲焉有

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伯至玉

田求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即家焉陽氏譜敘言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因而氏

焉陽公受玉田之賜今猶謂之玉田陽樊

**無樹不開花**劉庭琦瑞雪篇何處川中

他書陽多作楊或作羊翁伯雍伯亦小異

**曹衣詎比麻**詩曹風麻

**驚歸逸少**晉書王羲之傳字逸少法書要錄梁虞蘇論書表曰羲之性好鷺山陰曇壤村有一

宅道土養好鷺十餘王往求市易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為河上公老子而無人能書

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令身羣

以奉養之便住半日為寫且籠鷺而歸

**鶴滿令威家**搜神後記丁令威本遼東人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

令遣戶曹掾掛閣問定。定已絕穀。妻子皆依稀履跡。斜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久  
 卧在床。令遣以乾糗。就遺之。定乃受半。束皙餅賦重羅  
 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之麪塵飛雪白  
 人疑遊麪市。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  
 服鹽車而上太行。洛水如虛妬。洛神賦飄飄兮  
 若流風之迴雪。姑山客漫誇。人居焉肌膚若冰雪  
 聯辭追一作許謝。屢見謂遠。和曲本慚巴。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  
 此謂閣中唱和。粉署閣全隔。見行次。霜臺路漸一作。賒。通典御史臺  
 人餘見移白菊。粉署閣全隔。昭應縣。霜臺路漸一作。賒。為風霜之任  
 傾賀酒。相望在京華。落日略有寄意四五聯閑居之景七八  
 聯兼開中人言之。結慨不得在京華也。

落日略有寄意四五聯閑居之景七八  
 聯兼開中人言之。結慨不得在京華也。

被遊麪市萬花谷引之作迷  
 字似與困字更對俟再考定

小園獨酌

柳帶誰能結。花房未肯開。空餘雙蝶舞。竟絕一人來。半展龍鬚席。  
山海經中山經賈超之山其草多龍修郭璞曰龍鬚也似莞而細  
生石穴中莖倒垂可以為席元和郡縣志汾州沁州貢龍鬚席  
帝馬腦勒賦序馬腦玉屬出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  
以各之晉書載記呂纂傳盜發張駿墓得琉璃榼白玉樽馬腦鍾  
 年年春不定

虛信歲前梅

何曰句生動與小  
 桃園詩皆是宮體

小桃園

竟日小桃園。休寒亦未暄。坐鸞當酒重。送客出牆繁。啼久艷粉薄。  
一作舞多香。春誤雪翻。猶憐未圓月。先出照黃昏。

自貶

陶令棄官後。仰眠書屋中。誰將五斗米。擬換北窗風。  
晉書隱逸傳陶  
潛為彭澤令郡  
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事鄉里  
小人邪解印去縣嘗言夏月虛閒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浩曰似永樂閑居作或以祇有傲情更無他慨  
疑前尉宏農乞假歸京時作亦合今且編此

所居永樂縣久旱縣宰祈禱得雨因賦詩

甘一作膏滴滴是精誠。春秋僖公三年六月雨公羊傳注曰所以詳錄賢君  
井誤精誠之應也。後漢書詠輔傳為民祈福精誠懇到。畫



三言言言言  
夜如絲一尺盈張協詩密祇怪閭閻喧鼓吹邑人同報東長生晉書東晉  
字廣微陽平元城人太康中郡界大旱皆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眾為哲誠感為作  
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東長生此用  
法反託

落花

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腸斷未忍掃  
眼穿仍欲稀一作歸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漢鏡歌臨水遠望泣下沾衣田曰起超忽連落花亦

看作有情矣結亦雙關楊曰一結無限深情

春日寄懷

世間榮落重逡巡我獨邱園坐四春當至會昌六年矣縱使有花兼有月可  
堪無酒又一作更無人袁曰無酒無人反不如併青袍似草年年定屢見  
髮如絲日日新欲逐風波千萬里未知何路到龍津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

通龜魚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

過故府中

何曰中字衍

武威公交城舊莊感事舊書志北京太原府領縣十三交城隋分

晉陽置初治交山後移治却波村

信陵亭館接郊畿

御覽引圖經浚儀有信陵亭在城內即魏公子無忌勝槩之地

幽象遙通晉水祠水經

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

日落高門喧燕雀史記汲鄭列傳下邳翟公

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

風飄大樹撼熊羆後漢書馮異傳諸將並

羅非用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新蒲似筆思投日謝靈運詩新蒲

能拔樹木昔日多賓客部曲今惟燕雀熊羆

芳草如茵憶吐時謝萬春遊賦草

引董澤之蒲是乃爾雅楊蒲柳可為箭者誤

山下祇今黃絹字後漢

書丙吉馭吏嗜酒數通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此不過污丞相茵耳遂不去也

書孝女曹娥傳上虞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旁為立碑焉會稽典錄邯鄲淳為曹娥碑文操筆而成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鰲曰世說新語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見碑背題字已解魏武行三十里乃得之與修同黃絹色絲於字為絕幼婦少女於字為妙外孫女子於字為好鰲曰受辛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被準之史書

蔡邕亡命遠至吳會自可題字魏武與  
何緣得過碑下注世說者已疑之  
陽卒襄陽百姓於岷山祐平生遊憇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  
預因名為墮淚碑北齊書李稚廉傳高祖行經冀州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校戶口增損  
浩曰自朱長孺妄以武威公為王茂元諸家胥仍其誤王栖曜濮陽人父子宦蹟皆  
未一至河東何得交城有莊且有碑紀功哉義山為茂元塔何僅曰故府茂元諡威  
何加武字哉太原王氏亦有封武威者如北齊王叡之父贈武威王之類而此必非  
也余初以漢有劉武威定為追感劉從諫之作舊新書言失意不還之徒皆投路州  
故以信陵好客比之舊紀開成元年從諫奏開儀夷山路通太原晉州故次句云從  
諫加同平章事故六句云六州兒者指河北魏博諸州也舊新書羅威傳自至德中  
田承嗣盜據相魏博衛具等六州募置牙軍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謂其勢強  
也魏博六州唐時常語如舊紀元和七年魏博田興請裴度至六州宣達朝旨太和  
九年歲飢河北尤甚賜魏博六州粟及平淮西碑魏將首義六州降從之類蓋河北  
以魏博最強而昭義本由相衛分置一氣相依故此云六州兒而文集亦以六州向  
化指河朔之來服也劉氏之鎮昭義從諫居其中故隱曰中武威公也積以叛誅而  
從諫頗可追惜也今思交城自屬太原地不相涉武威之稱亦太假借恐又非也再  
檢傳表武威李氏抱真喜招致天下賢雋飾臺沼以自娛其所鎮亦昭義非太原范  
陽李氏載義封武威郡王太和七年鎮太原其吏下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為之詞開  
成二年卒似相近而實不可符其他李氏之或家太原或封武威者皆無可徵其曰  
故府曰感事必有實事在焉尋考未符惡可妄斷又曰頗以為李光顏也舊書傳  
紀李光進父良臣光進光顏兄弟家於太原光進以破賊多戰功封范陽郡公進武  
威郡王元和六年賜姓李氏十年卒光顏討吳元濟功冠諸將穆宗即位之年由邠

寧赴闕賜開化里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司徒兼侍中敬宗寶歷元年由忠武  
移太原尹北京留守二年卒諡曰忠光進光顏皆大著功勳屢為節鎮時人以大小  
大夫別之光顏忠誠尤烈金石錄云榆次縣有李良臣碑而朱竹垞曝書亭集跋榆  
次三唐碑兼光進光顏也光進傳書武威郡王碑書安定郡王其詞令狐楚撰光顏  
碑李程撰開成五年立傳不書封爵而紀於邠寧入朝時書武威郡開國公矣前明  
統志云榆次縣北十里良臣與子光進光顏孫昌元等五墓並列墓有碑今磨滅夫  
光顏家在太原墓在榆次則有莊在交城似亦可也次句似謂與太原家祠靈爽相  
通六句點明曾加平章光顏討淮蔡時却韓宏美妓之遺座對三軍誓死無貳今之  
李石幕而追感之舊書傳石封隴西郡開國伯會昌五年後卒此云武威相類而稍  
隱之亦未細符也又曰自和劉評事永樂開居以下約四十章皆將居永樂及以後  
景敘者余得會其意而通之不必皆有確據之語也乃  
又雜取前後之確有可憑者並列焉要之皆非武斷

君到臨邛問酒壚近來還有長卿無  
史記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字長卿  
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  
如自着犢鼻褌滌器於市中  
金徽却是無情物  
國史補蜀中雷氏斲琴常自品  
徽又次  
螺蚌徽  
不許文君憶故夫  
古詩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餘見送裴十四何  
曰以無情誚金徽殊妙若說文君無情便同嚼蠟

寄蜀客

君到臨邛問酒壚近來還有長卿無  
史記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字長卿  
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  
如自着犢鼻褌滌器於市中  
金徽却是無情物  
國史補蜀中雷氏斲琴常自品  
徽又次  
螺蚌徽  
不許文君憶故夫  
古詩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餘見送裴十四何  
曰以無情誚金徽殊妙若說文君無情便同嚼蠟

蜀桐

玉壘高桐一作梧拂玉繩見後武侯廟上含非一作非霧下含冰更記天官

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城被甲而趨枉教紫鳳無棲處斷作秋琴彈聲壞陸機英華及諸舊本皆作壞考御覽玉海引琴操本皆作壞而他書或作懷訛也廣陵散詳

壞陵必非廣陵浩曰此二章余早悟為問之於西川者發也但初定為大中二三年有望於杜棕之作今乃知其非矣當與成都高苗二從事互看唐人托興每以夫婦之情喻君臣師友之契合寄蜀客篇文君故夫喻本是師生情更濃至其人必離西川故言今豈還知今亦遭斷壞哉其人或廢棄或已逝也皆未定何年所作以會昌末鎮蜀者已非高錯故酌編此愚細味詩情詳探遊跡始能得之舊解動指令狐於蜀客奚取焉壞陵或謂當作廣陵以喻杜棕由蜀移淮南不知移鎮依然顯貴義必不可通也

昭肅皇帝挽歌辭三首

舊書紀會昌六年三月壬寅帝不豫疾篤是月八月葬端陵按左傳吳與齊戰齊人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即挽歌之始也續漢書禮儀志曰登遐羽林孤兒俞擢歌者六十人晉書禮志漢魏故事大

喪及大臣之葬執紼者挽歌古今注薤露蒿里喪歌也出田橫門人至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全唐詩中次行挽歌亦有奉勅撰者此疑代人之作

九縣懷雄武

後漢書九縣縣回二靈仰睿文周王傳叔父史記周本紀共王崩子

弟辟方立舊書紀遺詔立漢后重神君更記封禪書天子病不愈游水發根言上光王為皇太叔即皇帝位那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疆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詩是用此事非川長陵女子也舊書紀帝重方士服食修飾親受法錄至是藥燥通鑑上自玉律朝驚露後漢書律歷志候氣之法殿中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候用玉律十二更記商君傳危若朝露尚欲延年益壽乎古今注金莖夜切雲二輔故事承露盤高二十

玉塞驚宵析

漢書西域傳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師古曰阨塞也此謂破回紇漢書西域傳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師古曰阨塞也此謂破回紇

玉塞驚宵析

漢書西域傳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師古曰阨塞也此謂破回紇漢書西域傳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師古曰阨塞也此謂破回紇

玉塞驚宵析

漢書西域傳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師古曰阨塞也此謂破回紇漢書西域傳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師古曰阨塞也此謂破回紇

玉塞驚宵析

漢書西域傳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師古曰阨塞也此謂破回紇漢書西域傳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師古曰阨塞也此謂破回紇

玉塞驚宵析

漢書西域傳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師古曰阨塞也此謂破回紇漢書西域傳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師古曰阨塞也此謂破回紇

武功既成將**旋駕鼎湖龍**漢書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以鑄鼎成有龍垂胡顛

致太平也**門咽通神鼓**蔡質漢儀凡宮中漏夜盡鼓鳴

與龍顛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小臣**

則起餘見覽古又臨海記郡西有白鵝山山有石鼓相傳云此山有白鵝飛入會稽郡

雷門鼓中打鼓聲洛陽開之劉瓛定軍禮或曰鷲鼓精也昔吳王夫差啓蛇門以厭越

越為雷門以厭之擊大鼓雷門之下而蛇門開焉其後移鼓建康宮之端門有雙鷲破

鼓而飛乎雲表古今樂錄及吳錄夫差移於建康之宮南門有雙鷲從鼓中而飛上入

雲中後通神用此非用周禮地**樓疑警夜鐘**見覽古張衡西京賦警夜巡書

官故人以雷鼓鼓神祀之類**猶誤欲東封**漢書武帝元封元

觀吉從後漢書禮儀志先大雩日游衣冠於諸宮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

莫驗昭華館一作管大戴禮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瑱晉書律歷志舜時西王母獻

寸二十九孔昭華之瑀見車馬山**虛傳甲帳神**漢武故事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

林隱麟和昭華之瑀**海迷求藥傳**漢書郊祀志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諸

甲以居**松扉白露新**陵寢必植松

乙以居**萬方同象**亦通然此體只取莊重故酌定

王母進周穆王曠州甜雪萬歲冰桃餘見聖女祠舊書紀會昌元年六月衡山道士劉

元靖充崇元觀學士賜號廣成先生命與趙歸真等於三殿建九天道場帝親受法錄

三年築望仙觀於禁中四年以道士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五年築**桂寢青雲**

望仙臺於南郊歸真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生之術帝遣中使迎之

斷蓬萊山西京雜記武帝造關輔記云桂宮在未央宮北從宮中西上至建章神明臺

此而兼用漢書公孫卿曰仙人可見好樓居於是上令**松扉白露新**陵寢必植松

作飛廉柱管使卿候神人青雲用仙人乘雲而下之意

習用語也舊引符子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立櫺屏之

內霏然而雲生於牖似之而非也白露亦園陵習用此更切八月初葬**萬方同象**

鳥見送李千**舉動滿秋塵**舉一作舉舉滿一作淨今從戊籤按乘

也若如朱本謂舉動而塵為之淨與史記封禪書作乘舉後世喪儀每作舉謂葬時靈輿

亦通然此體只取莊重故酌定

田云宏整哀切就挽事作歎不失諫尊之體**浩曰武宗大有武功**

篤信仙術絕類西漢武帝三詩用典大半取之極華贍中殊含悽惋

**茂陵**漢書武帝葬茂陵

**漢家天馬出蒲梢**史記樂書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名曰**苜蓿花**徧近

郊戎義首二句誤出韻按唐人**不**拘漢書西域傳大宛左右以蒲陶為酒俗者酒馬者

日宿漢使采蒲陶日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日宿離宮館旁

**五卷上寺羊主**

**卷一**

**三**

極望焉博物志張騫使西域還得安石榴胡桃蒲桃

膠或名連金泥能續弓弩已斷之絃乃劍斷折之金武帝時西國王使至獻此膠武帝以付外庫不知妙用也帝幸華林園射虎弩絃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

續弩絃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擊引之屬車無復插雞翹後漢書輿終日不脫膠色青如碧玉戍籤含鳳嘴謂口濡膠也

有九旂雲罕鳳凰關戟皮軒鸞旗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幘旁民或謂之雞翹非也餘見陳後宮此謂已俎落弩絃可續而壽命難延五六又追述

憐方朔神農經玉桃服之長生不死若不早得服臨死日服之其尸畢天地不朽抱玉井水洗之便軟可食餘見聖女祠楊慎曰本是瑤池宴罷雷王母俗作此句直似小兒語耳朱曰漢武內傳土母降承華之宮若瑤池西宴自是穆王事如何可合徧檢宋本俱無之不可以語出用修而不嚴其實

按此辨極是不可震其名而為所欺也金屋修桃一作成貯阿嬌為膠東王年數歲長公主問曰兒欲得婦不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漢書外戚傳武帝即位陳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此舉以該後宮

蘇卿老歸國漢書蘇武傳武字子卿為中郎監武帝天漢元年使匈奴始元六年春還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武留匈奴

凡十九歲始以強壯茂陵松柏雨蕭蕭宋曰此詩全是託諷武宗何曰首二謂勤遠略三四謂好獵五謂好仙六謂好內結偕蘇卿一襯諷刺自見言外包括貫穿極工整而不牽率

活曰武宗武功甚大故

首聯重筆寫起不僅游獵武戲也推之好仙好色而仍歸宿邊事武之所以為武也亦非專是託諷請借發故君之感則合乎忠厚矣蘇卿未必有所指徐氏謂宣宗立武宗朝貶逐五相李宗閔楊嗣復牛僧孺崔珙李珣同日召還義山本牛黨蘇卿指僧孺等深文之論吾無取焉又曰此章的是慨武宗矣然謂直詠漢武以為諷戒意味固已深長詩中妙境其趣甚博隨人自領之耳

漢宮

通靈夜醮達清晨三輔黃圖王褒雲陽記曰鈎弋夫人卒葬雲陽武帝思之起通靈臺於甘泉宮按通靈泛指醮事亦可太平廣記引漢武內傳

帝禱醮名山承露盤晞甲帳春屢王母西歸一作方朔去英華曰集作以求靈應

處去武帝內傳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眾人見從西更須重見李夫人北上海冉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二年帝崩餘皆別詳

漢書外戚傳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

偏何姍姍其來遲按李夫人封禪書作王夫人

華嶽下題西王母廟

神仙有分豈關情八馬虛追落日行穆天子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騶綠耳

隨誤

巨谷寺羊主

天子主車造父為御水經注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多野馬莫恨名姬中夜

造父於此得驂騑綠耳盜驪之乘獻穆王使之馭以見西王母

沒穆天子傳天子西北口姬姓也盛栢之子也天子乃為之臺是曰重璧之臺天子東

廟天子永念傷心乃南君王猶自不長生史記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

葬盛姬於樂池之南君王猶自不長生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

宋曰新書武宗王才人善歌舞狀纖頰頰帝每暇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俊服光

與汝辭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以殉及大漸悉取所常貯散遺宮中帝崩即自經幄

下宜宗嘉其節贈賢妃葬端陵之栢城義山豈感其事而發歎楊曰康駢劇談錄有

孟才人寵於武宗帝不豫召而問之曰我或不諱汝將何之對曰無復生為是日令

於御前歌河滿子一曲聞者涕零後宮車晏駕哀痛數日而殞名姬亦可指此徐曰

張祐詩有孟才人歎序稱才人以笙囊獲寵上曰吾不諱爾何為哉指笙囊泣曰請

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憤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

殞上令醫候之曰肌尚溫而腸已斷其事皆大同小異豈宮闈事祕傳之者不得其

真乎浩曰以上兩章皆武宗崩後作無疑也漢宮首句指道場法錄下二句言王

母不再來方朔又去帝求仙之道絕矣未何以重見托出李夫人之早卒進筆殊妙

隔帷遙望豈果能重見之耶或謂宮車晚出却與李夫人重見意亦通也考舊書后

妃傳云武宗王賢妃事闕而紀文即位之年三月詔宮人劉氏王氏並為妃及葬端

陵德妃王氏附焉通鑑載王才人事而考異引李贊皇獻替記曰王妃有專房之寵

至是嬌妬忤旨一夕而殞又引蔡京王貴妃傳帝升遐妃自縊仆於御座下又引劇

談錄孟才人笑於端陵之側而曰此事正恐是王才人傳聞不同也今合檢諸書竊

以德妃賢妃即一人孟才人王才人事亦即王妃也唐末紀載麗雜附會者多不足

盡信又曰獻替記書於五年十月張祐詩序才人先帝而殞與崩前後從殉不同合

而卒此文當有舛耳

瑶池穆天子傳卷三天子賓於西王母天子傷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

瑶池阿母綺窗開稱王母為元都阿黃竹歌聲動地哀穆天子傳卷五

兩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祖黃竹員闕寒云云按八駿日行三

萬里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杜子美集畫馬讚原注穆天子傳飛兔騶虞日馳三

錢曰此方專諷學仙

過景陵

舊書憲宗紀元和十五年正月甲戌朔上以餌金丹不

玉容三寺羊主

卷一

三

武皇精魄久仙昇。殿裏凄凉煙霧凝。通典葬儀備列吉凶一駕神駕至吉惟帳殿進輜車靈駕至凶惟帳  
下。俱是蒼生留不得。鼎湖何異魏西陵。三國魏志太祖武皇帝葬高陵陵在鄴之西岡故稱西陵詳後東

阿王餘見挽歌辭

浩曰此篇意最隱曲假景陵以詠端陵而又追慨章陵也鼎湖喻新成陵寢西陵喻章陵而痛楊賢妃賜死事也。有前諸詩可証言豈獨文宗不能庇一姬耶憲宗與武宗皆求仙餌藥致疾故用黃帝上仙而篇首武皇微而顯矣。

四皓廟 戊籤無廟字

本為留侯慕赤松。史記留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漢庭方識紫芝翁。蕭何只解追韓信。史記淮陰侯列傳蕭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豈得虛當第一功。見韓碑

徐曰此詩為李衛公發衛公舉石雄破烏介平澤潞君臣相得始終不替而卒不能早定國儲使武宗一子不得立有愧紫芝翁多矣故假蕭相以譏之。浩曰徐箋甚精善新書武宗五子並逸其薨年然通鑑云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稱皇子冲幼須選賢德則其時武宗之子未盡也留侯之使呂澤迎四皓已在多病道引不食人以一言悟主也。比類而觀其能解於此章之冷刺歟。

玉谿生詩詳註卷一

玉谿生詩詳註補

卷一

玉谿金元好問遺山集水調歌頭詞賦德新王丈玉谿溪在嵩前費莊兩山絕勝處也

頭按此玉谿在嵩山義山詩中屢云嵩陽似亦可

指然不如耶律公所云覃懷玉谿更於懷州切近

領鏡文鎮徐錯繫傳鎮春秋傳曰迎於門者鎮

文成破體書在紙四句按破體或謂破文體或謂破書體愚謂破書體必謬謂

七十有三代國朝封禪者七十二君以唐憲宗益之故云七十三代也愚謂下句可以

告功封禪則當作三字

三邊後漢書鮮卑傳幽并涼三州緣邊諸

十二季鼎祚易傳蒙以養正千寶曰武王之崩年九十三矣而成王八歲禮記文王

子孔穎達疏曰鄭註金縢云文王崩後明年成王生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喪



三卷南朝雞鳴埭句

侵夜鸞開鏡謂曉粧之至早也詳

迎冬雉獻裘晉書武帝紀咸寧四年冬太醫

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為冬字更詳之

鸞鷲師曠禽經鳳雄鳳雌亦曰瑞鷲亦曰鸞鷲羽族之君長也

箕山箕山許由廟見舊書隱逸田遊巖傳

隋按國語晉臣辛俞曰是隋其前言註曰隋許規切壞也是亦音隨唐人碑文中每有書隨高祖者其通用審矣

白足禪僧按蔡京事蹟雲溪友議曰楚鎮滑臺之日見於僧中令京擊瓶鉢云似分書可見令狐與禪僧往來寧必以蔡京當之耶

鬱金裙宋長孺補註張泌粧樓記鬱金芳草也染婦人衣最鮮明染成則微有鬱金之氣

南省通志職官略唐時謂尚書省為南省門下中書為北省亦謂門下省為左省中書為右省或通謂之兩省

諸姓喪大記子姓謂眾子孫也姓之言生也

三十三天法苑珠林引正法念經補正字

嵩陽嵩陽不徒紀地唐時實有嵩陽觀如天寶三載嵩陽觀紀聖德頌李林甫撰徐浩八分書為明皇命道士孫太冲煉丹至九轉而作後之學仙者必多於此修習義山固學仙者

自取魏志袁紹傳注紹說進曰前賢武欲誅黃門言語漏洩自取破滅

漢相通鑑注甘露記曰訓長大美貌口辨無前常以英雄自任

軍烽疑作鋒字是漢書南粵傳軍鋒之冠字習見史書此謂刀兵之光照耀也內亂不煩舉烽再酌

重有感陸士淵曰詩蓋為劉從諫作也五句謂文宗受制中人而反言以存體六句慨無人效一擊之力也星關猶天門言禁闕也按此實先得我心特補采之不敢隱

千金子父司馬相如傳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心存闕莊子中山公子牟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闕之下按語習見唐人每用子牟

蘭亭二句劉賓客和汴州令狐相公詩選婿得蕭咸以此度之令狐有貴婿朱氏之揣是也

三谷寺羊主

和友人戲贈一首

徐武源謂此二首似贈置姬別室者遂句有解愚更就其說申之首章言會既不易信亦稀通三四清冷之態五六似言偶得相隨尋復別去結謂宜深鎖閉之也次章謂所居僻遠三四珮為常繫之物環有待圓之情謂終宜合并且俟徐圖耳或祇謂以珠珮玉環與之亦可下半宜如愚所解然愚究以妓館之說為得否則重有戲之兩結句囑其深鎖尚恐烏龍來臥毒誰何可禁當歟

秀才

更記儒林列傳二十石謹察司者當與計偕謂太常得受業如弟子能通一藝者首有秀才而無其人

月裏

御覽引歸藏經嫦娥盜不死之藥奔月

終南

通鑑漢紀九註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時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特詳於此以下皆同

學仙玉陽東

舊書職官志天寶二載置崇玄學習道德等經同明經例

天壇上

白香山有遊王屋自靈都抵陽臺上方望天壇詩又有天壇峰下詩頂上將探小有洞注小有洞在天壇頂上

翡翠

說文翡翠赤羽雀翠青羽雀羽字補

無聊

漢書張耳傳天下父子不相聊師古曰言無聊賴以相保養

松喬

淮南子王喬赤松子吐故內新抱素反真以遊元眇上通雲天按隸釋薄城有王子喬碑曰仙人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聞其仙不知與何代也此與列仙傳大異

錦里

後漢書王符潛夫論濯錦以魚

雲臺

唐人多於華山雲臺觀習業屢見小說家

東城飲

後西川有東城遊賞之盛東川亦有之乎或疑即謂京師之東城從翁既往東川京師之醺飲踈矣下句意其迴念京師并交情也本集幸會東城宴可証互

公玉季

按史記索隱曰玉或音肅姚氏引風俗通齊濬王臣有公玉冉三輔決錄杜陵有玉氏二姓單復有異單姓者音肅後漢司徒王祐是其後也按濬似濬字誤刊後漢書是玉况皮日休獻致政裴秘監詩玉季牧江西濬之不

黑水

元和郡縣志黑水在興元府城固縣西北

下苑二句

下苑指曲江之會東門指霸橋送別

施刑徒

後漢書朱穆傳太學書生數千人上書訟穆曰伏見施刑徒朱穆

**鉗奴**張耳陳餘列傳以鉗奴從趙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補句

**旋踵**管子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

**卽山卜宅**百香山哭師臯詩南康丹旆引魂迴洛陽籃舁送墓來北卽原邊尹邨畔月苦煙愁夜過半則楊實墓卽山也

**面啼**按漢書項籍傳馬童面之師古曰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謂反背而縛之愚意此句面字或亦謂背之

**羗渾**按舊書郭子儀傳吐蕃迴紇克項羗渾奴刺等各種而安祿山是柳城雜種胡人其幼隨母在突厥中未知與羗渾同異何如耳

**右**一作藏庫又按舊書安祿山傳朝廷震驚禁衛皆市井商販之人乃開左藏庫物既而焚之似作左作右未可執定但下句有左無右邊則必作右是

**節制**舊書職官志旌節所以委良能假賞罰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佩之

**官健**通鑑代宗大歷十二年定諸州兵其名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

**無愧辭**左傳范武子之德其視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此則用碑事

**彈碁中心**筆談碁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顛為小壺四角微隆起

**永憶江湖二句**預計他年功名成就歸老江湖仍抱不忘魏闕之意則此時之所進取者卑之不足道也

**南渡宜終否**通鑑晉元帝江東草創始立太學成帝時以江左寢安興學校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穆帝時以軍興學校遂廢

**些三皇**莊子天運篇老子曰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

**受經忙**通鑑唐太宗貞觀中幸國子監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增學生滿二千二百六十員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此為唐學業盛事

**誅非聖**何休公羊傳法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

**坊**禮記作坊音房與防通集本皆作防

**藏鈎**按說文彊弓弩端所居也而古人每借用之

**蘭臺**百香山詩自註秘書府即蘭臺也按是唐人習稱

**隱忍**漢書劉輔傳小罪宜隱忍

**仙眉佛髻**法苑珠林敬佛篇髮似光螺眉方翠柳又迦畢試國有佛髮青色螺旋右縈引長丈餘卷可寸許

**幘**舊書輿服志隋制車有巨幘通幘

一封馳師古曰脊上有一封其隆高若封土也

中路因循後漢書鄧彪胡廣傳論晉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於

景陽井後萬花谷引吳越春秋越王用范蠡計獻之吳王其後滅吳蠡復取西施乘扁舟遊五湖而不返與升庵所引吳墨子以比于之瘴孟賁之殺西施之

曲水閒話又曰五勝本取相勝代興之義此句不僅寓水字兼寓新故之感似與曲江一首必同意

浮雲文子日月欲明浮雲蔽之

大鹵杜預注太原晉陽縣

蒸雞晉書惠帝紀帝次獲嘉市籠米飯盛以瓦盆有老父獻蒸雞帝受之

長刀舊書王及善傳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曰與卿三品要職佩大橫刀在朕側知此官貴否

彭蠡按獨孤及江州刺史廳壁記廬山溢水周乎雒堞洞庭彭蠡為之襟帶唐時每以洞庭彭蠡連稱若論地勢江州與岳州遠矣

通塞易節卦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後漢書酈炎傳通塞苟由已志士不相

寄成都高苗二從事題與注作者已自表明高錯西蜀幕矣何疑焉

紫梨恒州記室李遵作進梨表見唐末許默紫花梨記

馮夷竹書紀年夏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稜竹書注有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則河伯似國號豈後人謂之河神耶竹書固不足信

師友後漢書班彪傳彪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交矩傳毅傳車騎將軍馬防請毅為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

寢門禮記奔喪哭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

妓席暗記送同年之武昌又曰義山必曾至蜀而回至武昌上二句即遊由蜀而回之情事語甚沉痛當與蜀桐失茲等篇同玩味之

盤豆館稜章莊有題盤豆驛水館後軒之作可與此章相証

茅君唐柳識茅山白鶴廟記茅山舊句曲也漢元帝世有茅君來受仙任因為茅山二弟亦此山得道三峰是三君駐雲鶴之所備詳傳記

許掾萬花谷引干二直君本傳許遜為九州都仙太史家屬四十二口皆乘雲去

黃紙洪邁曰晉恭帝時王韶之遷黃門侍郎凡諸詔黃紙皆其辭也則東晉時已用黃紙寫詔矣

**永樂** 元豐九域志熙寧六年省永樂縣入河東

**破甑** 世說鄧遐免官後見桓溫溫曰卿何以瘦答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

**同院崔侍御臺拜** 唐有三院御史侍御史謂之臺院殿中侍御史

**劉放** 穉孫資為中書令劉放為中書監皆當宰輔之任非庶僚也劉放句似謂府主

未得還朝鄒陽句乃謂崔以臺拜人京浩且以太原事編此然細玩情味疑非

**樽俎間** 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知

**靈仙閣** 金石錄鎮獄靈仙寺碑薛收

**映書** 南史范雲傳孫伯翳太原人

**常娥** 婦常用文心雕龍引歸

**曬犢鼻** 晉書阮咸傳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

曬衣服錦綺祭日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

**寂寞門扉掩** 袁安事從御覽引錄異記與後漢書

**鹽車** 戰國策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

**麪市** 御覽引姑臧記羣公對雪尚

**交城舊莊感事** 究以追感劉從諫為近是蓋從諫於甘露之變後大得時譽觀後

之類不必

**彈** 按後漢書邊讓傳章華賦琴瑟

**舉** 按易大有卦大車以載李氏易傳作大輿說卦為大輿易

**屬車** 舊書職官志屬車一十有二古者

**王母** 漢書哀帝紀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等至京師會聚祠西王母又五行志民聚會

唐八題名中

**八駿三萬里**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舊稱周穆王八駿日馳三萬里晉武帝時所

得古本乃穆王時畫黃素上為之腐敗昏潰而骨氣宛在逸狀奇形

有李商隱名

唐八題名中

有李商隱名

唐八題名中

有李商隱名

蓋亦龍  
之類也

三才圖會

卷一

一

